北京图书馆藏
45424
中文资料

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

重译满文老档

太祖朝

第一分册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

BB3710
K249.06
16=1(1)

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

重译满文老档

太祖朝

第一分册

北京圖書館藏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

A845828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丁未年三月至庚戌年二月…… 7
卷二　辛亥年二月至癸丑年正月……13
卷三　癸丑年十二月至甲寅年十二月……18
卷四　乙卯年正月至十二月……25
卷五　天命元年正月至二年十月……37
卷六　天命三年正月至闰四月……43
卷七　天命三年五月至十二月……52
卷八　天命四年正月至三月……58
卷九　天命四年三月至六月……66
卷十　天命四年六月……71
卷十一　天命四年七月……77
卷十二　天命四年八月……82
卷十三　天命四年十月至十二月……88
卷十四　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95
卷十五　天命五年四月至六月…… 104
卷十六　天命五年七月至九月…… 112

重译《满文老档》前言

（一）《满文老档》的收藏

《满文老档》是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

一五九九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指示额尔德尼巴克什等，借用蒙古字母拚写满语，创立了无圈点的老满文以后，便用以书写文件、记录当时的重大事件。在一六一六年建立后金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档案制度，汗有汗的档子，八旗也各有各的档子。《满文老档》记载：一六一五年十二月，“额尔德尼巴克什记载了淑勒英明汗的一切善政。额尔德尼的勤勉、谨慎、记性、聪明，是人所难及的，在这本书上呕尽了心血。最初记载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太祖朝卷四）。在原稿本上，还有涂去的字句：“写的略有夸张”；“写的书怎么能以更改，因而亦多未改，处处有相同的话”（晨字册）。从一六〇七年到一六二一年的几次重要战役，都有额尔德尼巴克什的赞语；还一再提到他是编纂法典成书的人。他记录史事、整理档案，实际上就是编辑《满文老档》。一六三二年，清太宗皇太极指派达海巴克什等人，改进老满文，加上圈点，成为新满文。更详尽地记载史事、登记档子，也就是继续《满文老档》的编纂工作。

这些档册先是用老满文抄写，继用半圈点的过渡阶段的满文抄写，最后则用新满文抄写。其中，还有一些与蒙古各部贝勒们往来的蒙文信件，也有满文中夹杂一二蒙古字的；更有满文旁加上汉字译文的。档册中有初稿本，有重抄本，

有摘要本，有表册本，兼蓄并收，重复之处、涂改之处甚多，各册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体例。保存的这些原稿本，到十八世纪中期已经残缺不全。一七七五年二月，“军机大臣等奏：内阁大库恭藏无圈点老档，年久斲旧，所载字画与现行清字不同。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奉旨，照现行清字，摹成无圈点十二字头，以备稽考。但以字头厘正字迹，未免逐卷翻阅；且老档止此一分，日久或致擦损。应请照现行清字，另行音出一分，同原本恭藏。得旨：是，应如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九七六）。遂派人把《满文老档》重新整理，表糊装订成册；并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重抄，删除重复之处，重新分段、分册，统一按年月编排（从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三六年，其中缺少一六二二年七月至十二月，一六三三年至一六三五年的三年半的稿本），成为一种忠于原档，查阅方便的本子。新抄本计有太祖朝八十一册，太宗朝天聪年间六十一册，崇德年间三十八册，共计一百八十册（卷）。至一七七八年，抄成新、老满文的《满文老档》各两套，送交北京内阁大库收藏新、老满文本各一套，盛京（沈阳）宫中崇谟阁收藏新、老满文本各一套。一九三一年整理北京内阁大库，发现经过乾隆朝表糊装订的《满文老档》原稿本三十七册，一九三五年又发现没有经过乾隆朝表糊装订的《满文老档》原稿本三册。这一批《满文老档》原稿本，在一九四九年沪宁解放前夕，被劫往台湾。

（二）《满文老档》的价值

《满文老档》记载的三十来年的历史，正是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从分散到统一，以“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年代；正是努尔哈赤建立后

金，皇太极改称大清，夺取了明朝的辽东地方，统一了东北地区，并准备进关夺取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的年代；也是满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年代。《满文老档》便成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的剧烈变革，必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尤其是在清朝的长期统治时期，对这段历史的某些史实，例如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对清朝初称大金，对后金的残暴统治，以及有关满族贵族落后习俗的记载，过于忌讳，在历次纂修太祖、太宗实录等官书时，或加歪曲，或是删除，给后人了解清初情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只有在这个《满文老档》中还保存着原始记录，不少是具体而微的、很有价值的史料。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一）努尔哈赤珍藏永乐年间明朝赐给毛怜卫的勅书，看守明朝皇帝的边疆，还对后金和明朝官员说：明朝是各国的共主，岂独为我一国之主。并且要求增加勅书份数，一直到最后要求封王。这本来是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从服从走向对抗，以至夺取中央政权的过程。因为，清朝隐饰这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史学家，就捏造出满族不是中国人的谬论；在今天苏联修正主义的史学家，也还鹦鹉学舌，大肆重复这种陈词滥调。有《满文老档》在，即可澄清是非。

（二）从散乱的记载中，可以概括出满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开始屯田、订丁授田、到分丁编庄，以及取消编庄等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从奴隶占有制到封建主所是制的变革与反复；从贝勒、额真、阿哈、尼堪的身分变化，反映出当时的阶级对立情况。这对当前史学界争论的满族社会性质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是有帮助的。解决这个问题，对研究清史也是有帮助的。

（三）从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称金国汗，到一六三年六年皇太极称大清皇帝，政治制度逐步地完善起来。贯穿清朝一代的八旗制度，在《满文老档》中（以及朝鲜《李朝实录》等书）本来就有比较清楚地记载，是可以弄清历史事实的；皇太极仿照明朝政治制度，建立三院六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清朝迅速强大起来，统一了东北地区（从山海关以北，朝朝以西，至茂明安蒙古的牧地，北经黑龙江流域以北，直达东海的广阔地区）。当时，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正由贝加尔湖以西，转向雅库次克方向侵略。在黑龙江流域，清朝就成为抵抗沙俄侵略的强大力量。

（四）满族贵族对满、蒙、汉等各族人民，都进行过残暴地屠杀和奴役，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满族人民逃亡为“盗”；汉族人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仅在一六二五年的一个文件中，就列举有镇江、凤城、岫岩、海城、鞍山等十四处反抗斗争。揭穿了其他官书中所说的：太祖、太宗“宽仁”，人民“爱戴”的谎言。这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便是推动满族社会变革的动力。

当然，作为档案资料的《满文老档》，也不可避免的有片面性，以及残缺不全的地方；尤其是在观点上，反映的是满族贵族宣扬的天命观，充满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满文老档》仅是研究满族史、清史、东北地方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读物。

（三）《满文老档》的翻译

在清朝灭亡后，就有人注意到《满文老档》。一九一八年，金梁组织人翻译盛京崇谟阁收藏的无圈点老满文本，到

一九二九年才摘要印了两册。他在序言中说："原本为无圈点体满文，其字近蒙古，与通用满洲文字不同，繙译至难。经满汉文字士十余人之手，费时二载，今始脱稿，当分编百卷。以卷帙过多，校刊非易，遂摘要摘录，名曰《满洲老档秘录》，分上下编，先付缮印，不及全书二十分之一"。其余尚未散失的部分译稿，后来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故宫周刊》上（二四五至四五九期）连载，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这个汉文译本，讹错甚多，而且任意增删字句，早就受到清史学家孟森的指责："惟金梁之译《满文老档》，绝不可信"。一则是："然其文乃用《东华录》，字句略同。译者岂其翻译时，所谓《满文老档》，或但检得其标题，即抄撮《东华录》以了事，不顾满文之真相也"。二则是："其欲观老档者，正愿观其荒唐至何程度，以辨清初当局者之程度。如存为清室讳之意，则老档原不可译，既译之则不当讳也"（《明清史论著集刊》二〇七、三三八页）。这根本不能满足研究清史的需要，因此过去引用它的人不多。

一九一二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到沈阳，把崇谟阁收藏的加圈点的新满文本《满文老档》，拍摄照片带回日本。（据赵尔巽说：还有俄国人、德国人，"借影其付本以去"）。到一九三三年以后，藤冈胜二根据照片开始译为日文，在译文清稿尚未完毕时，突然死去，只好于一九三九年出版影印的手稿。近年，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神田信夫、岛田襄平、冈本敬二、本田实信、石桥秀雄、松村润、冈田英弘等）也依据内藤虎次郎拍的照片，译注《满文老档》，用罗马字母拚写满文，逐字日译，并意译全文，加以注释，附有索引。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陆续出版，成为一个完备

的日文译本。

一九五九年，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同志依据原为盛京宫中崇谟阁收藏(现归辽宁省档案馆保管)的加圈点的新满文本《满文老档》用罗马字母译音；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李林同志用汉字译文，并用崇谟阁的无圈点满文本和原稿本的刊本，加以校勘；还参考金梁的汉文译本、《满文老档》研究会的日文译本。凡是《满文老档》原稿本上有的字句，而崇谟阁本所无的，都在方括号〔〕中补出；凡非加以说明，不能表达原意的地方，增添的说明文字，一律放在圆括号（）内。遇有满文拼写的汉文名词，就恢复原词；某些重要的满文名词也用音译，另加注释。总之，力求忠于原文，不轻易增删一字一意，便于科学研究之用。

我们满文水平不高，试译《满文老档》，讹错必多，迫切期望予以教正。如能结合这段历史的研究过程，翻释出版一部完善的《满文老档》译本，对清史研究工作将是有益的。

李　燕　光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

第一卷

丁未年（1607）至庚戌年（1610）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〇（乌拉）派兵一万要在中途截杀（我）兵。扈尔汉虾与拦路的乌拉兵遭遇，于是让他带来的五百户，在山上树栅扎营，派兵一百看守这五百户，一面回报领兵的三贝勒说：乌拉的兵挡住了道路。那天夜里，乌拉的一万【原档残缺】*〔兵来到。看到那乌拉兵，淑勒昆都仑汗的两个儿子策马愤怒地说："从前，蒙古国汗任命大臣杭古拜，去征敌国，招降后返回时，汗听信了弟弟的诬陷之言，要杀杭古拜。被招降的敌国，听到此事，又都叛变了。前来征伐蒙古汗时，杭古拜所生的两个儿子，哈喇，察罕又把那些敌人击败，迫使投降。征伐我们诸申国的敌人，要使敌国投降。父汗在家居住吧，父汗生的两个儿子，我们来了。我们的兵，你们不要忧虑，这布占泰与我们作战时，曾被我们擒获，铁锁系颈〕收养了。我们那样加恩收养，遣回乌拉国当了国主。布占泰是从我们手中释放的人！从那以后还没经多久，其人如故。不要以为这兵多，我们有天佑雄威，还有父汗的惊人的英名，我们不难打败那兵"。于是众兵都高兴地说："攻呀！杀呀！"渡过那条河。淑勒昆都仑汗的两子各率兵五百人，分成两路上山进攻，弟贝勒率兵五百落后留在山下。那两个

---

* 在原档中，凡有残缺处都加上汉字原档残缺标记。

小子像没睁开眼的小狗崽一样，各率兵五百向山上进攻，一面前进一面杀敌。弟贝勒被一大山所阻，绕山前进，所以未能多杀敌兵。（布占泰）原是战俘本应杀掉，却从宽收养，并被释放回去当了乌拉国主，还将同父所生的二福晋给他为妻。布占泰变了心，要杀害护送人户的文人和两位妻兒，因而派兵在中途拦截。上天谴责布占泰的一万兵，天地嘉佑淑勒昆都仑汗不杀，并嫁给（女儿）的公正之心。在淑勒昆都仑汗四十九岁，丁未年三月二十，（汗的）两子率兵一千打败布占泰的兵一万，杀死统率（乌拉）兵的博克多贝勒父子，活捉常住贝勒父子和弟胡里布贝勒三人，杀三千人，获得马五千匹，甲三千副。打败那兵的时候，天气晴朗。到夜里立营时，一瞬间就下雪变冷了。在战斗中受伤的人败走时，由于身上出汗而脱下甲的人，很多人被冻死了。这正是所谓天助神佑。在出征时有吉兆，明亮的光线射在我军的大纛上，随后击溃了拦截通道欲杀（我兵）的布占泰率领的一万兵。因为这样破了敌兵归来，淑勒昆都仑汗给弟贝勒以达尔汉巴图鲁称号。给首先冲进敌阵的长子以阿尔哈图图们的称号。次子代善贝勒在马上擒斩统率那兵的博克多贝勒，们攻击敌人时，僚友落后而与兄一起冲锋陷阵，赐给古英巴图鲁称号。当淑勒昆都仑汗出兵时，命令名叫常书的大臣，名叫纳齐布的虾说："在战斗中，我两子如果乘马进攻，要保护他们的身体，如果下马进攻，要牵着马的缰绳"。可是他俩没有紧跟被委派给的贝勒，率兵一百人与叔贝勒在一起停留，没有参加进攻山上的敌兵，在这次胜仗中没能多杀敌人，所以把他俩定以死罪。于是达尔汉巴图鲁请求说："如果杀死这两个大臣，我自己也死了吧！"随后免除死罪，给大臣常书定（罚银）百两的罪，全部的收回给大臣纳齐布管辖的诸申。在击溃乌拉兵后，瓦

尔喀的赫席赫路和佛纳赫路的人，仍然服从乌拉的布占泰。淑勒昆都仑汗说："我们是一国人，由于住地相离很远，被乌拉国隔阻，你们至今服从乌拉国过活。今天我们同国人已有了汗，打败乌拉兵，现在要服从我们同国人的汗。"他们仍不归附。同年五月派汗的幼弟卓里克图贝勒、额亦都巴图鲁、费英东扎尔固齐、扈尔汉虾率兵一千出征。他们袭取赫席赫、鄂谟和苏噜、佛纳赫拖克索，俘虏二千而归。

○秋九月有星光出现，向着东方辉发，到七八夜才消失，从那以后在西方又有一星光出现，持续一个多月。辉发的拜音达里贝勒帮助叶赫的布寨、纳林布禄，曾经两次出兵前来。还有拜音达里亲自杀了他的七个叔父。因此，他的兄弟的人逃到叶赫纳林布禄那里，他的村人也在谈论叛逃时，拜音达里把他的村的七个大人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请兵援助。淑勒昆都仑汗派兵一千去援助，攻破叛变的辉发村庄，抚定还没有叛逃去叶赫的人。以后叶赫的纳林布禄又诱骗拜音达里说："你们要索回送给淑勒昆都仑汗作人质的儿子们，若那样办，便遣返叛逃我处的你的兄弟们。拜音达里听信其言，说："我在你们两国间过活"。遂撤回了作人质的儿子们。归还以后，口称在两国间过活的拜音达里违背了诺言，把他的儿子送给叶赫的纳林布禄作人质去了，纳林布禄始终没有遣返叛变拜音达里的辉发人，兑现诺言。因此，拜音达里说："我被叶赫的纳林布禄的谎言欺骗了。淑勒昆都仑汗，我想永远依赖你为生。请你把与常书订婚的姑娘解除婚约，给我为妻"。淑勒昆都仑汗便把结亲的姑娘退婚，许给辉发的拜音达里。后来拜音达里变了心，废掉婚约不娶了。因此，淑勒昆都仑汗说："拜音达里你在叶赫强盛时，帮助纳林布禄两次攻打我，你既聘我女，又为什么变心呢？"拜音达里说："等撤回在叶赫的质子后，便娶你的女

儿，与你联合在一起”。同时，在修筑三层城垣。等叶赫质子回来后，淑勒昆都仑汗说：“你在叶赫的儿子回来了，今天怎么办呢？”拜音达里贝勒获得时间修筑了三层城垣，就变了心不娶了。因为变心了，淑勒昆都仑汗大怒，在出兵途中，到名叫色赫里哈达的地方下了一昼夜的雨，然后晴了，立即前进。（丁）未年九月十四，围攻并占领了辉发城，捕杀了城主拜音达里父子。这样世世代代在呼尔奇哈达地方生活的辉发人，便被带走了，国灭亡了。

○戊申年（1608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岁，在三月命令阿尔哈图图们、阿敏台吉率兵五千人，围攻乌拉的宜罕山城，占领了。杀千人，获甲三百。科尔沁蒙古的翁阿岱贝勒与乌拉的布占泰合兵，布占泰的兵出村二十里即停止前进，说：“（这个军队）是不能敌挡的兵”。便退回了。阿尔哈图图们在那个城里住二宿就回师了。

淑勒昆都仑汗不念万历帝的旧恶，希望重新修好。“若欲交恶，就在暂短的一日之间，若欲求善，几代也得不到。”思虑到这里说：“‘不论尼堪和诸申，如果有偷越皇帝边境的人，凡是看到的人便（把他）杀死，如果看见而不杀，看到的人将要遭秧’。若是尼堪违背所说的话，尼堪皇帝的广宁都堂、总兵官、辽东的道员、付将、开原的道员、参将、这六大衙门的官员，必受其秧。”镌刻石碑，在边境各地竖立，（戊）申年六月二十日，吴副将、抚西的王备御前来，杀白马，将血、肉、土分别盛在碗中，削骨放置一边，立誓：“不许偷越皇帝任何地方的边境。”由于宜罕山城被攻破，乌拉的布占泰贝勒惊慌，从那以后遣使者往来。同在（戊）申年九月擒获叶赫的纳林布禄五十人，交给淑勒昆都仑汗的使者，他自己也随同使者前来谒见。谒见后，布占泰说：“我四、五次

违背与父汗立的誓言，以致不和，实无颜面，如果把父汗的亲生女儿嫁给我，我将永远依赖父汗为生，怎样？”淑勒昆都仑汗遂将自己的亲生女儿穆库什格格嫁给了布占泰。

○从前，在金皇帝时，失散了的瓦尔喀部人，跑到朝鲜沿边境住下了，淑勒昆都仑汗上书给尼堪的万历帝，请求查出归还。万历命令朝鲜国王调查，朝鲜国王查明数世以来被遗弃的瓦尔喀部人以后，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一岁，（己）酉年（1609年）二月，强制送出瓦尔喀部人一千户。

淑勒昆都仑汗因为弟舒尔哈齐贝勒是同父同母所生的唯一的弟弟，国人、好的僚友、勅书、阿哈等全部同自己一样的专主。即使这样将国人、僚友以及一切东西同等分配给为生时，可是弟在战争中没有一次特别好的表现。在国家大政中，也没有心平气和地说一次好话，全然无德。即使这样无德，但他是唯一的弟，也得给他所有的东西而恩养之。弟还不满足这样的优厚待遇，成年累月地怨恨哥哥。因此，兄淑勒昆都仑汗说：“你倚依为生之道的国人，僚友，并不是我们父亲专主的国人、僚友，是兄我给的国人和僚友。”由于这些过错受到指责后，弟贝勒在口头上常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要离开同等分给国人、僚友的哥哥，带领国人到别的村去住，去别的路。淑勒昆都仑汗大怒，同（己）酉年，在汗五十一岁，弟贝勒四十六岁的三月十三，收回给弟贝勒的全部国人、僚友以及一切东西，只剩孤零一身。杀了一门的名叫阿什布的儿子，因为他不劝告弟贝勒，反加教唆。还将名叫武尔坤蒙古的大人吊在树上，下堆柴草烧死。就这样使弟贝勒受到羞辱，使其独身孤立，弟贝勒才自责说：“兄汗优养恩深，还妄想去别的地方住，我确实是错了。”因为这样突然转变，汗在同年，把收回的

全部国人、僚友重新还给弟贝勒。可是他还不稀罕在天恩之下安生，不满足兄淑勒昆都仑汗的恩养，在（辛）亥年（1611年）八月十九日，四十八岁时，弟贝勒死了。

○先前，己酉年九月，听说：虎尔哈路的兵一千人来攻淑勒昆都仑汗属下的名叫宁古塔的城，住在萨齐库的淑勒昆都仑汗的兵一百人去迎击，打败虎尔哈的兵一千人，活捉十二个大人，杀死一百人，获得马四百匹，甲一百副。以后因为瑚叶路的人收容已经投降淑勒昆都仑汗的逃人，淑勒昆都仑汗说："瑚叶路的人，如果你们不投降就算啦！为什么收容投降我国的逃人呢？"同己酉年十二月，派名叫扈尔汉虾的大臣率兵一千人，袭击并夺去了那个路，俘虏二千。在那里过了新年，二月回来了。因为征服那个路，淑勒昆都仑汗赏给扈尔汉虾甲和马，并赐名达尔汉虾。这以后雅兰路的人虏去投降淑勒昆都仑汗的绥芬路的名叫图楞的大人，庚戌年（1610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二岁十一月，以名叫额亦都巴图鲁的大人为首，派兵一千人，把纳木都鲁路、绥芬路、宁古塔路、尼马察路四路人编户带来。先将人户送到前面，兵重新返回去，在十二月袭击雅兰路，全部夺取了，获得一万俘虏带回来了。

第二卷

辛亥年（1611）至癸丑年（1613）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辛亥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二岁二月，汗调查全国各路各村没有妻子的人，应给妻子的有数千人。由于女子不足，从库中取出财物，使买娶妻子，一个人给二十匹或三十匹毛青布。

归降淑勒昆都仑汗的宁古塔路的名叫僧格、尼喀礼的二大人，淑勒昆都仑汗赏给甲四十副，他们把那四十副甲放在绥芬路。乌尔古宸木伦路的人袭击绥芬路，夺去那四十副甲。淑勒昆都仑汗派虎尔哈路的名叫博济里的人去说："将那四十甲用四十匹马驮来。"乌尔古宸木伦路的人没把夺去的四十副甲送来，他的路也没有归顺。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三岁的七月，派汗的儿子阿布泰台吉和费英东扎尔固齐、硕翁科罗巴图鲁统率兵一千人，袭击乌尔古宸木伦路，全部夺取了，获得俘虏一千。

○虎尔哈国的扎库塔人归降淑勒昆都仑汗，给甲三十副。拿去那给的甲以后，给萨哈连部挂在树上射，还接受乌拉布占泰为招降他而送给的布匹，因此同（辛）亥年十二月汗派婿何和里额驸、额亦都巴图鲁、达尔汉虾三大臣率兵二千人袭击虎尔哈路，将扎库塔城围了三天，说要投降，又不投

降，攻破扎库塔，杀千人，获俘虏二千。虎尔哈周围的地方投降了，将图勒伸，额亦伸二大人，以及五百户带来了。

○壬子年（1612年）在淑勒昆都仑汗五十四岁四月，蒙古国的明安贝勒送女给淑勒昆都仑汗为妻。

○在战斗中被俘应该杀死的布占泰，汗又将三个女儿嫁给他，曾三次为婿的布占泰，七次立誓的布占泰，还是变了心。曾两次袭击恩养父淑勒昆都仑汗的属下虎尔哈。他还要夺娶恩养父淑勒昆都仑汗送了牲畜作聘礼的叶赫的布寨贝勒的女儿。又获悉他用骲箭射汗给（他为妻）的女儿娥恩哲格格。因此汗大怒，同（壬）子年九月二十二，从汗城出发。二十九，率兵三万到乌拉国，在乌拉河的西岸前进，乌拉的布占泰的兵在乌拉河的东岸迎击。随后汗张黄盖，吹喇叭，锁呐、打鼓、敲锣前进。在乌拉河的这边岸下马停留。兵继续前进，攻克乌拉河这边的六城，在离乌拉大城西门二里，河岸的金州城设营住宿。十月朔日，淑勒昆都仑汗出来祭纛后坐下了，在乌拉大城的北边，出现了从东向西横贯天空的白兰光线，住三宿，尽烧敌粮。在设营时，乌拉布占泰贝勒的兵，在白天从城里出来，站在河岸，夜间进城住宿。淑勒昆都仑汗的二子莽古尔泰台吉、四贝勒想要渡河进攻，淑勒昆都仑汗说："你们不要说象在水面汲水那样的话，而要探其底里。如果要折断大树，怎能骤然折断，要用斧和刀一点一点地切削才可以折断。同等的大国要一次灭亡能行吗？夺取郊外国土，仅留大村，如果没有阿哈，额真怎样生存呢？如果没有诸申，贝勒怎样生存呢？"汗不允进攻的请求，毁掉那六个村城墙，放火烧了房屋。第四天（我）兵在乌拉河这一边回还时，淑勒昆都仑汗兵到富尔哈渡口安营，于是乌拉的布占泰汗令吴巴海巴图鲁站在独木舟上，到乌拉河的中

流呼唤说："父汗大驾可能是发怒而来，今父汗的怒气已息，可留一言而去"。这样三次派使前来呼唤。以后乌拉的布占泰汗率僚友六人，站在独木船上来到乌拉河中流，向淑勒昆都仑汗叩头并恳求说："乌拉国就是父汗的国，乌拉的粮食也是你的粮食，熄灭烧粮的火行吗？"淑勒昆都仑汗披明甲，乘大白马，从众军中出来，走到前面，进入河中，直到水齐马胸，才站住愤怒地说："布占泰，你在战斗中被俘应死，从宽收养，释回乌拉国为国主，我把三个女儿嫁给你，你曾七次立誓说：'天高地厚'，可竟变了心，两次袭击并掳掠我属下的虎尔哈路。你布占泰扬言要强娶恩养父我给过聘礼的叶赫女子。我的女儿是给国主做福晋，才出嫁他国，岂是给你用骲头箭射的吗？我的女儿如果作了错事，希望你向我说明，你举出动手打天生的爱新觉罗的人的先例吗？百世可能不知，十世、十五世以来的事，也不知道吗？如果有人动手打我爱新觉罗的先例，那你布占泰是正确的，我兵来攻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那种先例，可你布占泰为何用骲箭射我女儿呢？到死后还蒙受被骲箭射过的恶名吗？活着就闷在心里吗？古人说：'人若折名、甚于折骨'。如果看到有斑纹的绳子就以为是蟒蛇，见瘰疬流浓就以为是海水，这次出兵非所乐为。听到（你）用骲箭射我的女儿，十分愤恨，才领兵前来"。乌拉的布占泰汗向汗恳求说："这是想让我们父子不和的人的诬陷，并没说过要娶你给聘礼的女子。如果我要娶你给聘礼的女子，在上有天，在我站在水上的地方下面就有水主龙王，岂能瞒过。父你女儿也没有被骲箭射过的事。"在撒谎恳求时，乌拉的布占泰汗的拉布太扎尔固齐也插言："汗，你如此愤怒，可以派一个人前来问话。"于是淑勒昆都仑汗说："拉布太，你那样的人，我这里没有吗？你说用骲

箭射不是事实吗？要夺我给聘的女子也是谣言吗？如果不实可以查明，因为是事实，就没有问你的必要了。这个河有不结冰的道理吗？那有我不能再到这里的道理呢？拉布太，你吃得我的腰无吗？”布占泰说：“拉布太，住口！”布占泰汗的弟弟喀尔喀马贝勒说：“汗，在临行前讲你最后一句话吧！”淑勒昆都仑汗说：“如果真的没有用骲箭射我的女儿，没有说强娶我给聘礼的叶赫女子，确实正派，那么就将你的儿子们和各村大人们的儿子们送来作为人质，这就证明你确实不错。若不送质子来就不相信你。”在西顿哈达住了一宿。第二天在吉林住了一宿，在乌拉国内共住了五宿。第六天在乌拉河岸的鄂尔珲通的伊玛呼哈达筑城，驻军队一千人。同年的十二月，天的光线从乌拉方面，越过淑勒昆都仑汗住的南楼子南面，直到呼兰哈达。从此，或以布占泰有和好之意，等了一年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友好表示。又听说：“布占泰要娶叶赫的女子。并将汗的两女从家中赶出来，监禁在有高墙的屋中。布占泰把他的名叫萨哈莲的女儿和名叫绰启鼐的儿子，以及各村大人的十七个儿子们送到叶赫去作人质。”并说要在癸丑年正月十八送乌拉为人质的儿子们出发。在十七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五岁，（我）兵三万人出发，围攻乌拉的名叫孙扎泰的城，攻克后，又前进夺取名叫郭多的城，随后攻占名叫鄂漠的城，在那城住宿。第二天乌拉的布占泰汗率兵三万人，经过名叫伏尔哈的城前来迎击，淑勒昆都仑汗领兵的诸贝勒、诸大臣说：“乌拉的兵从城出来了，迎战！”淑勒昆都仑汗说：“大树用斧和刀一点一点地砍，就可以折断，直立的大树能弯曲折断吗？进攻一、二次就想立刻灭掉大国的敌人，能全部歼灭吗？占领郊外地方，破坏村寨，尽毁粮谷，外面的村寨全被消灭，仅留大城怎么生存呢？这样才能

灭亡大国。”于是淑勒昆都仑汗的儿子古英巴图鲁和阿敏台吉，汗任用的五大臣，领兵的诸贝勒都说：“我们合计过怎能使布占泰的兵从城里出来呢？出来了。如果不进攻，不斩杀这到野外的（敌）兵，我们何必从家出来，也用不着把马喂肥，修理甲胄，鞍辔、弓箭、枪、大刀了。今日不进攻，布占泰获得时间，娶了叶赫的女子，再出兵征伐有何益处？受到这种耻辱谁能忍受呢？”淑勒昆都仑汗说：“两大军会战时，让兵在前面进攻是不行的。我本人，我生的儿子们，任用的五大臣，我们亲自在前面进攻。在进攻时我们为首的诸贝勒、诸大臣要亲自去杀【原档残缺】〔若攻战时，我为首的诸贝勒、诸大臣们的身体，恐有一二损伤。并不是我本人现在说害怕的话，是说尊重道义。蒙天之恩，自幼在千百军中，独身出入，弓矢相交，兵刃互接”。遂发怒说：“既要进攻，命取甲来。”取甲披挂时，领兵的诸贝勒、诸大臣们，以及众兵，俱皆欢腾，犹如天地震动一样地跑去乘马，出兵前进。这时，布占泰的三万兵，越过伏尔哈城前进，步兵列阵以待。淑勒昆都仑汗的兵前进，在百步以外可以射到敌人的地方，下马进攻时，淑勒昆都仑汗看见，两大军互相射出的箭，犹如急风卷雪，蜂穿花丛一样。淑勒昆都仑汗遂亲身前去砍杀，遂〕击溃乌拉的布占泰汗三万兵，杀万人。随后残兵追入城里，我们没有给残敌入城喘息时间，指挥攻城。占领城门后，淑勒昆都仑汗入城，登坐城楼。击溃敌兵三万人，杀一万人，获得甲七千副。灭绝了在乌拉国几代相续称汗的治统，夺了大城。夺取全部国人，停留十天，在大城设营分配俘虏，编成万户带来。那两次天空出现光线，就是把乌拉国人带来的预兆吗？

第三卷

癸丑年（1613）至甲寅年（1614）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同年（癸）丑年十二月，淑勒昆都仑汗对他的儿子们和任用的大臣说："如果讲立国之道，怎样才能巩固，议事要忠诚，法令要严格，这样才行。破坏忠诚的会议，蔑视制定的严格法令，那样的人无益于政治，乃国家的魔鬼！这是我本人从推论而言。即使是我说的全都是正确的吗？如有什么不对的话，不要窥视我的脸色，你们众人考虑的事情可能比（我）一人考虑的事情要正确。你们诸子、诸大臣要劝我做众人考虑的正确的事。"

○同年，向国人征粮作贡赋，国人受苦，令一牛录各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开始在空地种田。此后则不征粮作贡赋，国人不再困苦。粮食也多起来了，粮库充实。在这以前是没有粮库的。

○同年六月，派兵四百人随从名叫额亦都巴图鲁的大臣，去在叶赫游牧的蒙古人那里，带来马一百匹，羊五百只。

承蒙天佑，淑勒昆都仑汗聚集众多的国人，执掌金国大政。淑勒昆都仑汗考虑到："如果没有儿子们，我自己还有什么说的。现在我想让儿子们执政"。"要让长子执政，然长子从幼心胸狭隘，肯定不会宽大为怀地抚养国人。但是抛弃长兄，使弟越其兄长执政怎么能行呢？父我若任用长子，

并掌管大国，执掌大政，也可能改变心胸狭隘的毛病，成为宽宏大量的人”。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们执政，可是阿尔哈图图们不能公平地治理父汗所交付的大国，心术不正，使父汗任用共同甘苦的五大臣互不和睦而苦恼，使淑勒昆都仑汗爱如心肝的四个儿子也苦恼起来。“‘不违抗长兄的话，什么话也不告诉汗’，弟弟们，你们就这种立誓”，就在夜间对着星空立誓。还说：“弟弟们，父汗给你们的财宝、好马，父汗死后，还能不处理，就那样搁置吗？再有和我关系不好的弟弟，和我不好的大臣们，在我坐了汗后就杀掉”。淑勒昆都仑汗不知四弟、五大臣处在困苦之中，四弟、五大臣商量说：“我们在这种困苦中，汗并不知道，如果向汗报告，又恐怕执政的阿尔哈图图们。如果畏惧执政之主，我们就没有生路了。若是汗死后，我们的性命也难保。我们把不能生存的困苦情况报告给汗后再死吧！”四弟、五大臣商议后告诉汗。汗说：“你们用口说，我能记住什么，写在纸上送来”。四弟、五大臣每人把困苦情况写了一份，呈送给汗，汗接受了这些报告，对长子说：“这是你的四弟、五大臣控诉你的罪行的文件，看见这个，你如果有什么正确的话，也写出来答辩”。长子回答说：“我没有一点要说明的”。因此淑勒昆都仑汗说：“你如果不说明就是你的过错。父我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不能执政，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如果使在我身边长大的儿子们执政，国人听到会说：‘不要汗参与，诸子统辖国人，执掌大政’。考虑到国人的听闻，才让你执政！执政的国主汗、贝勒要宽宏大量，公平地抚养国人。如果使同父的四弟，父任用的五大臣如此不睦，并使之困苦，怎么能让你执政呢？让你们同母兄弟两人执政，而分给了大半国人。考虑到多给兄长们，弟弟

们如果没有，可以向兄求得。求之不得，可以强取。如少给兄长，多给弟弟们，兄长向弟弟乞求是不适当的。你们生于其他兄弟之前，分给年长的同母两兄弟国人各五千家，各八百牧群，银各一万两，勒书各八十道。给我爱妻所生诸子的国人、勒书都比这个少。给这样多还不满足，你还说要从财物不多的弟弟那里索取东西，要杀你认为不好的诸弟、诸大臣，使弟弟与五大臣互不和睦相处，不让他们把你那种邪恶念头报告给父，让弟弟们到处立誓。如果是像你这种心胸狭隘，认为给你国人、牧群、财货等东西少，那么你专主的国人、牧群、财货等和你弟弟们合在一起再平分。”这样训斥后，在秋天出征乌拉时，因为知道长子心胸狭隘而不信赖他，留他的同母弟古英巴图鲁贝勒守城。次年春天，出征乌拉时，也不信赖长子，派莽古尔泰台吉，四贝勒二弟留守。两次出征乌拉时，都没派长子去，让他居住在家中，于是长子对他的四个僚友议论说：“和诸弟平分国人，我不能再活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死吗？”四个僚友回答：“贝勒你要死，我们随着死。”从那以后，父汗出征乌拉时，长子不担心父汗与大国作战的胜败，写上诅咒出征的父汗、诸弟、五大臣的咒语，对天地焚烧。还对僚友说：“我们的兵出征乌拉失败才好！如果那样就不让父、诸弟入城。”共同说那样的恶言，诅咒出征的汗，诸弟、诸大臣，写咒语的一个僚友考虑到：“写这个咒书烧了的事，不知何时被汗发觉，那样我将在众人面前被处死。我贝勒曾说：‘没有出路就去死’。在贝勒父面前，我将先死”。遂留遗书自缢。他死时，说过随从贝勒死的三人大惊，向汗告发说：“曾说随诸贝勒一起死是实，书写咒语烧了也是实，说各种各样的恶言也都是实。”淑勒昆都仑汗恐怕杀长子以后，不是给活着的诸子造成先俑

吗？所以没杀。在他三十四岁（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将阿尔哈图图们监禁在高墙之中。淑勒昆都仑汗的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使兄怀恨，所以汗怒责之，弟贝勒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弟弟为非作恶，兄淑勒昆都仑汗没收了他的国人，僚友等。等弟贝勒承认自己过错时，淑勒昆都仑汗将全部没收的弟弟的国人、僚友重新还给他，仍旧收养。淑勒昆都仑汗的长子阿尔哈图图们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恐怕以后毁坏生存之道，所以监禁在高墙之中。〔二年，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顾虑长子的存在，会败坏国家。若是怜惜一个儿子，将会危及大国、众子、及大臣们。因此于乙卯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的八月二十二日，下了最大的决心将长子处死。〕

○在乌拉国世代相续为汗的治统，被淑勒昆都仑汗断绝了。唯布占泰一人逃出。他的兵被杀，许多国人被俘，城郭、领土被夺去。他没有寻找三个福晋和八个儿子而来投降，反而去投奔曾说过要娶的叶赫布扬古贝勒的妹妹，到叶赫去了。因此淑勒昆都仑汗说："在战斗中被俘应杀而收养的布占泰，我曾把三个女儿嫁给他，三次为婚的布占泰，与我交恶为仇，我才出兵征讨，歼灭全军，获得全部国人，把逃出去的布占泰还给我。三次派人向叶赫的金台石、布扬古去索取布占泰，都遭到拒绝。所以淑勒昆都仑汗命令："在九月初六出征。要集合兵、马。"初三的夜间，一对男女私通被人发觉，那个男人惊慌逃往叶赫，报告："初六出发。"所以叶赫人为保护璋吉当阿路的人而全部撤走。乌苏城的三百家因为出天花而没走。十日，（我）兵四万人去围攻，璋城、吉当阿城的兵全部撤走了。获得了子女人等。以后又包围乌苏城，喊话："你们守城的人，要投降即投降，如不投降便进攻，不

仅你这个城，不论什么城，有攻不破的的吗？”城上的人说：“如果宽宥恩养就投降，你们的众兵像密林的树，像流水一样，对着你们的甲胄像在十二月见到的雪和冰一样，我们城的兵怎能抵抗呢？”于是投降了。因此，那城的名叫散单与扈实木的大人到汗前叩头谒见，汗将（头上）戴着的钉有三个东珠、金佛头暖帽给他戴上，并换上衣服，给用金杯盛的烧酒。夺取璋城、吉当阿城、乌苏来了。因为淑勒昆都仑汗城、雅哈城、赫尔苏城、和敦城、喀布齐拉城，总共大小十九城寨。放火烧掉房屋、城郭、粮食，编三百户带的兵破坏叶赫十九城寨，并把人带走了，叶赫的金石台、布扬古向尼堪万历帝申诉：“淑勒昆都仑汗征讨哈达国夺取了，征讨辉发国夺取了，征讨乌拉国夺取了，今又征讨叶赫，也将要全部夺取。征讨我们诸申国后，就征讨你们尼堪国。征讨尼堪国，夺取辽东城，淑勒昆都仑汗亲自居住，夺取沈阳、开原地方放牧马群。”尼堪万历帝信以为实。在那以前，尼堪万历帝说：“在一夜曾三次梦见一个异姓女子，跨在他的身上，用枪刺。第二天早上询问博学多识的文人，回答说：“那女子是女直满洲国的淑勒昆都仑汗，要夺我们的尼堪皇位。”尼堪皇帝开始担心，又听到叶赫的金台石、布扬古申诉的话，尼堪皇帝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考虑，公然向女直满洲国的淑勒昆都仑汗说：“我劝告不要征伐叶赫，如果接受我的劝告，停止征讨叶赫，那将认为是存我体统的行为。如不听我的话征讨叶赫，那么不知何时就将要征伐我！”派往叶赫使用枪炮的兵各五百人，协助防守二城。淑勒昆都仑汗写信反驳说：“是我诸申各国的战争。最初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锡伯、卦勒察等九姓各部联合，在尼堪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年进攻来了。因为上天谴责他们，令我获胜。于是

杀白马撒血，互相娶嫁，和睦相处，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年又会盟。叶赫违背誓言，不给已订婚的女子，以后我收养的布占泰和我交恶，我出兵征讨，全歼其兵，夺取所有国人。囚索还单身逃去的布占泰，遭到叶赫拒绝，所以我征讨叶赫。我怎能征讨尼堪国呢？”淑勒昆都仑汗亲自把信送至抚西门时，十二月二十五，日从山上出来，卯时到古勒野地，看见太阳的两旁有红绿两线相交如门，紧随人行，淑勒昆都仑汗率众向那光线叩头时，光线才不再随人，停留下来。而后又前进，二十六日早晨辰刻到达抚西城。抚西城的李游击在三里外迎接，马上拱手会见，到教场下马，送交书信。在同时刻立即返回了。

○蒙古国扎鲁特地方的钟嫩贝勒，派他的儿子桑图台吉送他的女儿来，以结姻亲。

○甲寅年（1614年）淑勒昆都仑汗五十六岁四月，尼堪万历帝把萧备御伪装为大臣，乘八抬大轿，逼向诏书叩头，故作令人恶心的丑态，书中写上古今兴废缘由，故作恶言。于是淑勒昆都仑汗对他说：“对你的威胁文书，我为何叩头接受，以恶言报恶言，以善言报善言”。不看文书，就让他回去了。

○四月十五，蒙古扎鲁特地方的钟嫩贝勒亲自送女到名叫翰河的渡口，给大英明汗的儿子古英巴图鲁贝勒为妻，便回去了。随后四月二十，蒙古园扎鲁特地方的纳齐汗，送妹至翰河渡口，给汗的儿子莽古尔泰台吉为妻。

○六月十，科尔沁的莽古斯贝勒送女给大英明汗的儿子四贝勒为妻，四贝勒前往迎接，在辉发的呼尔奇哈达会见，设大宴成婚。

○十一月，派兵五百人，十二月袭击了锡林。随后前进

袭击雅兰部，获俘虏一千，编成二百户带来了。

〇十二月，蒙古扎鲁特地方的哈拉巴拜贝勒的儿子代青台吉，送妹给汗子德格类为妻。

第四卷

乙卯年（1615）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乙卯年（1615年）淑勒昆都仑汗的五十七岁正月，蒙古国的科尔沁的孔果尔贝勒送女给汗为妻。在三月汗说："诸贝勒之子娶妻的婚礼筵席，可以杀牲畜九头。诸大臣之子娶妻的婚礼筵席，可以杀牲畜六头。其次的诸大臣的子娶妻婚礼筵席，可以杀牲畜三头。父养女儿辛苦，不要杀牲畜还礼。出嫁女儿时可以白吃饭。男子的父得儿媳，可以杀牲畜。名叫巴班的大臣向汗说："子女嫁娶的婚礼，两家多杀牲畜才好。如果少杀酒宴便无兴趣"。淑勒昆都仑汗说："巴班，你说希望众人吃那很好。象那样贫苦饥渴的耕田人给食品吗？修城、运木、运土的贫苦人给吃吗？采捕人参、貂皮、灰鼠皮，在野外二三个月的人也给吃吗？你们如果将食品给那些贫苦的人，你说的更为正确。可是你巴班说想吃是去吃掉穆哈连，穆哈连说想吃是去吃巴班而已。你们说希望给吃的，是同等身份很好的人，都是吃饱的人互相吃喝。我所考虑的是吃饱的人吃到呕吐的程度的不如给耕田的、打猎的、饥渴的人，平均地都吃饱。你们同等身份很好的人，不惜浪费食品，不如给下面纳赋劳苦的人吃。我是这样考虑的，给筑城掘壕的人杀牛羊，作馒头吃。一方面你们不给那贫苦饥饿的人吃，一面还想给众人吃，为什么说空话呢？"

〇三月二十八日，天尚未明的寅刻，天现黄色，人的脸面也都成淡黄色。汗去衙门坐下以后，至辰刻天明。

〇四月，开始建筑三世的诸佛，天上玉皇庙等，共七大庙。

〇〔六月，淑勒昆都仑汗给过聘礼的叶赫布扬古贝勒的妹妹，改嫁蒙古的巴哈达尔汉贝勒的儿子。〕

〇六月，尼堪万历帝派遣广宁张总兵官巡视边境。这个总兵官回去后，又派遣抚西城的董通事来说："把从前皇帝划定的疆界以外的地方，归并我方。现在树立新界碑，你们在柴河、范河、三岔儿这三路，种的庄稼，不能再收获。你们在边疆上的人要往后面退。"英明汗说："要抛弃掉世代居住的房屋，耕种的田地，这可能是你们变了心才说的。我听到从前贤人说过：'海水不溢，帝心不变'。皇帝心变了，帮助境外的叶赫，我境内居住的房舍、耕种的田，不能收取，强迫后退。因为是皇帝的话不能拒绝，将要后退。这是不愿太平、而启争端。那样的小国受小苦，你那样的大国受大苦。我国人不多，我可以退出，可是你那样的大国，你怎么能收拾呢？如果发生战争不仅是我受苦。你认为你的兵多国大，便可以欺凌我，但是大国可以变成小国，小国可以变成大国，这都是出于天意。如果你一城有一万兵，你的国人将受不住，如一城有一千兵，城的人和兵都将成为我的俘虏。"尼堪的董国荫通事说："这话说过头了"。

〇六月，听说：接受淑勒昆都仑汗聘礼的叶赫的布扬古贝勒的妹妹，又许给蒙古的巴哈达尔汉贝勒的长子莽古尔泰台吉。诸贝勒、诸大臣都愤怒地说："叶赫把给了牲畜作聘礼的女子，又要许给蒙古，还有比那个更为可恨的吗？在那个女子给与蒙古以前，我们就出征。如果是这样许给了，在

送嫁之前，我们围攻其城，把女子夺回来。这女子不是与其他小贝勒订婚的女子，乃与汗本人订有婚约的女子。听说要许给蒙古，我们岂能坐视不理，让他人夺走吗？我们出征吧！”汗说：“为其他大事建议出征还可以。只因一女子嫁给他人出兵，则不适合。那个女子不是平白无故来到人间的，她是为了国家灭亡而生的。由于那个女子哈达亡国，随后辉发亡国，乌拉也因为这个女子亡国了。这个女子离间诸申国，最终挑起战争。这次叶赫勾结尼堪，不让女子与我完婚，而许给蒙古，这是用给与蒙古这件事，激起我的愤恨，挑起大战，而灭亡叶赫国。即使我们夺得这女子，也不能留在我处。给谁也不能长久地生存。这个女子最终还是竭力挑动战争，灭亡国家。今天死期已接近了。尽管我们尽许多力气也不能留在我处，我们即使把这女子带来，如果又突然死亡，反倒将会怨恨我们。”可是诸贝勒、诸大臣还一再建议出征，汗说：“我若愤怒而出征，你们诸贝勒、诸大臣应该劝阻我。我还置身于第三者加以劝阻，你们为何这样以当事人为敌，使我恼火。我给了聘礼的妻如果被他人夺取，我能不愤恨吗？但是因为愤恨，而听你们的话，在不适当的时期出征，我心中不同意又怎么样办呢？聘娶女子的当事人我不愤恨，你们无故愤恨怎么行。我以第三者的身份劝阻。你们要停止。”这时为出征而集合的兵、马命令全部返回。诸贝勒、诸大臣又说：“将女子许配给汗本人，已经二十年了。尼堪万历带出兵守护叶赫，叶赫的金台石、布扬古依赖尼堪皇帝，把留了二十年，已经三十三岁的女子许给蒙古，我们可以征讨尼堪。”汗听了不同意说：“尼堪兵出境守护叶赫，天必鉴之。究竟能过多久。叶赫和我们是（与尼堪）语言不同的诸申国。尼堪说自己在天下各国中是主。如果是主

必定是各国的共主。怎么仅能是我一国之主呢？不能审断是非，不顾一切地恃力妄行，那就是违背天意。帮助天所谴责的叶赫，既派将兵守卫，姑且听之，你们不要急躁。如果现在我们征讨尼堪，我们是正确的天必佑我。如天佑我，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能获得。可是获得了东西，又让获得的人畜吃什么呢？在我们这里又没有粮库。与其让征讨所得的人畜吃，岂不是我们原有的人也都会死亡。因此要争取时间，我们先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那年没有开始战争。

〇九月，蒙古的科尔沁的明安贝勒的第四子桑噶尔寨台吉送马三十头，来叩头谒见，赐给甲十副，厚赏缎、布后而回。

〇十月初四，出去打猎，住在穆奇地方。第二天初五的早晨走时，卯时从太阳的两侧射出红绿光线，同时对着太阳出现三条白兰光线，形状如门，紧跟着人。卯时，汗率众人对那光线叩头，此后，随着人的光线遂消失了。在那月，蒙古的科尔沁的明安贝勒的长子伊勒都齐台吉带马四十匹，来叩头谒见。赐给甲十五副，以及很多的缎、布而回。

〇在十一月，派兵两千人，在十二月二十袭击额赫库伦，横跨从河口上溯到河源一百三十里的地方，八旗兵分两路前进。命令固纳喀库伦的人投降。那天夜里住在那里，第二天早晨还不投降，其他的四旗兵来会师。又说：“如要投降就投降，不投降我们就进攻。”于是那城的人说：“就要投降了！”又集合在城外的兵进城。这样集合了三天的时间，仍然没有投降，所以六旗的兵披甲，整旗、分翼，吹着法螺进攻。从一面并列跳越三道城壕，拆毁栅栏，进入城内，杀了在城里的兵五百人，（我们）挑选出来的精壮骑兵，追击从

城里败走逃跑的兵三百人，在旷野里全歼之。获得一万俘虏，编五百户。那额赫库伦人曾对周围的人逞强说："满洲的兵勇敢善战，如果是那么勇敢，就派遣来进攻吧，我们消过信去。"可是满洲的兵去进攻时，不能敌挡便亡国了，土地空旷，名为库伦国实指一个城。它与我国不是异姓国，都是满洲国，住在东边的东海之北。

淑勒昆都仑汗说："从来在征讨时，国猎时，法令严肃，不骚动喧哗。在战场上如果骚动喧哗，便会被敌人发觉。在围猎时，如果骚动喧哗，山有回声，野兽便会逃走。到各处去时，要预先告诫众兵牢记此言。"把五牛录编为一队，走在一处走，下马时在一处依次下马，进攻时在一处进攻。披着厚甲的人，执长枪擎大刀在前战斗，披轻网子甲的人在后面用箭射击，挑选精兵骑马立在别处，观望接应战斗不此之处，在所有的战斗中没有不取得胜利的。迄今，围猎时，每一牛录给一令箭而行，汗说："每一牛录的人在同一地方走，有的牛录的人直到回家，也不能行至围底。"又使十牛录合在一起，给一令箭行进。这样以来，每次围猎各牛录的人，都能够进入围底二三次。于是制立禁约：如果那十牛录的人没在同一地方行走，或有一、二人脱滑离队，随其他的牛录的人一起去围底，给那个行走的人定罪。〔允许其随行的牛录也给罪，〕看那犯罪的人，如果能赎罪便准赎，给捕捉的人。如果不能赎罪，便责打免赎。任命四大臣查看一令箭的十牛录人。那四大臣不查看自己的十牛录人，或有去其他牛录的，或有其他牛录的人到自己的十牛录地方行走的，那四大臣任意乱行，就定夺乘马的罪，给捕捉的人。野兽出现时，不要乘马驰入围中，如兽向各个人的方向跑去，各自站在自己的地方等待射击。从围里出来，就要追击，先

迂回驰射。围猎的人是为了射，杀（野兽），从家出来的。说不想杀兽，不想得兽的人，一个也没有。不在各自应站的地方行走；如果妄图驰马迂回到围中，则骑快马的人拦截夺取，那么骑劣马的人和在该地依次行走的人，还能射到什么？能杀死什么呢？〔若有人进入围内追赶，〕在那时，就以倒毙的兽肉补偿给应得的人。〔定此以为法令：野兽出现时，出现对面牛录的人进行扑杀。射中野兽的人，应各自去指认射伤的地方。若指不出你射伤的地方，或仅说在射杀此兽以前别有射伤。射杀此兽的人，他的心中愿意吗？〕看见伏虎不要惊动，呼唤众人。〔呼告众人时，若是正在喧闹，就不要告诉，若是此时告诉众人，则那个知道呢？应使众人的声音停止，着一人出来明白的详告〕，在相遇的地方如果地势好，众人便围杀它。如果地势不好〔应该和众人商议〕就抛弃而行。如果看见虎跑，要不等时间，遇得着，看得着，就追击。先射熊、野猪的人，如杀死便可以，不能杀死，要让相遇的人帮助射杀，一起杀死时，平分兽肉。要是吝惜给兽肉，不让相遇的人帮助射杀，没有射杀那熊、野猪，逃跑了，就要赔偿那逃走的野兽的肉。被射受伤的大野兽，从围中逃出，无论谁遇到杀死，告诉主人（最初射伤的人），那个追杀的人取得全部兽肉。”这样定为禁约。

英明汗从过去就梦寐以求，整顿围猎、用兵的规则，制定法令，无所不言。在战争、围猎时，夜间住宿的地方，冬天设栅，夏天挖壕。在那栅和壕内放马，在那外侧打铜锣，依次传送骨箭巡逻，逃亡的人跑不了，马也出不去。第二天早晨不必费劲追扑，便可以逮住起行。诸申国人都归顺了，过着太平的生活，仍怀谨慎之心，不管是围猎还是到什么地方去，家家都带着甲、胄、枪、大刀、箭等武器。淑勒昆都仑

汗〔将大国国主失去的金国汗政权，复而得之。将已失散于各处的大国的人民，皆一一查出收集。荒僻禽鸟不到的地方，上万的兵腾起征尘。成功的治理征服的国人，制止了暴乱，平定了盗贼，建立起各种法制。〕因为瞎子、瘸子、穷苦人难以行进，还担心负重的马、拉车的牛走路过于艰难，所以砍伐各处的森林，成为旷野，打通各处险峻的山岭，若是泥泞便挖壕，架桥，使之成为干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所需的金银铁等物，都已炼得。即使人们从未想到的东西，只要想到即可得到，未曾开始的事物都开始了，未曾见过的东西，也都使见到了。〕人不分长幼善恶，无不教谕闻所未闻的善言。〔未曾穿过的好衣服，使他们穿到了，未曾吃过的好粮食，也使他们吃过了。自尼堪以东，东至于海岸，朝鲜以北，蒙古以南，把诸申国征服而治理了。〕在国中设立墩台，边关。在一边安置兵驻防，在另一边安置百姓负役。挑选公正处理国事的人，充当八大臣和其次四十名的断事官。不吃酒肴、不要金钱，每五日聚集诸贝勒、诸大臣在衙门讨论事的是非，公平地审断，作为常例。

淑勒昆都仑汗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男丁编成一牛录，一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达旦，无论做什么事情，去什么地方，都规定达旦的人同行，轮流做同样的事，预先订立一切制度："兵的甲、胄、弓箭、腰刀、枪、大刀、鞍、辔等东西如果不好，牛录额真降职。如在手中的诸物全都完好，军马肥壮，牛录额真提升。"让人有所遵循。建二层城墙，在城门放置挑选忠诚看守城门的人。推选的八大人，无论是围猎、军事都不去，照管村的一切事情。如果向国人征粮作贡赋，国人必定困苦，

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荒地，收获许多粮谷，充实了仓库。为记录仓库粮谷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治国之道是，使族大势强的人家不能越分，庸懦软弱的单身人，不能受压迫。一切善行都得到维护，拾得丢落的东西的人，要交给失主。把拾得的东西分三份，失主得二份，拾得的人得一份。善人、恶人都公平地过着安乐太平的日子。用心制定至今没有的法规。

额尔德尼巴克什记录了昆都仑汗的一切善政。额尔德尼巴克什的勤勉、谨慎、记性、聪明是人所难得的。在这本书上〔（写的略有夸张）〕呕尽了心血，最初记载这些事情〔（写的书怎么可以更改，因而亦多未改，处处有相同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

汗向诸大臣说："古来的神佛书上，述说千言万语，心贵正大为上。我认为：人生确实以心术正大最为贵重，其他的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诸大臣你们不要考虑怎能逾过了自己的亲戚而任用不合适的人。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任用，不要看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在政治中，有用的人实在难得。如能帮助行政的人，就要同样地任用。

汗去行猎，在呼什纳瓦山打围时，降雪方晴，淑勒昆都仑汗恐怕草木上冻了的雪，沾湿衣服。停下来卷起他的秋香色的花缎子衣服时，随从汗的布扬古虾和给汗做饭的雅喀木偷偷地说："在生活中什么没有，即使衣服湿了就湿吧！捲上能怎样，要打猎，就走吧！"汗听到以后笑着说："我不是因为没有衣服才卷起，让雪湿了有什么益处呢？与其让雪湿了，不如给你们新衣好吗？如湿了把坏衣服给你们有什么好处？我珍惜衣服是为了你们众人。"

英明汗告诫祀佛的和尚说："要成佛不能娶妻，不吃人

吃的粮谷，有选择的少吃为生，立这个志，得到的结果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福呵！这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福就得到，求在来世生一个好地方而得福。诸贝勒、诸大臣与其仅考虑你们自身的事，不如能完成委任给你们的事。告诫下民抛弃邪念，并教以善言，让众人心里都光明善良，人不背离在上的汗，以此忠诚之心，〔上偶有过失，绝不灰心，永坚此志。若能坚守忠诚，你们此生对上面的汗，无何过失，已足够你们此生安乐生活了。〕你们今生将成大名。如被委任的事全部完成，在来世，那就是功、是福。我认为在活着时，要很好地处理天所委任的国家大事，正确地审断，禁止盗贼，禁止邪乱，全心全意地抚育贫苦的人。这样才能顺天意，抚育贫苦的人，使国家太平，对天是大功，对自己是大福”。

○众人集合奏事，汗对诸大臣说：“天任命汗，汗任命诸大臣。汗任命的诸大臣，你们要牢记所委任的大名。如果知道有合乎汗的大政的贤人，不要隐瞒。汗的什么事没有？如果有很多的贤良之士，那么将委任各种各样的工作。〔各自的完成，对我们很有益呀！〕管理国事时，管辖众兵时，如果大臣少怎能够分配呢？在战争中勇敢的人，立功受赏，如果有益于国事的贤良之士，依次用以辅政。如果有知道从前善政事例的人，用以讲述善政事例，如有长于接待宾客的人，用以接待宾客。没有别的才能而能歌唱的人，就让他在众人的宴会上歌唱。如果那样，那个人还是有用的。”又说：“希望在各路的各小村调查有用的贤良之士。”

淑勒昆都仑汗教导诸子说：“如果忠直贤良的人不任用，不进升，忠直贤良的人那能受到鼓舞呢？坏人不黜陟，不杀戮，恶人怎能惧怕呢？不好利禄，而好忠直。不思财

鼎，而修德行。在天下大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什么比正直、德行更可贵呢？在我的心中，原怀公正，仍感不足。诸子！让你们切记的，就是以上的事。”

又向诸子说：“尼堪、朝鲜、倭子（日本）、蒙古诸大国的各代正直帝王，有修德获得幸福的事例，也有持邪心，重财贱德，遭到失败的事例，这一切的至理名言，我都听到了。虽然我已听闻知道了，但满足不了我的欲望，还要问、还要听更好的事例。儿子们！你们比父听到的多吗？知道的多吗？即使听到了，知道了，仍旧要努力听好的事例，好话。要念念不忘去邪念，正直修身而生，靠天保佑必定会富裕起来。决不能浪费财物，富裕也要均等地分给贫苦的诸申、伊尔根。如果这样的贤良，抚育天委托给的国人，天也会嘉奖。儿子们，你们要对去尼堪做买卖的诸大臣说：‘若买缎子，不要随便出高价买一匹好缎子，高价买一匹好缎子，几个人能得到呢？仅能一个人穿，众人能得到吗？要考虑众人需要，努力多买取便宜的东西’”。

淑勒昆都仑汗从二十五岁以来，征讨不共戴天的坏人时，兵和甲都很少，由于聪明多计，用兵巧妙，而使敌人不明意图，不给时间，不论攻什么地方，都胜利而归。淑勒昆都仑汗是射箭能手，凡射无不中的，在战场上一箭射出，下一箭搭扣的间歇时间，已考虑好下一箭的射法；拿腰刀砍一下，在砍下一刀的间歇时间，已考虑好下一刀的砍法，没有给敌人一点考虑时间，就把敌人射倒，砍倒。只有天助才有那样的事情。在一般的战斗中，如两军都派出哨探，必是淑勒昆都仑汗的哨探先发现敌方。如两军哨探遭遇作战，必是淑勒昆都仑汗的人胜利。两大军会战时，敌人射的箭，砍杀

的腰刀，刺击的枪，天神都让避开挡住，很少受伤。淑勒昆都仑汗兵射的箭，刺的枪都使穿透敌甲，用腰刀咔喳一声就砍倒了，这不是天佑神助吗？尽管在那样征讨战争的年代里，淑勒昆都仑汗在心中非常爱惜的勇士一个也没战死。从尼堪到东海岸，朝鲜以北，蒙古以南，诸申各处的兵，如在旷野相遇，不使相遇的敌人立在对面站稳，就冲杀打败他们。如果从城中出来，不让出来的敌人立住脚，就击溃，连入城的时间也不给。如攻城，连一刻也不过，即刻攻击，不久便可攻克。就这样攻破各城取得胜利。征服各处的敌国，一次也不说错误的骄横语言。一次也不助长高傲态度，反倒小心地过日子。教导众人要记住说："即使对无知愚昧的人得胜，也不要说傲慢的话"。即使天佑，心也不怀一点骄傲，敬谨爱道，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淑勒昆都仑汗从过贫苦生活的幼小时，心就公正，沉默寡言，严禁同宗的人互相殴斗、争夺。若劝而不听、恃己力壮，便谴责，治以重罪。既然干了错事，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嘉奖老实人，将重罪从轻处理，轻易地完结了。这种诚实的人，即是仇敌也不顾念，而且是有功的人，予以升迁。犯罪的人不能当亲戚看待而免死。这样最初就是公正的，好的。同宗的伯叔，兄弟们无论何事都请淑勒昆都仑汗审断完结。向来征讨时，若是得到的俘虏多，就平均分配，若是俘虏少时，就说："听说：'如果一百个人吃一百只羊就不够，如果一个人吃一只羊就吃不了，'如果将这个分给众人，谁能够呢！就给一个没有（羊）的人。"这个人便足够了。以公正之心在诸贝勒面前，或背后陈述有关法令管辖的好人，立即升赏，使之富裕起来。从来不给求赏的人，并且说："每求必给，在我这里还能储蓄什么呢？如果完全不给从不求赏的人，那个人从何处取得呢？"亲自前

去查询没有任何东西贫苦的人，赏赐财物。给的东西仅仅是一点，高兴领取的人，再增给一些。对赏赐的东西不满足、不稀罕的人说："既然不稀罕赏赐的东西，再赏赐还有何益？"一定要收回。

淑勒昆都仑汗每日仰卧二、三次，不知道的人以为是睡了，实际上并没有睡。一面躺着，一面思考："那一位好的僚友，达到了与身份相称的富裕呢？那一位好的僚友，非常尽力；可是家里贫苦呢？谁娶的妻在一起生活很不和睦，也不能再娶，而苦恼呢？谁的妻子死了，没能再娶，而困苦呢？使唤的阿哈、耕牛、乘马、穿的衣服、吃的粮食，都充足的人有多少呢？贫苦的人可能有很多。"起床后便说："把妻子给那个人，把阿哈给那个人，把马给那个人，把牛给那个人，把衣服给那个人，把粮食给那个人"。照他想到的查明赏给。

汗说："在所有的方面都具有出色才能的人有谁呢？如果一个人会办这件事，就不会办其他的事，如果在这个地方好，在其它地方就不好。在战场上勇敢的人，在村中谋生时，就笨而无用。在村中谋生时，长于酒宴上当差的人，在战场却无用。"看人的特点，委任了适当的工作。〔对旧日任用的老人们，大臣们要加敬重，对于瞎子、瘸子要仁慈，对于贫苦人要怜惜收养，要查看贤能之人的难言之苦处，都要将恩惠公平地施于他们。恩养大国的淑勒昆都仑汗如日月出来一样光明。〕

第五卷

天命元年（1619）至二年（1617）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丙辰年（1616年）淑勒昆仑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申日，国中的诸贝勒、诸大臣会议："因为我们的国没有汗，生活非常困苦，所以天为使国人安居乐业而生（汗）。应给抚育全国贫苦人民，恩养贤良才智之士，应天命而生的汗上尊号"。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率众人在四面四隅等八处站立，随后八旗的八大臣从众人中走出，捧文书跪在前面，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率众跪在后边。立在汗右侧的阿敦虾和立在左侧的额尔德尼巴克什，从两侧去迎，接受八大臣跪呈的文书，捧到汗前，放在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在汗的左前方站立，上尊号称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跪着的诸贝勒，诸大臣都站起，随后汗从坐着的御座上立起，走出衙门，对天叩头三次。叩头后，回到御座坐下。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依次祝贺新年，各向汗叩头三次。那年开始，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在全国布告，为织布而种植棉花。〔要开始种棉花，专赖收获才有衣穿。告谕国人。〕

○正月，汗向虎尔哈部的博济哩说："在东海边，有我们征服的国土残留的国人。如果他们听从你的话，就收留在你们村；若不所从，你就袭取，作为俘虏"。派遣三十人，随同名叫博济哩的女婿，一起去买貂皮。那以后二月，从虎尔哈部回来的诸大人，向汗跪诉说："在博济哩那里收留的

我们的兄弟们，不服从他时，就要杀死。我们想去带来各自的兄弟，如果不来，是他们的错误，就随意杀吧！”这样恳求，于是派四十人去了。

○在五月，下了蜂蜜的雨。出赫彻穆路，去十八岭打猎，进入扎喀路时，雨一滴一滴的下。那以后，可以看到在柞树叶上有琉璃般的光彩。舐舐是甜的，正是蜂蜜。汗一面舐一面说：“这个太好了，诸贝勒、诸大臣也舐舐”。让大家都舐。

○在六月，听说边境的尼堪人越境，侵犯诸申地方，汗说：“尼堪人每年越境、挖银、采人参、伐木、采集松子、蘑菇、木耳，侵犯的事件很多，为禁止这样的乱行，曾立界碑，杀白马，立誓了。尼堪人违背誓约，不论什么时候偷越边境，我们便杀死那个人，也没有罪”。派达尔汉虾在相遇的地方，依次杀了越境的尼堪五十余人。那以后，因为尼堪的新都堂来广宁，派去会晤的纲古里和方吉纳二人，以及另外九人，都被逮捕了，带上铁锁，派中间人来说：“我们的尼堪人如果越境，你们应逮捕送来，为何杀了？”于是英明汗说：“曾经立界碑，如果发现越境的人而不杀，不杀的人将遭殃祸，这是立过誓的。你为何不顾誓言，说这样无理的话？”尼堪人仍然不听，一个劲地威协说：“把你们为首的达尔汉虾送来抵命，如果不这样就将酿成大事”。英明汗拒不答复，尼堪人说：“由于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已不能隐瞒，即使交出在你那里有罪的人有何困难呢？将那罪人带到我们边境来，让人看着杀死，就打算结束这件事。”英明汗考虑到派去的十一人的性命，便将在以前逮扑逃到叶赫那里，现在监禁在狱中那十人送到边境杀了。尼堪人释放了逮捕的那十一人。

○在虎尔哈的博济哩那里，萨哈连江的萨哈连部和虎尔哈部会议说："我们把来这里做生意的三十人，我们兄弟带来的四十人全部杀死，一起叛乱"。在五月把那七十人杀了。那时有九人逃脱，所以这个惨杀的消息，在六月二十八，传到英明汗耳中。大英明汗因此愤慨地说："派兵征讨"。诸贝勒、诸大臣都谏阻说："夏季多雨泥泞，大兵行动不便，最好在冬季结冰再进攻"。可是汗自己反驳说："在夏天如果不去，在秋天把粮食埋藏各处，他们自己抛弃村寨，去阴达珲塔库喇喇部。我们的兵回来后，他们又返回故地，取出隐匿的粮食吃。如果那样他们的部也能过一、二年。这个夏天，我们兵如果去，他们只顾自己逃难，没时间埋藏粮食。他们以为在这个夏季大兵不会来，他们将安闲不备，所以现在出兵，能一举全获，尽管有少数逃脱，我们获得全部粮食，那些逃脱的人还能吃什么呢？如果那样那个部就要灭亡。"在七月朔，发布命令："从每一牛录挑选强壮的马各六匹，把一千匹马放在田禾中养肥"。同月初九命令："从每牛录派出制造独木船的各三人。派六百人去兀尔简河发源处密林中，造独木舟二百艘"。七月十九命令："达尔汉虾和索翁科罗巴图鲁率兵二千人，到兀尔简河后，命兵一千四百名乘二百艘独木舟前进，六百名骑兵在陆上行走。"七月十九兵出发，第八天到达造独木舟的地方。达尔汉虾、索翁科罗巴图鲁率众兵乘独木舟，在乌拉河前进，骑兵在陆上前进。第十八天前进的水陆兵会合。又前进二昼夜，八月十九日到达目的地，袭击茂克春大人居住在河北岸的十六个村寨，全部夺取了。博济哩大人居住在河南南岸的十一个村寨也全部夺取了。同时将在萨哈连江南岸萨哈连部的九个村寨夺取了。一共夺取三十六村，在大乌拉河的南岸

佛多罗衮村扎营驻宿。发现从村里逃进乌拉河大岛柳条丛的人，放火两次。把他们全部逮捕了。在我兵来之前，博济哩本人为搬迁人户，到阴达珲塔库喇喇，借刀船去了。从前萨哈连江在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以后才结冰。松阿里江在十一月十至十五或五天后结冰，大英明汗出兵那年，十月初就结冰了，所以汗的兵在初五渡过了萨哈连江。那时东西边，都没结冰，在恰恰对着我兵进袭的村寨象架桥一样横贯着二里结冰处，进攻时，萨哈连路的二村人弃家逃在野外躲避。我兵全部夺取了凭借乌拉河尚未结冰仍居在萨哈连的十一村，然后全部返回了。当渡那河时，去时渡过的冰破了，在那西边的地方，却象去时渡过的一样又结了冰。在那里渡过后回来时，冰又化了，以后在冰冻时期又结了冰。随后迫使阴达珲塔库喇喇部、诺洛部，实喇忻部三部投降。在十一月初七携带大人四十人回到汗城。虎尔哈人以前向汗投降，前来叩谒，贡纳貂皮。大英明汗嘉奖从远处来归的纳贡人，把女儿嫁给虎尔哈部各村村长，而为女婿。任用后，虎尔哈变了心，杀了汗派去做生意的人，叛变了。汗非常愤慨，因此派兵征讨。大兵出发，夺取了逃往他处的博济哩的村和周围的三十六村，想要夺取在萨哈连江北岸的萨哈连部，还未到河水结冰时期，然而萨哈连部与博济哩一起杀死英明汗的商人，不讨伐这个部怎能报仇回师呢？正在苦恼时，萨哈连江通常在（十一月）十五日或二十日以前结冰。因为这个萨哈连部帮助博济哩，天谴责杀害英明汗商人的罪行，恐怕我们兵班师，所以未到季节就象架桥一样横着结了冰。在萨哈连江象架了的桥一样，〔（先前别人都说，是虚伪不实的事。）〕在这里能并排四十匹马前进，不想虚夸横贯结冰的事。"

○十二月，蒙古的明安贝勒的次子哈坦巴图鲁台吉送马四十匹，前来叩谒了。与其兄同样地赏赐后回去了。

○丁已年（命二年，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英明汗五十九岁正月听说蒙古国，科尔沁的明安贝勒前来谒见时，同月初八，汗亲自率领福晋们，子弟们出城，在一百里外住二宿迎接。初十，在名叫富尔简山岗，于马上行抱见礼。谒见后，摆设大宴。十一早晨，明安贝勒把携带的骆驼十头，马十匹，牛百头，三只骆驼驮着毛毡，十三辆车的干肉，二辆车的干酪、油献给汗。当天入城，大英明汗考虑到明安贝勒是从远处来的，所以以礼相待。每日摆小宴，隔日设大宴，挽留三十日，赏给人四十户，甲四十副的以及很多的缎子、布等物品，欢送到三十里外住宿。这个明安贝勒原先和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萨哈尔察、锡伯等九姓围进攻大英明汗时，在进攻时被打败，是脱下穿的裤子，骑着没鞍的马逃走的。这次战败后第二十年，将他自己的女儿送给大英明汗来了。随后第六年，郡失败后的第二十五年，丁己年他自己来了。

○十八日，派兵四百人，攻取沿海散居未服的诸部人。

○二月，将大英明汗弟弟的女儿，给蒙古的喀尔喀的恩格德尔台吉为妻。同月，东征的兵四百人，袭击并逮住了沿海散居的诸部人。

○三月，造大刃船，渡过海湾逮住占据海岛不服的诸部人。

○四月二十四，中午，在七百里的地方下了蜂蜜雨。

○六月，全部逮住逃出而脱险的人，获俘虏三千，编成百户，随后大兵回师。

七月，蒙古的恩格德尔台吉把正妻嫁给他人，把汗的女

儿带到自己地方去了。

○十月十四，蒙古科尔沁的明安贝勒的第五子巴特玛台吉，带领僚友五十人，送马五十匹前来叩谒。十六，恩格德尔台吉原说把正妻给他人，不给又要回来了。

○归汗的子四贝勒专主的名叫伊拉喀巴图鲁大臣，从不尽力，还诉苦说："四贝勒无故的不抚养我，想回到抚养我的汗那里。"因此汗与诸贝勒、诸大臣商量说："伊拉喀原来和我在一起，没有给我出多少力，毫无益处，使我怀恨，添了很多苦恼。我没有计较使我怀恨的事，把伊拉喀任为大臣，给我的儿子。你伊拉喀既不尽全力，又控诉四贝勒无故不抚养，在我们之间反复无常地过日子吗？"因此杀了伊拉喀。

第六卷

天命三年（1618）正月至闰四月

（加图点文字的档子）

○戊午年大英明汗六十岁正月十六，天刚亮，出现了黄色明亮的光线，贯穿在西沉的月亮中间，那光线象布幅一样宽，从月亮向上有二竿，向下一竿多长。过那新年后，汗说："诸贝勒、诸大臣，你们不要再逍遥自在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今年一定要出征"。听说："以前叛变的博济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以率领数户依附他的人，及从前归顺汗的三部的四十大人的妻、子，以及依附他们的百户人前来。博济哩贪生怕死，非常骇怕才来。"想到在寒冷时，博济哩要穿好衣服，所以大英明汗将自己穿的前胸吊貂皮，后背吊猞猁皮的皮端罩给他。还想到博格哩从远处而来，乘马疲敝了，所以给有鞍辔的马以便骑来。还给众人马一百匹，以便骑来。给米一百升，一百只兽的肉去迎接。博济哩本人在二月初八到了。

○那个虎尔哈部投降，每年来朝贡纳貂皮。娶妻为婿后经历二十年，杀了从这里去做生意的人，这是爆发战争的原因。使言语相同的诸申诸部不分住在他路远处，全部收揽在一处，想是天意不得不这样，那虎尔哈的人心怀恶意，杀害我们前往做生意的六十人。这次杀人的事，使（汗）竭力讨伐征服东海边能够居住的虎尔哈部，是天所引导杀的？如果虎尔哈不杀那六十人，大英明汗何必一定要讨伐虎尔哈部。如果

不征伐，东海附近的虎尔哈部人，怎么能有来归的事呢？

○二月，足量地给投降来的东海边的阴达珲塔库喇喇部的人妻、阿哈、马、牛、衣服、粮食、住房、楼阁、饮食用的碗、碟子、缸、瓶、柜、烙铁板子等东西。

汗说："我愤恨尼堪国，有七大恨。小恨无数，想征讨尼堪国"。和诸贝勒、诸大臣共同商议后，怕被众人发觉作梯子，伐树。通告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去伐树。

○三月，通告说："兵器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修理，把马喂肥"。

○三月初十，惟恐因事而来的尼堪通事，发觉做梯子的木材，令做拴马的栏栅。

○在四月，汗对领兵出征的诸贝勒、诸大臣说："太平之道贵在公正，战争之道贵在计谋，使身不劳、兵不苦的明智为上。如果敌兵少，我兵多，不暴露我兵，在看不见的洼地隐蔽，派出少数兵，去诱敌。如果被诱出来时，这正是陷入我们的计谋之中。如果诱而不出，就看城堡的远近，如果城堡远，即去砍杀，如果近，即直抵城门，乘其拥塞时砍杀。若敌兵多，我一旗或二旗的兵与敌相遇时，不要接近，先后退，要找我众兵来会合，要合兵去寻求有敌人的方向。二、三个地方的兵会合后，就进行搜查，说在野外进攻相遇的敌人的话正是这个。进攻城堡、山寨时，如果能占领时，令兵接近进攻，如不能占领时，就不让接近。进攻而不能占领，名声是不光彩的。如果我们的兵不劳苦，获得胜利，智巧谋略，诚为真正的主将！使兵劳苦，虽获胜利这有何益处呢？战争之道是我们一无损失，而获得胜利。这个比什么都为可贵。各牛录的五十甲中，留下十甲守城。剩下的四十甲出

击。在四十人甲中，二十甲造二梯攻城。从家里出来一直到回去的日子，不能离开蠢，离开蠢的人要逮捕审问。五牛录的额真和牛录额真，如果不向众人申明汗定的法令，罚五牛录额真马一匹，牛录额真马一匹。不听五牛录额真和牛录额真的话离去，杀离去的人。五牛录额真和牛录额真及其他众人被委任各事时，如能胜任就要接受。如果不能做的事，要说明因为自己不能做，不要接受。如果你不能胜任还要接受，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如果是管辖一百人的将领耽误一百人的事，如果是管辖一千人的将领耽误一千人的事。所说的事，都是汗的大事。攻城时，先入城的人不记功，一、二先入城，必有损伤。先入城负伤不给俘虏，身死不记功。先毁坏城墙的人，先进入时记功。先拆开城墙的人要来向固山额真报告。等各处的人全部拆完了，固山额真吹响法螺后，各处的人众一齐入城”。发下文书如上。

○四月十三，寅日，已刻，八旗的十万兵出征尼堪时，告天的文书说：“我父，祖父在皇帝的境内，一草不折，寸土不扰，尼堪无故在境外生事，杀了我父，祖父。这是第一恨。虽然杀了人，我还愿和平相处，树立石碑，刻上誓言：‘尼堪、诸申无论在什么地方，越过皇帝的境界，发现的人即将越境的人杀死。如果发现的人不杀，将罪及没有杀的人。’违背了誓言，尼堪兵出境与叶赫联防，这是第二恨。其次，尼堪每年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出境到诸申的土地上掠夺，曾经立誓杀死越境的人是当然的事，可是杀死后，不顾这誓言，反问为何杀了。逮捕去广宁会见的我方纲古里，方吉纳，带铁锁，威胁我，将我方十人带到边境杀掉，这是第三恨。越境驻兵，将我定了婚的女子，给与蒙古，这是第四恨。几代看守皇帝的边境，住在柴河，范河、三岔儿三

路的诸申播种除草的庄稼不准收获，尼堪兵前来逐走，这是第五恨。听信天以为非的境外叶赫的话，把种种恶言写在信上，派人送来，引起我种种愤恨和羞辱，这是第六恨。哈达的人帮助叶赫，两次攻我，我报复讨伐时，天将哈达给我。天给我后，尼堪皇帝还助哈达，威胁我。让把（哈达的人）送还故地，我送回的哈达人，叶赫的兵数次袭来，掳去了。天下诸国互相战争，天以为非的人必定失败而死。天以为是的人，必定胜利而存。那能有在战争中杀了的人复活，获得的俘虏复还之理呢？天任命的大国帝王，一般地说将是所有国的主，何故独为我一身之主。从前扈伦联合攻我，发动战争，天以扈伦为非，天以我为是。个这尼堪逆天而行，帮助天以为非的叶赫，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为什么这样干呢？这是第七恨。尼堪凌辱我的事很多，我难以忍受，由于这七恨才开始战争”。对天叩头，焚烧写好的文书。出城时，对诸贝勒、诸大臣说：“我是希望不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的恨是这七大恨，小恨说不尽了。因有那样多的恨，才发动这次战争。不许剥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的衣服，不抢女人，不许离散夫妻。抗拒的杀，不抵抗的人勿杀！”传知众人记住此谕。大兵出发，出(城)去的日子，先到三十里的地方，将各自纵队前进的八旗兵，编为二路，那天汗本人在名叫古勒的地方宿营。翌日十四，已刻下雨。当天两路八旗兵，向各个前进的方向，又分成八纵队前进。汗自己在名叫瓦浑鄂谟(池)的野外休息。那晚汗对蒙古国的贝勒名叫恩格德尔的婿，萨哈尔察部的大人名叫萨哈连的婿，讲从前金汗的事例(史)，又说：“看从古以来事例，无论那个人辛苦作战，也不能永久地当皇帝。现今我发动这战争，不想得皇位，永远享受。由于尼堪的万历帝多次激我愤恨，难以忍受，开始战争。”住在那

里，那夜一会下雨，一会晴天。半夜令兵披甲，出发时，天空晴了。八旗兵在宽百里的幅度并进。十五的早晨，汗亲自去围游击驻扎的抚西城时，派在境内逮捕的尼堪人，由城外回去送信，信中说："由于你尼堪兵出住境外的缘故，我兵才征讨。抚西城游击！你们即使作战也不能取胜。我进兵日，将指向腹里。你如果不投降，入腹地的时间就迟误了。如果不战迎降，你管辖的兵，你的法制一点不改，仍然照你的法制收养。你是任何事都能理解的聪明人，不仅是你，我还任用许多人，嫁给女儿，结亲相处，我将超升比你原来（职位）更高。有不像我的一等大臣那样恩养的道理吗？你下决心不要作战了。如果作战，兵射的箭不能识别你，如果你被没有眼睛的箭射中，就将死亡！即使作战，你力也不足。不投降战死，有何益处呢！如果出降来迎，我们的兵不入城，你能全部收集自己管辖的兵。如果不迎降，我们的兵进入时，村的子女将惊散，如果那样权力就小了。你不可不听信我的话。我若不得你这一城，我军也决不罢休！失败后，后悔还有何益处呢！城内的大小官员、兵、民众(伊尔根)，你们一起投降，妻子、亲戚不离散时，对于你们将是大喜事。你们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应仔细地考虑，由于一瞬间的愤怒，不信我们，那就坏事了。投降吧！"给了信以后，城主游击李永芳穿着官服，站在城的南面，一面说投降，一面令兵丁修整所有的武器，等待进攻。因为（我）兵把梯子搭在城上进攻，没在一刻，就登上城去，游击李永芳勉强投降，穿官服乘马出了城。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带来与汗会见时，不让下马，互相拱手相见。〔将这城中（抵抗）的人（斩杀，未抵抗者皆编户收养，自此汗又亲自下令）〕那个城的人在作战时，有被杀的。得城后，不准杀人，全部恩

养。〔（自此汗又亲自前进，攻取另外的一城，每天八旗兵横排百里幅度前进，攻取了大小城堡十余处，小村落四千余）。〕得取抚西，东州，马根丹三城、小堡、台、庄全部五百余处，在各个进入的地方宿营。汗本人还抚西城住宿。在十六，在抚西城西野外，八旗兵会合后撤回。在境内嘉班的野地设营，分配三十万俘虏（人畜），编为千户，其次找出从尼堪的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八地方来抚西城做生意的十六大人，多给路费，带着七大恨的文书，释放回去。留兵四千人，拆掉抚西城再来。五宿还没有把俘虏分配完，所以汗命令："带回家中再全部分配"。二十日，俘虏出发。功大的人多赏，功小的少赏，负伤的人查看伤的轻重赏给。死的甲多赏。带那俘虏去时，六万兵分送，汗率四万兵移营前进，在边境的地方宿营。二十一，兵还。汗自己到距边境二十里处，在谢哩的野外立营，想要休息时，哨探看见尼堪兵，前来报告。大贝勒、四贝勒令兵皆披甲迎敌。并令站在边境地方的哨探去向汗报告，哨探去报告时，汗派额尔德尼巴克什去通知说："那尼堪兵不是来进攻我们，他们是想欺骗他们的皇帝们说：'将前来进攻的诸申兵驱逐出境了'。他们并不是等待我兵。大贝勒、四贝勒的兵停止吧！"二贝勒的兵停止在尼堪边境上，向在后方的汗说："如果等待我们，便进攻。如果不等待，他一定败走。不等待那兵败走，在后边追杀，不那样，我们无为而归，将说我们不等待，害怕逃走。"汗说："那话正确。"遂率兵前进，尼堪兵在山上三处设营，挖壕，并列枪炮。在那样布置的阵地，（我兵）一刻也没有迟疑，立即前进时，以前天上的风向东吹，兵刚一接近，大风立刻将尘埃吹向尼堪。尼堪兵只顾发炮、打枪，不出来战斗。英明汗兵射、斩，

进攻破敌，杀死广宁的总兵官张承荫，辽东的付将颇廷相、海州的参将、其他游击三人、千总、百总、小官五十多人。追杀尼堪兵一万人，到四十里外地方。约有三百人逃走。那天为了分配俘获的马九千匹，甲七千副，以及兵器，在尼堪的境内住宿。二十二，查问在战斗中负伤的人，重伤的待以重礼，轻伤的待以轻礼，记功赏赐。那天俘虏没有处理完，晚上移营，只少动一点，在横跨边境内外的都喀岗处住宿。二十三俘虏处理完毕，从都喀岗处移兵，在谢哩的野外住宿。晚上日落后，从西向东出现粗细相等的二道黑兰光线，横贯天上。二十五，在拖克索渡口诸福晋迎接，住在那里。二十六入城。出兵时，违背通告的话，苏克达的舒赛牛录的名叫阿奇的人，离开众兵，杀了鸡烧着吃，另有四人知道和他们一起吃时，与清河的敌兵遭遇，杀了五人，包括那阿奇也被杀了。割取他的肉分给众牛录看，加以警惕。攻抚西城时，在前面的人竖梯而上，后面的人没有跟上，先上的人死了。将后面没有跟上的伊莱削鼻，罚他为阿哈。从前说过："五牛录的额真和牛录的额真，及其他众人，委派各事时，如果自己能胜任，就要接受，如果不能胜任，就不要接受。如不能胜任还要接受，这不仅是你一人的事，如果管辖一百人，就耽误一百人的事。如果管辖一千人，就耽误一千人的事。所说的事全是汗的大事。"任命管辖五牛录的噶尔泰没能管辖好，停止管辖五牛录，并削其俘虏。仓古纳没有真实地报告他的五牛录的失败情况，而谎报上去，停止管辖五牛录，并削其俘虏。纳齐布虾虚伪太甚，应将以五牛录额真身份赏给他的东西，全部没收。卫齐虚伪，性急、俘虏未削，仅定为虚伪不实。任命管辖五牛录的阿布什，他的一马疲敝，管辖【原档残缺】离开牛录，又离开他的牛录的纛，而在

别处住宿，停止管辖五牛录，他的【原档残缺】又停止，削其俘虏。任命管辖一牛录的【原档残缺】舒赛率领他的一牛录全部的人，在战斗时获得的俘虏中原档残缺诸贝勒发现敌兵，前去迎击，舒赛牛录的人一个也没有。等故人没有了，才回来会合。因此，停止舒赛管辖牛录，并削其俘虏。

○编纂法典成书的大臣额尔德尼巴什么说："因为尼堪国的万历帝过错甚多，所以天地以为非。在三处设营，挖壕，层层排列枪、炮的一万兵，在战斗中也没取胜，都被攻破杀死。在大风停止的瞬间，反倒吹向尼堪兵方向，放炮的人打死他们的七名炮手。诸申国的英明汗善行甚多，天地佑我，合于风雨之机，即使仅千人也不惧怕尼堪的一万大军，刚到就立刻进击，攻破那兵，万【原档残缺】杀了。尼堪的一万兵发射的大炮有一百，小炮也有一千。我方仅有身份低的当差的二甲，被那千百个枪炮打死。数人裸露的肉被打中，却没有受伤。一个人的暖帽被打中、却没有什么关系，这千余枪炮，是天神使之躲避，而不能击中。能打穿二、三层铁甲叶的枪炮，即使击中没穿甲胄的人，也没有受伤，这大概是天神的保佑。英明汗的兵射的箭，刺的枪，砍的腰刀都是天神帮助刺杀！在敌人设营的山下，瞬时射杀殆尽。如果说怎么知道是天助呢？去攻击抚西城时，整夜下雨，披甲时如果不晴，那兵怎能出发呢？怎能占领抚西城呢？这个是第一。其次，广宁、辽东的兵在边境地方，如果不来追，（我兵）去境内怎能成功呢？追至边境，正是挫伤了尼堪的锐气！如果在分俘虏前，尼堪兵来，俘虏大概要逃走一半。我们处理俘虏完毕后，身无牵累，（敌人）就来了。确实是所说的天佑。"使从抚西城随从来的干户的父子，兄弟，夫妻不分离。在战斗中没能相见的父子、兄弟、夫妻、亲戚、家

的阿哈等一切人，回家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都清查出来相见。不仅如此，还完全地，充足地给牛马、阿哈、衣服、衾褥、粮食、给杀吃的牛千头，给各家养的大母猪各二头，还有犬各四头，鹅、鸭各五只、鸡各十只、〔吃饭的桌子，盛水的缸，大木桶、槽盆、有把的槽盆、每户各两个。每户又给碗十个、碟子五个、芦席四张、水桶一对、瓢一个、斧一把、镰刀二把、小刀一把、剪子一把、锥子一个、针五十个、纺线的白麻五绺、做饼的小黄米、榨油的豆子、小豆、芝麻等等。〕还有其它器具。依照过去尼堪国的旧制委任了大小官员，归他们原来的官李永芳管辖。由于英明汗自己愿意收养，所以和诸大臣商量说："现今要尽心恩养抚西城游击。使他可以幸福地生活"。将汗的八子阿巴泰生的长女，于闰四月初八，给抚西城的游击，并设大宴。〔英明汗要第二次出兵，于闰四月十六日，召集众军，查看军马，不够肥壮，遂令返回。〕二十二，书写七大恨，令尼堪皇帝的鲁太鉴的生意人二人、开原的一人、抚西的一人，送给尼堪皇帝。

第七卷

天命三年（1618）五月至十二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五月十七、大兵出发。十九，〔进兵袭击抚顺以北，铁岭所属以南的地方，早晨〕攻取范河，花豹街，三岔儿等大小十一城，在那里宿营。夜间诸贝勒，诸大臣率领挑选的精兵，离兵营远去，各个队在相等处立营，披甲住下。〔在此以外又设了十六处哨所，为要进攻险要山顶上的松山屯山寨，竖立云梯，安置楯车。遂派抚顺城的游击李永芳前往劝降说．“若投降就不攻城，不投降就要进攻了。”城中的人说：“我们城中的兵，非能战之兵，战则死，降则生，虽然可以生，但是我们的夫妻，妇女、兄弟，以及我们的家都完了。我们投降又有何益？”这时抚顺游击先把四月里抚顺被攻取时，编了一千户，而且所有各人的器物，都充足给了，加恩收养的事，告诉了他们时，那山寨的人都投降了。此外，又围攻了松山屯周围的四个城寨，〔二十，松山墩城投降，包围那周围的四城，口说要投降，而又不投降，攻破城，全部杀了。兵前进尼堪境内，住三宿。尼堪兵不出，哨探也不出来侦探。夺大小十七城，在三岔儿墙边停留，要处理俘虏时，下了二天一夜的雨。额尔德尼巴克什说：“这样下雨的天气，如果连夜下雨，直到进袭的那天早晨也不停，怎能夺取那路呢？这个正是所谓天佑”。随后出境，住六宿

处理了俘虏。在战斗中负伤的人，依据伤的多少分别赏给。打发负伤不能工作的人，有事的人，病人以及帮助看管俘虏的人回家去。又进入范河、花豹冲、三岔儿路，掘取尼堪的粮食时，二十八的早晨，大雾，卯时过半，天的赤、绿、白光线出现在兵的两侧，以后形成六个园门。那两端在兵的前后，随着兵至十五里才消逝。那个大路的十七城及小村的粮食〔（一日之间，背负牛驮）〕全部夺取来了。遂进入抚西路，让军马吃田里的没成熟的庄稼，〔(给兵背负牛驮)〕，全部运走以前窖藏的粮食。六月二十二，广宁的都堂先派一人，又派二大人，通事一人，合计七人来到了。他们说："我们如果想议和，你就要送还你掠去的数人，派你的人来"。英明汗回答说："讨伐时获得的人，那能还一个人呢？如我是正确的，那么除了打仗带来的人以外，你们将再加送金银、缎子、蟒缎才能和好。如说我是错误，我将不和、仍旧征伐。"话说完后，送回去了。

○七月二十日，向清河进兵时，在未刻下了雨，晚上晴了。二十二日，攻取清河城。从内地来到那城的驻守的游击一人，五千兵及原来在那里住的五千兵（更有闲散男丁数千人）整备大小枪炮共一千二百固守。万余兵射箭、刀砍、枪刺、投石、千余枪炮齐发，但没有出来。因此砍坏墙入城。杀死全部兵丁，杀死的人压着许多没伤的人，也死了许多。夺取那城住了四宿，分了俘虏。出清河城，向西辽东内地前进，住二宿后，尼堪的使者李参将等五人来到了。那时没有一点要和好的话，所以没有送他们回去。又听说，派遣李参将来看我兵前进的道路，随后回还。入南路，破一堵墙和碱场城。将那路的窖藏粮食全部运走，种的庄稼全部让马吃了，获得俘虏三千。兵在尼堪境内住了十三宿返回了。袭击清河那天，尼

堪兵五千出暖河地方，进住密林之中，袭击英明汗属下的新栋鄂村，杀死男七人和子女等共约百余人。从清河回家之前，派四千兵随从达尔汉虾，令“看守沿着抚西路边境，我们收割庄稼”。回家后，就发了大洪水。额尔德尼克什说：“兵出发的那月是下雨的天气，回家以后发了洪水。如果连夜下雨到出兵的早晨不停，怎能得这清河城呢？这正是天助！”诸贝勒、诸大臣向汗说：“想让看守西路收割庄稼的兵回家。”汗说：“如果我们的兵全回，尼堪兵就会设想：‘敌兵全部各回各家，不会居住在一个地方。在各处的兵集合以前，夺取敌人的一个地方，还来得及返回’，越境将杀我们收割边境庄稼的人。”原不同意撤回。于是汗听从了诸贝勒、诸大臣的话，令看守收割庄稼的兵返回了。

○八月十一，派兵下去收割边境庄稼。十三巳月已刻地震。庄稼收割完了开始打场。在距离边境二十里远的地方打场，派纳林、音德二大人做为诸贝勒庄（揸克索）中的包衣八百人的额真。汗嘱咐说：“白天打场，夜间去各山的险要处住宿。第二天早饭时，从住宿的山上下来打场。即使在山上躲避，也不要总住在同一地方。若在同一地方躲避，敌人发现躲避的地方，要来袭击。若在南面的山住一宿，第二天就要在北面的山住一宿。若在东面的山住一宿，第二天就要在西面的山住一宿。战争之道，除深谋远虑以外，还有什么呢？”把留下的八百人分成二部分，纳林在浑河的南岸打场，音德在北岸打场。因为违背汗的命令，夜间没有到山上去躲避，在打场处住宿，尼堪的哨探来侦察过二、三次。九月初四，尼堪兵出境，袭击纳林率领打场的四百人，杀七十人，三百三十人全部逃走。那天早晨天亮前，尼堪兵乘黑暗袭击，日出前返回了。那些尼堪兵出境，边境台上的人知道

了便打云版，传向东面挂着云版的地方，依次地打云版，太阳从山那边升起前，到达汗的城，汗去堂子祭祀后，听到打云版。随后大贝勒听到打云版，并率在汗城里住的骑兵和他的弟弟们立即出发了。在近村居住的骑兵出发前，先出发的兵到了克玛渡口时，从西方来一人报告："尼堪兵杀死打场的七十人后，没经过一刻立刻撤回了。"想去迎击的兵便停在那克玛渡口，大贝勒派人去父汗那里。派去的人在大嘎山野外遇见汗报告了。英明汗说．"要迎击大国皇帝的兵来进攻，才出发的。大国兵偷偷地越境，若未经一刻即撤回，我们的兵前进去夺取什么呢？立即撤回。"便返回了。定违背汗的命令的纳林死罪，免死，赶出夫妻二人，没收家中的全部东西。没收音德家的东西一半，叶古德去哨探，没有发现敌兵前来，将他家产分三份，二份给额真，法官没收一份。英明汗说："对尼堪作战，我们住在这内地出兵则可，在东边的人马、路远辛苦。向西面尼堪的方向前进，在界藩地方筑城居住。在尼堪境内放牧畜群，不让边境上的尼堪人耕田。〔（耕种的田地不使除草，已耕种的不使其收获，收割的庄稼不使其晒打。）〕我们去放鹰打猎。把尼堪人困在城里受苦。受不了苦的兵，要出来就杀死。不出来我们还可以想别的方法。何必去攻城使我们的兵受苦，被投的石头砸破头，砸断手脚呢？"命运筑城的木、石，去砍盖房的木材。从山上运完筑城的木、石，整理好筑城的地基后，天已经冷了。于是停止筑城。全部收完了西路的庄稼。九月二十五，进入抚西以北的会安堡路掠夺，获得俘虏千人。在尼堪境的城门下杀死男丁三百人。派一人去送信说："若不以我方是正确的，就要战争，可以约期从边境出兵，住十天，或住十五天，毁城而战吧！若不如此，即认为我方是正确的，就给

财物，使事情结束为好。大国的皇帝偷袭就杀死我方种地的阿哈百人，我杀你耕田的阿哈千人。你尼堪国能在城内耕田吗？”写在信上，割掉送信的人两耳，送去。那以后，兵回来时，在二十九早晨寅刻，在天的东南角，有白光线，从地上冲天而出。看见那个光线象大刀那样，尖端细而直，长比大树高，横宽能有一席。

○十月十一，天亮时，在那白光线出现的东方，又有星的光线出现了。从那地出的白光线，在星的光线出现的第四天，就是十四的早晨消逝不见了。十一，出光线的星，每夜都向七星的方向移动，通过七星尾部的星星北头。从十一月初九消逝不见了。

○十月初十，听说东方虎尔哈部的名叫纳喀达大人为首的百户来降，派二百人去迎接，二十到达。莫明汗去衙门，虎尔哈部人叩头谒见后，为举行谒见礼摆设大宴。随后，要回家去的人站一边，永远留住的人站另一边．优厚赏给为首的八大人，供使役的阿哈（男女）各十对、乘马各十匹、耕牛各十头、用豹皮镶边、挂蟒蟒面的皮袄、长的皮端罩、貂皮暖帽、皂靴、雕花的腰带、春秋穿的蟒缎无扇肩朝衣、蟒缎褂、四季穿的衣服、布衫、裤、褥、衾等。其次的给（男女）阿哈各五对、牛马各五头、衣服各五件。再次的给（男女）阿哈各三对、牛马各三、衣服各三件。最末的给（男女）阿哈各一对、牛马各一头、衣服各一件。来的百户人不论长幼都按等充足地给了。汗亲自去衙门赏赐五天。把房屋居住用的釜、席、缸、瓶、瓦瓶、盃、碗、碟子、匙、箸、水桶、箕、盆、人户生活日用的一切必需品，都全部充足地赏给。看见那样赏给，说回家的人又有许多留下不回去了。随后那些前来送纳喀达部人户，原想回去的人，也不回去了，这样

汗也赏赐收养。留下的人请托回去的人，告诉他们的兄弟说："在国内的低级兵丁心中，想要讨伐，杀害、俘虏我们，获得财物。在汗的心中，想要聚集收养国人，作为僚友，没有想到汗这样优厚地恩养。"

○十一月初三，占领抚西城时，带来李参将的家人一人，同来的通事一人，尼堪的皇帝的家人十人，释放了其中的五人。

○二十九，叶赫的金台石贝勒派兵五百人，杀了驻守辉发城的英明汗的五十人。带走妓女十六人，以及所有的子女等七十人。

○十二月初二，从前被释放回去的二人，加上广宁扬都堂部下的王青赛一人前来。哨探额真名叫阿尔布哈的人，没有得到诸贝勒的允许，随便地偷袭尼堪人。定罪，将阿尔布哈的家产分成二份，一份给额真，一份由法官没收。

第八卷

天命四年（1619）正月至三月

（加图点文字的档子）

○已未年（天命四年，1619）正月初二，英明汗的兵出发去叶赫。初七，攻破克伊特城、尼雅罕村，边掠夺，边前进，直至离叶赫大城东门十里的地方，截夺了投奔城里的人和牛马，离城十里外的人和牛马都夺走，房屋、连角豆秕，草都放火烧掉。全部夺取游牧的蒙古人的马、牛、羊。在克伊特城设营，夺取大小二十余村，返回到离大城六十里的地方住宿。袭击那天，叶赫的人去报告开原的尼堪，第二天辰刻，尼堪兵来到叶赫村，与叶赫两城兵会合，想要进攻没有实现，出城走到四十里处，又返回去了。二十二，汗送还先前尼堪派来的使者，李青赛、通事一人、其他三人，带汗的信去斥责辽东的人“命令越境的尼堪撤退，以我为是，解我七大恨，封我王号，将停止战争。过去给我的赏赐，抚西的勅书五百道，开原的勅书千道，给我的兵。送给我本人及为首的诸贝勒、诸大臣缎子三千匹，银三千两，金三百两”。

○二十六，命名叫穆哈连的大臣率兵一千人，收取东方虎尔哈部所有的人。

○二月十五，派步兵一万五千人，运送萨尔浒地方筑城的石头，另派骑兵四百护送。

○二月二十四，尼堪的扬都堂想要与我修好，却不说好

话，也不派好人，派（我兵）夺取抚西时，逃亡的诸申一人送信前来。在信中写道："率领我们尼堪兵去的诸大臣，议事诸王都到齐了。我四十七万兵，在三月十五月明之际，分八路出征。"

○三月朔日辰刻，向西面抚西方向 富勒山咀〕哨探去的人归来，向衙门的诸贝勒报告："昨天二十九晚上，看见许多灯光"。诸贝勒向汗报告之前，南路的人前来报告："昨天二十九未刻，尼堪的兵侵入栋鄂境了。由于两个地方的人同时报告，所以在衙门的二等大臣们听后，和已经进入汗的屋中的诸贝勒、一等大臣们一齐去向汗报告。汗说："这次尼堪兵来是真实的。在南路我兵有五百名，仅此就可以防守南路。首先看见这方向的兵时，料想我兵可能向南路去。所以南路兵先被看到。大军一定是从西面的抚西路来，我们先进攻这里。"命令："全军向西出发。"大贝勒和诸贝勒、诸大臣率领在城里的兵，在辰刻立即出发，出发时，哨探来报告："清河路又发现（敌）兵"。随后大贝勒说："即使（敌）兵在清河路来，也不可能马上到达。那一路的二百兵防守就行了，总归是先向西进军"。向西去了。在午刻过扎喀关，命令过了扎喀关的甲兵都披上甲，遂披甲前进。走到名叫赫济格的地方，遇见一人来报告说："尼堪兵看见我们搬运石头的步兵，登上界藩的吉林哈达，便包围吉林哈达。"继续前进，未刻到达界藩。看见尼堪兵二万正在进攻修筑的界藩城头。（我方）步兵在吉林哈达的顶峰。又一队尼堪兵站在萨尔浒山顶。先去护卫步兵的骑兵四百人，让过尼堪前面大营的兵，击其尾部，从萨尔浒隘口杀至界藩渡口。（我）众兵赶到，吉林哈达顶的步兵冲入尼堪军杀一百来人。随后大贝勒向众诸贝勒、诸大臣说："初来的四百骑

兵与我步兵会合，就守这吉林哈达！现在增派我们带来的一千甲兵，从吉林哈达顶上冲下。冲下后，右翼的四旗兵应增加到上面的（我）兵中，进攻。左翼四旗的兵监视在萨尔浒的兵。”派兵一千去吉林哈达顶后，英明汗来到了，汗说：“已到申刻，日落了。左翼的四旗兵先进攻在萨尔浒顶的（敌）兵，若那样冲击时，这个界藩顶上的兵自己将要动摇。”把右翼的一旗增派到左翼四旗的兵中。“右翼的三旗兵监视界藩顶的兵。击破萨尔浒兵后，吉林哈达顶的（我方）兵向下冲时，要加入进去作战”。于是五旗兵前进。（敌人）设营在萨尔浒山顶，枪炮层层排列无隙，可是一点没停止向山上进攻，到达山顶，立刻射，冲杀冲入，一瞬间全歼（敌兵）。忽见前进的（我）兵渡河，破萨尔浒兵，此时吉林哈达顶的（我方）兵，立刻向界藩顶的敌兵冲下，右翼二旗的兵也立即渡过界藩山南侧流的河前进。在界藩的山咀有（敌）兵，（敌兵）放枪炮，射箭一瞬间倒下。随后追击，登上名叫硕钦的哈达，到山的最高峰，直杀到天黑，看不见人时。那夜象打围一样．包围那个山。还杀了在夜中逃去的人，汗自己住宿在巴尔达岗，大贝勒住宿在哈克善。诸贝勒、诸大臣率兵沿托莫河监视时，看见另一营尼堪兵在尚间崖南的硕钦哈达北掘壕设营，各营传锣、击鼓。那夜去向大贝勒报告，大贝勒说：“你们不要被发现，好好地监视。我明天一早就去。”说完就返回去了。夜间监视（敌人），第二天天明，大贝勒到来，整兵出发，恰好四万尼堪兵从宿营地方移动，想要出击。因为大贝勒兵到了，尼堪兵后退，在夜间住的壕前下马，布成方阵，每营挖三层壕，在壕的外面骑兵列队，在那前面摆列枪炮一层。在骑兵后面，壕的外面，摆列枪炮三层，发射的人，下马立着。那三层壕内，众

兵全下马严阵以待。又看见西方，在离尚间崖（敌）兵三里的名叫斐芬山的山顶上，还有一万敌兵，大贝勒三次派人向汗报告。汗在斡珲野外看见，携带枪炮楯车等行进的尼堪后续兵一营一万人，便亲自率不足一千人的兵去进攻。因为那一万尼堪兵挖壕排列枪炮，布置楯车应战，所以命令不足一千的（我）兵一半，下马进攻。尼堪兵只是放枪炮，并不出来，攻打进去，推倒楯车，攻破那一万兵，全部杀死。杀斡珲（敌）兵回来时，大贝勒派人来向汗报告说："在尚间崖后面的一营尼堪兵挖壕，立营。那兵大概有四万"。汗不等待后军，跃马急驰在正午赶到了。看见那尼堪兵立营处，汗说："我兵先据山上，然后向下冲击，如果这样进攻，那兵会立刻败走。"兵正要向山上进攻，开始移动时，站在壕内的尼堪兵与站在壕外的尼堪兵会合在一处了。于是汗说："这兵前来进攻我们，我兵要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大贝勒去命令说："左翼二旗的兵下马。"四、五十人下了马。大贝勒观察尼堪兵时，看见尼堪兵攻来，便向汗说："父，不行。尼堪兵进攻了，我们要前进。"策马向来的兵前进。随后两军混战，往返射杀，直倒尼堪兵全部倒下才结束了。发现那尼堪兵，留下的六旗兵不等待慢慢地整队、整旗就前进，骑快马的快跑，骑慢马的慢走，象截击野兽那样奔驰，刚到就立即进攻。尼堪兵发放枪炮还击，一点不顾，继续进攻。尼堪兵不能抵挡射杀便败了。英明汗以不足一万的兵，破尼堪兵四万，追至尚间崖的野外，马跳在河里，陷在泥里，又杀死许多。然后追击逃走的兵，逃上山的兵，就象打围一样的包围起来。分兵一半，往返跟踪追击，全部杀死。然后返回，进攻在斐芬山顶驻扎的一营兵，一半兵下马，披重甲的人在前，手持枪、大刀、披轻甲的人在后

面射箭；另一半兵在那后面骑上马，围攻大山，向山上前进。在山顶上的尼堪兵隐藏在楯车后，发放枪炮应战，（我兵）不顾，猛烈地进攻，推倒楯车。到未刻，那大约一万的兵全部杀死，（我兵）收兵。申刻，在名叫古尔本的地方设营休息，又有从汗家的方向的人报告："由南面的栋鄂路进入的兵，向着我城的方向来了。还有由呼兰路进入的兵，也向城的方向来了"。于是汗说："达尔汉虾今天率领一千兵先去。诸贝勒明天率兵去。"在攻破尚间崖（敌）兵的当天申刻，达尔汉虾率一千兵先出出发了。那夜里在当地住宿。第二天早晨，阿敏台吉率二千兵又出发了。汗本人和大贝勒率众兵跟进，到达界藩，庆祝大破敌兵的胜利，杀八头牛祭天。祭纛时，大贝勒请求说："我先率二十人装作象少数哨探的样子去侦察。汗祭毕后，望率众兵随后跟来"。汗以为然，遂派大贝勒去。大贝勒先出发了，随后莽古尔泰出发了。四贝勒骑马在汗前说："大贝勒果真去了吗？如果真的去了，我想和阿哥一起去。"汗说："长阿哥象哨探的一样侦察去了。你随后和我一起去。"四贝勒说："先派长阿哥独自去，我们为何都落后呢？"说完也出发了。大贝勒在初三的未刻，从界藩出发，酉刻抵达大城。到衙门去时，诸福晋子女等聚集在衙门的人，看见大贝勒说："今听说又有两路兵来，怎么办？"大贝勒说："从西面来的西路兵都杀了。现在来的（敌）兵，我们兵去迎击。"在那夜回去找汗，在大嘎山的野外等待汗，汗祭纛毕，在申刻从界藩出发了。那夜寅刻抵达大城。天亮太阳照山时，大贝勒、二个弟弟率领在身边的兵，去迎击入侵南路栋鄂路的兵。为防备入呼兰路的敌兵，汗亲自率兵四千。留守在大城里。大贝勒纵军马奔驰三天，第四天到嘉哈，将马都拴在密林里。己刻正

要出瓦尔喀什密林时，尼堪挑选的精兵二万先来了，其中不足一万的兵在前头，虏掠急驰。大贝勒的兵见那兵，便向尼堪兵方向前进。尼堪兵看见大贝勒兵便登上名叫阿布达里的山顶。大贝勒欲亲率兵，抢上尼堪兵占据的山的东面高峰，往下冲击时，第四贝勒向兄大贝勒说："阿哥，你率大军警戒后方，随后再来，我率兵从山上往下冲。"大贝勒说："这话对，若是这样，我将去西面。你率右翼的兵据山顶往西冲。不要违背我的话。你自己千万不要前进。留在后面督战"。四贝勒率右翼兵从山上向西冲下时，在身边仅带着挑选的三十人，在众兵前射，杀时，尼堪兵不断地发放枪炮，两军对峙射击。右翼的兵进击，（敌兵）仍然不动摇。大贝勒亲自冲入中路，左翼的兵在山的西方进击。那个山顶的兵开始动摇败走，又去追杀败走的敌兵。先行的达尔汉虾兵，阿敏贝勒的兵，在那天早晨看见尼堪兵侵入山谷，欲放过尼堪兵大半，切断后部，予以杀伤。把兵埋伏在瓦尔喀什山的南谷，二营的兵通过后，袭击后部，来的人与从前向后杀敌的大贝勒的兵，在瓦尔喀什旷野会合，尽杀尼堪选出的二营兵。杀掉侵入那个山谷的尼堪领兵的大总兵官刘绽。察看地方，又发现在南面富察野外有尼堪、朝鲜步兵立营。大贝勒说："我兵都吃炒面，让马饮水"。兵吃面，马饮水。向步兵攻击时，尼堪步兵全把竹竿的长枪拿在手中，披覆以硬牛皮的木甲。朝鲜的步兵披着纸绵甲。尼堪、朝鲜二万步兵，在富察南野外排列层层枪炮，只管乱放，并不出战。前进到尼堪兵近处，大风忽转，反吹向明尼堪方向，放枪炮的烟，兵踏起的尘土，风吹起的尘埃全部压向尼堪兵，天昏地暗，在那烟尘的黑暗中进攻。射杀尼堪兵，烟尘消逝，那兵也杀光了。同在野外的步兵二万，瞬间里都杀死了。再观察时，看见在富勒

建昧芬的高丽峰上，有朝鲜一营的兵立营。重整兵进攻时，朝鲜兵看见我兵瞬间杀光山下的步兵，他们心中非常害怕。谈论说："再战还有何益处呢？我们战就得死，投降才能活命，投降吧！即使杀投降人，也可能不出血死去"。朝鲜兵把举着的纛放倒，藏起来，派遣一人持小旗来说："我朝鲜不愿参加这次战争，倭子曾进犯我朝鲜，占领我们土地、城郭。遇到这种忧患，尼堪兵曾援助我们朝鲜，为报答前情，而参加了战争。你们全杀了混合在尼堪中的我朝鲜兵；在我们这个营里的兵，全是朝鲜兵，仅有一尼堪游击官和他的随从兵。如果收养我们，我们逮捕那尼堪游击和他的随从兵交给你们。"于是大贝勒和诸弟、诸大臣商议："如果这样投降，就接受投降吗？不准投降就杀了吗？饶命收养比杀人名声好，与其杀不如受降收养"。接受他们投降时说："如果你们投降，领兵大将先来，如果大官不来，我们不信，就要进攻！"朝鲜的使者向朝鲜的官员报告，朝鲜的大都元帅说："今晚我率兵住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去，我兵不是将要作乱叛逃吗？副元帅今晚先去，会见大贝勒，在那里住宿。明早我率众兵投降。"朝鲜大官两人，全部逮捕在他们营中的尼堪，推滚到山下来时，尼堪的游击官自缢身死。翌后朝鲜的副元帅来降，会见了大贝勒，大贝勒以礼相见，设宴。第11天初五早晨，朝鲜的任都元帅职的大官姜弘立率兵五千人，下山来降，与大贝勒会见。大贝勒以礼相见，设宴，带去谒见汗，送往大城。大贝勒全部杀死入侵那山谷的五万（敌）兵，迫使朝鲜五千兵投降。汗听说投降的五千兵来了，亲自去大衙门坐下。初六，朝鲜兵五千人、大官两人，众小官叩头谒见。大贝勒在破敌处住宿三天，收集俘虏、马、甲、胄。在初七回到大城。初七夜，汗的城内，伊尔根二家起火。汗

说："即使漏雨，有些困难，也没有大事。一村起火，将剩下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城内有一家起火，将蔓延全村"。全部拆下房上的茅草。尼堪四路出兵，三路兵被杀。尼堪扬都堂听到后，追回由清河境侵入呼兰路的尼堪兵。这路兵退回时，监视呼兰路的哨探二十人，知道尼堪兵退却，站在顶山，于大军之后【原档残缺】将暖帽拴在弓上摇幌，尼堪兵十分狼狈而去。攻入尼堪兵后部，杀死四十余人，夺马五十匹。尼堪兵狼狈逃走，死了千余匹马。尼堪皇帝的马步兵总计二十七万中，分四路出兵，只有一路兵归还，三路兵都被杀了。留住的朝鲜官员，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

第九卷

天命四年（1619）三月至五月

（加圈点文学的档子）

○编纂法典成书的额尔德尼巴克什说："尼堪万历帝，戊午年（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从二月起聚集兵丁整顿军备，已未年二月，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兵，想要攻破诸申国的英明汗居住的城。不顾天指引的方向，自恃国大兵多、人众，违背天意而出兵。陷害诚正，无理恃强、谋杀善人，这正是违背天意。若非尼堪万历帝恶贯满盈，那么是不能仅用三天时间，就全歼二十七万兵。这是天以为大恶，才得如此下场。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公正善良之处甚多，故能连续三天追逐驰骋作战，乘马也不疲劳，领兵的诸贝勒、诸大臣也没有损失一人，这正是天助；与尼堪、朝鲜兵共二十七万兵战斗，杀死二十万兵时，诸申国英明汗的兵死的不足二百人。我兵去抚西路迎击，到一百六十里的界藩、萨尔辩攻破驻扎的兵，追杀三十里。当夜就住下警惕，夜间杀死逃出的兵。第二天早晨，追杀驻扎在斡珊穆、尚间崖及斐芬山顶的兵，遂回汗大城。向南方的瓦尔喀什路去时，疲劳的军马去嘉哈密林休息。在一百二十里处两军遭遇驰杀，经过休息的疲劳的马也恢复了。杀死了全部尼堪兵，朝鲜的残兵投降，带了回来。这都是天助的事。初二，从尚间崖来的二千兵，和二日后各自在后面行走的大贝勒兵，象约好一样相会的事例有吗？尽管从同一处约好分别

而行的兵，也不会那样会合！这都是天指引相会合。何以知道是天助的事呢？在开始的日子，杀界藩、萨尔辩二营兵，如果那夜不去截断道路，不知道斡珲野外，尚间崖、斐芬顶驻扎的三营兵的话；若第一天去迎击界藩的兵时，听到进南方的栋鄂的兵，和进呼兰路的兵，就不去了吗？如果为迎击那兵而返回，那么以后，听说从扎喀路又来兵，再想去什么地方，将是困难的。把一路进来的二道五营兵，两天都杀了。随后攻打在南方栋鄂路前来的兵又全杀了。如果不是天助，那样的事例能有吗？在每次战斗中，不误时机，处理完所有的事，身体获得休息后，收了兵才有别的事发生，这若不是天助能那样吗？谁听说有那样多的人，谁看见那样多的兵，人确实那样多。尼堪皇帝依靠他的兵杀不尽，死不完，前来进攻。一瞬间里，杀死了事，尽管人用力拼杀，也是办不到的。正是因为有天助，才有在瞬间里杀尽的可能。尼堪万历帝有许多罪恶，尼堪兵放的千万枪炮，都是漫天飞舞。尼堪射箭，砍刀，刺枪，都从旁闪过而落空。天神帮助英明汗的兵箭射，枪刺。天神帮助用腰刀砍杀，予以痛地杀伤！”

○在征讨尼堪的两年战争中，与八营的兵战斗时，汗的一门的弟弟铎弼贝勒没有率领旗兵赶到，免固山额真的职，没收按固山额真地位赏给的全部俘虏。在前天，其他的哨探发现尼堪的大军来了，名叫托木巴什的哨探不知道。第二天看到尼堪军，也不来我们的地方报告，仍在尼堪兵的后方停留。攻破那尼堪兵时，知道了那个托木巴什的哨探。说：“任命哨探，看到敌人来，就来报告，如果任命哨探不来报告消息，停留在敌的后方，任命你哨探有什么益处呢？”杀了哨探的额真名叫托木巴什的人。汗的一门的弟弟旺善在所

有的战斗中，靠谎言取得信任，自己并不出力作战，给旺善的阿哈、诸申全部没收。在汗的大城以西一百七十里处，杀界藩、萨尔浒、斡珲、尚间崖、斐芬的五营敌兵；随后去大城以南一百里处，杀在栋鄂路前进的兵后，英明汗笑着说："尼堪万历帝的兵四十七万人，我们的兵各个迎击歼灭。如果诸国听到，将认为我兵很多，如果说以相等的兵力歼灭，将认为我兵是强盛的，被诸国听到并不是坏事，总是好事"。与尼堪的兵同来的朝鲜兵五千人投降，将带来的朝鲜官员四人，通事一人，共计五人释放送回。在信上把对尼堪皇帝七大全恨写上，还添写小恨，以及我对尼堪作战的缘由。信中写道："从前，金汗、蒙古的汗降服三、四国，成为一统天下，那样干也未能长久于世，那个我是非常清楚的。我不是不明白，糊里糊涂地进行这个战争，因为尼堪对我怎么也不肯罢休，才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认为，在我的心中从最初就想与大国皇帝结仇，那么天受欺蒙吗？天为什么以我为是呢？对我方比对尼堪皇帝一方宽大吗？天以非为非，以是为是，判断是正确的。正是那样，天以我为是，以尼堪为非。你朝鲜兵援助尼堪侵犯我，我认为，朝鲜兵是不愿来的。不能对抗尼堪，为报答倭子事件的恩德而来的。从前，我们金大定帝时，朝鲜名叫赵位宠的太臣率四十余城来投。我们金大定帝说，在我们金国讨伐尼堪的赵徽宗，赵钦宗皇帝时，朝鲜王是不参与任何一方的正直国家，所以拒不接受而退还了。如果考虑及此，我们两国原来的关系是不坏的，活捉了率领你兵来的大小官员十人，考虑到你朝鲜王加以收留。你朝鲜王知道这个事的结果吧！在天下有各种各样的国，只是大国生存，小国都灭亡吗？我想那大国的尼堪皇帝，也同样在天的法度下生存。可是这个尼堪皇帝改变天的

法度，违天背理，诸国苦之。你朝鲜王为何不知道这事呢？听说，尼堪皇帝要派他的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们两国太甚。在你朝鲜王心中：‘我们两国原无仇恨，今天两国共议，仇视尼堪呢？’还是想：‘由于我一度与尼堪联合，就不能与尼堪背离呢’？想听你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派遣诸申二人，随同那五名朝鲜人去了。

○四月初三，军马瘦了，俘虏的马瘦了，要在青草地把马喂肥，边境的田要耕种，并在界藩筑城，驻兵戍守。汗亲自西行，指示筑城的地方，看见大破尼堪获得的甲象小一样地堆积了八处，命令进行分配。随后汗亲自去找没有田的空旷地方，以便饲养马匹。初八，从军中选出肥马一千匹。初九，兵入铁岭地方，到距铁岭城十五里处，掠夺奔驰，获得俘虏一千。在这兵入时，一个尼堪兵也没见到，一声炮也没听到。

○五月初五辰刻，汗去出坐衙门。在衙门西侧搭凉棚，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坐在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及朝鲜的二大官，六人坐在凳上。举行大宴。在那以前，贝勒们设宴，不坐凳子，而是坐在地上。

○二十八，去朝鲜的使者、朝鲜的官员一人，共十三人到了。看他们带来的信时，没有一句他们朝鲜王的话，没有一句好话，感谢宽恕捕获与尼堪来攻的大小官人，也没有一句涉及送还俘获的朝鲜人的话。今后怎样相处也没有一句实话。“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烨奉书给建州卫马法足下。我们两国边境接壤，尼堪国为皇帝，我们两国为大臣，已经二百年，一点微小怨恨也没有。今贵国与尼堪国仇杀，生民涂地，不仅我邻国不幸；四方都是敌人了，对贵国也不是好事！尼堪和我国如同父子，子怎能拒父之言呢？大义是不能抗拒的。那事已成过去，现今不再说了。由于送回郑应井等

四人来，在这里知道了事的原委。邻国还有不友好相处的道理吗？在送来的书中说：‘如果在我心中，最初就想和大国皇帝结仇，那么天会受欺蒙吗？’那样的心正是世世代代永享天眷的人的心呵！今后如果遵从大道而生，尼堪将会眷顾，善言不久将下达了。我们两国各守各境，复修旧好不好吗？”

○派遣穆哈连的一千兵，去收东方的虎尔哈部所有遗留的人。六月初八到达了，带来千户，男二十人，六千口。汗出城迎接，搭八个凉棚，摆二百桌，杀牛二十头，举行大宴。那时，在战争中被俘获的朝鲜二大官众小官，还有朝鲜派遣的官员，由于说：“想要观看迎接大兵”。汗说：“带去”，于是带去了。那天早晨，很早出来，朝鲜官员依次谒见；其次出征的诸大臣谒见，再其次新来户的各村诸大人依次谒见。随后设宴，长者、幼者、额真、阿哈、众子、女子们，肚子都吃饱了，喝足了才回去。带来的编户、俘虏都妥为处理后，第二天进城了。给来降的编户的第一等大人，人各十对、马各十匹、牛各十头、衣服各五件、暖帽、腰带、靴、鞍辔、撒袋、弓、箭。给第二等的人，人各五对、马各五匹、牛各五头、衣服各三件、暖帽、腰带、靴、撒袋。其他各户应用的东西都依次充足地给了。

第十卷

天命四年（1619）五月至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率领锦甲去的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率领红摆牙喇去的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众额真们：要认真考察你们的兵，在战斗中，尽力还是没有尽力？停留在远处，向后面走的人，负了伤也不算数；尽力破城的勇士，做事巧的，带兵有方的人，将这样的人上报诸贝勒。象旺善，莽萨喀、纳林布那样共谋作伪的人，不要推举。不要象察古纳那样把没有作战的人，谎报为作战的人。不要象察古纳那样，不公正地报告委任管辖的人，将你们亲戚，或你们别处相好的人，欺蒙上报。小事作伪，将定罪降职，大事作伪，将要杀身。你们是汗任命的人，如果不公正报告，在你们之下尽力的人，劳苦的人，还有何乐趣呢？和硕贝勒、众额真、固山额真！你们发觉不论是谁，不杀敌人，而在后面贪图财物时，就用给的四角尖斧砍死，用大礼披箭射。不仅是在前线要好好管辖，后方也要管好。”

○作为使者来的朝鲜官员问：“我作为使者来，已经很久了，还未谒见（汗），我将去，尚有什么话要说。”英明汗说：“尼堪万历帝毁坏了我们五路住的房屋，不准收获种的庄稼，并加以驱逐。我将亲自去察看那个地方，看过那里回来后，将送你回去。”初十，四万兵出发去攻取（开原）

城。出发的第三天，下起雨来，河水泛滥了。汗说："后退呢？还是前进呢？前进时机不利，河水泛滥，土地泥泞。因为泥泞难走，不能渡过渡口，怎么去呢？"于是说："希望水退、地干，先休息二天。可是逃人去报告我们的兵出发了，尼堪发觉就难办了。在此期间，派兵从抚西路去沈阳方向掠夺。去沈阳方向掠夺，将以为去袭击沈阳地方呢！"遂派出一百人，去沈阳地方奔驰掠夺，杀三十余人，活捉二十多人带来。前往开原去看河水能不能渡过的人回来报告："北面开原方向不下雨了，河水不涨了，地也不泥泞难走了"。随后起兵进入了边境。尚阳堡的人二次放炮，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放炮。十六的早晨，到开原城时，尼堪兵很少站在城上，从四个门出兵，站在城外。于是命令从城南向东面包围，立即下马，整好楯车，放在城边，破坏城墙，驱逐站在东门外的兵。将要攻入城门，尼堪关门，诸申兵争开城门。在那争夺的间隙时，破坏城南面的兵停止破坏，在后边的兵到达前，没在城墙搭梯子，就立刻越城墙进入城里了。站在开原城其他三门外的兵，因城内被占领，向外败走，所以被委派监视城门的红摆牙喇兵，迎击那败走的尼堪兵，没逃出城壕都被杀死。那个城主潘道员（吏）以前在尚间崖被杀了；暂时代替他的郑道员（吏）在城里，没应战就逃走了。在那城据守的马总兵官、副将、其他的小官，全部都杀了。从马上下来的尼堪兵，全部进入了高粱地。众兵发现进入城周围田中的尼堪兵，象打围一样围住都杀了。占领城池，汗亲自登上城南门楼上坐下了。城外的兵杀完，要收集我兵入城时，铁岭城的三千兵，以为开原城尚未陷落，因此来了。看见尼堪兵的尘埃，大贝勒率兵去迎击时，尼堪兵看到尘埃逃回去了。大贝勒的众兵没在后面（追赶）。仅二十人在尼堪三千兵的后尾追赶，砍倒四十余

人，杀死十余人便回来了。在开原城安营休息，命令："将俘虏、财宝、金、银、牛、马、骡、驴，集中城内各个达旦那里。送的少的牛录，不给俘虏。"住了三宿，俘虏、财宝，还没有送交完毕。用全部军马也驮不完。在那城里缴获的马、驴、骡都驮，牛车运载，还有剩余。夺取开原城的一宿后，被俘虏子、女的七个蒙古人叛变来了。第三天早上，五个蒙古人来到，那天中午名叫阿布图的大人率二百蒙古兵来了。阿布图想要来投时，对尼堪军的诸王说："我们的妻子被俘，还不进攻那边，哪有那样送还的道理？"尼堪军的诸王说："你们乘机进去、见机行事，不是能随便攻入之敌。"说后，喝烧酒、黄酒送行。阿布图伪为进攻，没有攻击就投降了。〔于十月六日将开原城破坏〕。住三宿处理俘虏，在边境没发现尼堪兵来。〔（由那里回来时，人民生活建筑的国家、城市，自开始以来，已经千世万年了）〕。破坏了世代久远生活的开原城。返回时，放火烧了房屋、衙门、楼、台。退出尼堪境，住二宿分俘虏，以功的大小赏给。汗说："破坏大城，财宝、牲畜、金、银，缎子、蟒缎、毛青布、翠兰布等物都充足地获得了。这样获得时，分给众人都公平地分到了吗？不让众人看到，偷取的事能没有吗？我们公正，天予嘉奖。所到之处都，得天助取胜。天嘉公正之处，我们领兵诸贝勒、诸大臣以下，身份低微的从仆徒步人以上，要以公正之心，都象众人一样地分取应得之份。二旗长者相互搜查长者的达旦、幼者各各搜查幼者的达旦。"各个搜查，发现汗的一门的弟古卦勒察，子汤古岱二贝勒、第一等的（管辖）众人的额真费英东扎尔固齐、第二等的固山额真博尔晋、梅勒额真什拉巴虾、五牛录额真图勒伸隐藏暗地拿去的金、银、缎、蟒缎、毛牛的角、毛青布、翠兰布、貂皮、

毛皮。报告后，汗说："你们率众兵去，有管辖众人之劳，凡是大臣每次用兵都多给赏赐！即使这样当众宣布赏给还不满足，你们要这样盗取是错误的。这些大臣们盗取的财物〔（已经搬入你们家中的，）〕应得的俘虏、财物，在众人前面宣布按大臣名位赏给的东西，都要令公正的大臣们取回"。使没有隐藏财物的公正诸大臣，及随从那公正的诸大臣的小人共同分，多分配给大臣，众小人按身份少分。由于这样赏赐，应得的诸大臣说："如果仅是我们取得这些财物是多的！希望诸贝勒选取好东西。如果说公正分给，诸贝勒取去，剩下的财物，我们再收取"。汗说："偷盗的财物，如果诸贝勒取去，那么偷盗的人并无悔恨，诸贝勒取去能有何悔恨。将偷盗的人的财物，给没盗的公正的诸大臣，偷盗的人将感到羞耻，悔恨。"（诸贝勒）一点没取，都给了公正的人，共同分取。小人盗取大物，刺耳、鼻。盗取次等物品者，射十骰头箭。盗取小物者，打脸十次。归还的兵未去大城，在界藩处筑城，建房居住。汗本人说："领兵的诸贝勒、诸大臣和众兵去界藩。军马都不渡浑河，在边境饲养。"说过后，诸贝勒、诸大臣共议，对汗说："我们想还自己的家，将军马带到家去，搭作凉棚，在凉的地方休息，用水洗，割好草喂，那么很快就肥了。还有兵回各家，可以修理兵器。"汗说："你们不明白，在这夏季六月的暑天中，我们已行军二十日，如果我们又回家，还须住二、三宿到家。从我们的城到那（东）边村，还得三、四宿才到家。在暑天走到这样远的地方，马何时能肥呢？我们自己将在界藩，都在这里饲养军马。使马快肥，在八月还将用兵。"就命令在界藩歇下来。接福晋们来了。福晋们向汗叩头谒见，为谒见礼摆设大宴。先修完了汗住的楼、房，院子还没修

好。随后修其他的诸贝勒、诸大臣的房，及身份低的众兵的房，当月全部修完了。在那里饲养军马。下达命令："马驮财物从西向家运，没有汗的印文乘马回家，守扎喀的关门的额真就要逮捕，审理治罪。"违背了这话，五牛录额真名叫昂古、锡喇纳的二大臣，各三匹马，驮着财物，入扎喀关。关门的额真希汉逮捕扣留，报告众人，众人审理，说："汗的法令，你们怎么违背呢？"定罪：将驮财物的马和财物一并没收，罚银各十五两。又有同样的小人驮很少的财物过关，也逮捕了，仅没收驮的财物。在那战争中，获得许多金、银、缎子、蟒缎。这些东西以外，众兵都平均分得。金、银仅有八家的诸贝勒获得，他人没有获得。赏给没有获得（金银）的诸大臣，第一等的（管辖）众人的额真诸大臣各银二百两、金二两，第二等的固山额真诸大臣各银百两、金二两，第三等的诸大臣各银三十两，第四等的诸大臣各银十五两，第五等的诸大臣各银十两，第六等的诸大臣各银五两，第七等的牛录额真各银三两，第八等的选的摆牙喇兵的小旗额真和牛录章京等银各二两。

○夺取开原城回家来时，从清河岭的地方派遣名叫莽格图的人，送给北方蒙古的喀尔喀五部诸贝勒的书信："曾听过去老人说：'从前八十万的尼堪，四十万的蒙古，水边的三万的诸申。'八十万的尼堪还不满足，欺侮我小国，要杀就杀。要夺就夺。今又离间叶赫金台石，布扬古和我的关系，想要夺去。和睦不和睦，是我们内部的事。我们国内不和睦发生战争时，尼堪为何帮助叶赫，为何使叶赫离我而夺去呢？我祈求天地，讨伐尼堪国。天地以我为是而眷顾今我想从南边讨伐。我讨伐时，喀尔喀的蒙古诸贝勒！你们也想要讨伐吗？如你们讨伐，你们蒙古兵和我们的兵，在尼堪的

境内相遇时，怎么办呢？相遇后谁有邪恶的人，贪得东西而杀人、夺乘马时，又怎么对待呢？尼堪和朝鲜两国语言不同，衣服、生活方式完全相同。蒙古、诸申两国语言不同，衣服，生活方式完全一样，两国的兵在尼堪境内相遇，如果杀人夺马，不是坏我们的名声吗？为此，你们要立一个坚守的誓言不？想听你们的回答。”

第十一卷

天命四年（1619）七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在七月初八发下的“应天命而生的英明汗指示：天佑我们，授以大业。恐怕失掉天一度授给的大业，作为国主的汗是敬重的，坚守大业为生。汗任命的诸大臣、（管辖）众人的额真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你们要敬重各自的义务，坚守法令，努力管辖。在这次战争中，开原的马都被盗乘，也有的人在归途中空赶着。有的人到家后还在赶着。他国法令不公平，不严明，天以为非，国内人心混乱！天眷我们，可是被任命管辖的人为何不详细查管呢？在我面前，各个人都严谨智勇；但在背后，认为汗不知道，而怀鬼胎。天任命的汗，并不迂阔。正是在汗背后，有怀鬼胎的人，象那鬼一样而被识破了。要怀公正之心，教导国人明白，牢记（法令）。无论是背釜、小锅的人、去伐木的人，如果善为教导，也会是明白的！你们众人判断我的话的是非。如果正确你们如何立誓？把誓言上告。（管辖）众人的额真以下到章京的人，这文书分发给各达旦额真们。如果我的话有错误，你们要规劝。誓言不要众人写的都一样。如果是（管辖）众人的额真各自想到之处，这就是誓言，要写在文书上。固山额真们也同样各自写上。其次的梅勒额真、五牛录额真、章京、村的领催也各自将各自的誓言写上。（管辖）众人的额真以下，村的领催以上，将誓书上呈给汗。汗看过记在档子上。以后你们变心犯罪，根据你们誓言审断。”

初八，汗发下的文书说：“在二十将各自的誓书是送给汗。”领兵的一等大臣以下，五牛录额真以上的誓言是：“要把汗下达的各种法令，牢记在心，并勤加传达。若不牢记诸贝勒、诸大臣的指示，不详查所管辖牛录的众人的善恶，诸贝勒、诸大臣发现过错，甘受降职处分。”章京、村的领催的誓言：“牛录额真下达诸贝勒、诸大臣的各种法令，不忘牛录额真下达的指示，不违背期限，准时达到。要派遣工作之处，由我们自己开始差我们的亲戚先去，先派，先干。如果违背这话弄虚作假，牛录额真发现过错，报告诸贝勒、诸大臣处死，也甘心情愿”。众人都立誓：“天嘉佑汗公正，我们都效仿汗的公正为生。在战斗中，如果进攻，将一心一意地进攻。知道的地方将要正确地报告。获得的俘虏都全送给众人。获得要一样，不得也一样，都公平地分取。如果违背这话，在别处隐藏任何小东西，天将以为非。就是处以死罪，也甘心情愿。”众人都立誓言。

〇在七月，在开原城子女被俘的千总职的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四官员及守堡戴一位，率二十余人逃来了。佟家的二伙约二十人逃来了。由于七、八伙从尼堪逃来，所以汗说：“尼堪没有叛逃他国的事例，知道天佑我们，恩养我们的国民，才来投奔我们的。我们要很好地收养来投的人。赐给来开原城投降的守备职的阿布图巴图鲁一百人、百头牛马、百只羊、五头骆驼、百两银、二十匹缎子，以及许多毛青布、翠兰布。给千总职的六官人各五十人、各五十头牛马、各五十只羊、各二头骆驼、各五十两银、各十匹缎子、毛青布、翠兰布。给守堡、百总职的各四十人、各四十头牛马、各四十头羊、各一头骆驼、各四十两银、各八匹缎子、毛青布、翠兰布。其次随从他们的僚友们，全照职

务，赐给妻、使役的人、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全都充足地给了。

○在二十五，去夺取铁岭城时，城外的小堡兵，一半有入城的时间，一半没有入城的时间，（被我兵）包围，从外切断败走了。搭梯子推楯车攻城北墙时，城内的兵发放枪炮，投石，射箭应战，并不出来。搭梯子破坏城的垛口，立即越过，夺取那城。英明汗亲自坐在城东南的山上，兵在城上各自应住的地方宿营休息，搜查城内外的敌人，都杀完了。俘虏收集完毕，汗亲自入城，在道员住的大衙门下马了。那一夜，兵披甲在城上值班，半数睡觉，半数警戒，敲铜锣巡逻。第二天很早在城下喂马，出城门照看马的从仆徒步人，被乘夜前来，伏在高粱地中的蒙古的宰赛贝勒的兵巴克、巴雅尔图、色本的兵，共一万余人射杀。知道这个，城内的兵出去查看时，不是尼堪兵，认出是蒙古兵。没有汗命令，怎么能立即进攻呢？如果不进攻，我们的人被杀。跟随去时，汗亲自出来说："为何不杀这兵呢？快杀。"大贝勒说："将来没有什么后悔的吗？"汗说："后悔什么呢？这个兵据说是宰赛的兵。宰赛夺取我们已给聘礼的叶赫的金台石贝勒的女儿。这是一。其次袭击我们名叫兀扎鲁村。这是二。还有我们派遣名叫和托的人，没一点罪，无故逮捕并系上铁锁，这个使者于逃出来时，在道上被尼堪杀了。这是三。那以后，我们不能忍受，与尼堪战争，（宰赛）和尼堪合谋，讨伐我们，多索赏赐，并对天地立誓。这是四。更对尼堪的通事说，如多给我赏，我若不讨伐满洲，天实鉴之。咔喳地砍活白牛的腰，从马上用他的手对天撒牛血。这是五。今又先杀我们的人。这是六。由于这个我们有何后悔的事呢？我们的兵赶快前进追杀。"随后，大贝勒率兵追杀渡过辽河，在那辽河里杀许多人。活捉了蒙古的

宰赛贝勒本人及其二子色特希尔、克实克图，扎鲁特部的巴克、色木兄弟，科尔沁的明安贝勒的儿子桑噶尔寨，共计六贝勒，还有与宰赛贝勒亲如自身的大人岱噶尔塔布囊，及十余大人等，全部一百五十人。击破那蒙古兵，俘获宰赛后，向城的方向返回时，看见尼堪兵分三路来的尘埃．过城向（敌）兵去迎击，尼堪兵没来到近处就返回了。在蒙古的宰赛被捕的日子，没有能谒见汗，送上铁岭城四街正中的楼上居住。第二天杀牛羊设酒宴，打鼓，吹喇叭、锁呐、法螺，叩头谒见汗。于是宰赛贝勒的乌胡齐虾门都问："英明汗及众诸贝勒都好吗？"在汗的右侧四贝勒答："我们的牵马的徒步十个小子等的头破了，其他皆好。你们的乘马和鞍子都好吗？"蒙古人感到耻辱谁也不回答。攻取铁岭城后，住三宿。处理俘虏后，兵回来了。回师那天，对宰赛贝勒的僚友名叫博罗齐的大人说："你们蒙古兵认清我们的人，首先杀了百人，夺取马千头。随后我们的兵击破你们的蒙古兵，杀了许多人，活捉你们赛本人，全部六贝勒一百余人，要去报告这个消息。"于是释放十人去送信。回到家那天，福晋们在富尔简阿拉岗迎接，叩头谒见汗。其次大贝勒率众贝勒叩头谒见福晋们。随后与宰赛贝勒一起被俘的蒙古诸贝勒叩头谒见福晋。谒见结束后，设大宴。

○在蒙古国的五部喀尔喀，宰赛兵多，牲畜多，国最富。恃其强盛，对诸国则多藐视、凌辱、掠杀、杀害，诸国的人象憎恨魔鬼一样憎恨宰赛。宰赛也不以为自己是人，好象是在天空高飞的大鸟一样，或者象野兽中的凶猛的虎一样生活。天以宰赛为非，所以他骑着从二万马群中选出的好马，被天拴住脚，不能跑掉。象在山野中生活的野虎一样的身体，也不能抵抗，在高粱地里下马，牵着二马辔的偏缰，被英明汗的微末甲兵二人逮捕了。英明汗说："我们收养宰

赛本人一次，率赛的兵全被我们杀了。他的国人、牧群、牲畜，恐怕他的蒙古的诸贝勒夺去。释放活捉的一百四十人送回去了。在夺取铁岭的战斗中，占领城池的第二天早晨，给在命令喂军马之前，并不与众商议就出城的人定罪。要回还的兵，出城时，在众兵还未出完前，一旗的梅勒额真名叫布哈大臣住宿的房，没有灭火就走了，房子起火，给布哈定罪，没收全部赏赐梅勒额真的东西。兵归还时，一旗的梅勒额真名叫彻尔格大臣的达旦名叫翁噶泰的人，病了没住宿在众兵的营里，在别处住宿了，给彻尔格定罪，没收全部赏给梅勒额真的东西。占领铁岭城的日子，派遣费英东扎尔固齐回家，去报告占领城的消息。那大臣在回家的道上，擅自将获得俘虏、牛、驴分给和他一起回去的兵、哨探的人、住在村的诸大人。听到这些，法官审断说："如果是汗本人可以。汗亲生的执政的诸贝勒，也没随便将众人公有的俘虏、财货给他人！你作为大臣，你的心高傲，随便地将众人的俘虏、财物给人，就应革去你大臣的职，并将攻取乌拉城以来，在每战中按大臣身份赏给的东西全部没收。"诸贝勒、诸大臣全都同意，向汗报告去，汗说："听说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得到的铁比金还贵。"在我没有僚友时，得到的大臣任用的僚友，今天怎么能斥退，不要革其大臣职务，仅定罪。他如果不顾汗给的大名，愿和小人交往，给小人财物，那么就使他披锦甲在前作战，率绵甲兵在前【原档残缺】〔乌拉〕战争以来赏给的东西要全部没收，那么在那里还剩什么呢？我的小孙女也要哭。因为他将在铁岭战争中获得的公共财物给人，所以在那战斗中作为大臣赏给的东西没收，分给同等的大臣，以及在下的法官"。收回给费英东的东西给了执法的诸大臣。

第十二卷

天命四年（1619）八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在八月十九，去夺取叶赫的兵出发了。二十一的夜，连夜天阴，滴滴答答地下了二、三次小雨，在丑刻晴了。那夜，叶赫的哨探去报告："半夜里敌来东城。"二十二的早晨，（我兵）到达，〔一齐将之包围，四贝勒驻守东城，汗亲自驻守西城，并对西城发动攻击。〕东城的人吹法螺，放弃外城，将子女们收集在内里的山城中，兵在城门外，吹法螺，呐喊起来。四贝勒留在那城，指挥围东城的兵。攻西城的我兵，日出时到达，西城的人半夜听到敌人来了，吹起法螺，外大城的兵将子女们收集在内里的山城中，兵在城门外吹法螺，呐喊。八旗的兵围城，分别破坏各自进入外城的地方，从那里将楯、梯子运入。在外城内捆帮梯子，整理楯完毕。通告各营："兵破坏城墙，捆帮梯子，整理楯辛苦了。休息！兵吃炒面。"随后（对敌兵）呼唤说："兵都吃炒面休息，在持楯进攻之前，城内的人可以投降。"城的人说："战斗吧！是同样的男子汉。我们也有手！战斗同样是死。"拒绝投降。持楯并列前进，到城下时，城内的兵在城头站板上射击。英明汗的兵在重甲上披绵甲，在胄上披大的厚棉暖帽，持楯走在前面，在有城的山下站立，选出披轻短甲善射的人，在后面射箭。在城站板上露

出身体射击的兵，都从城头站板上下来，隐藏在那内侧的城垛口背后。随后持楯向山上前进时，城内的兵射箭，投下大石头，滚下园木，向楯投火，不断的战斗。到城下放下楯，便用斧破坏用尼堪的砖修筑的城时，汗本人坐在叶赫西城的南山岗上观看。说："进攻城的南面和西面的四旗兵持楯去城近处迟缓，走近城下时，（城）内的人向楯投石、滚木，抛点着火的草束，我们的兵用水浇火。如果不那样恐怕烧着，要倒下来。"派遣以后，在城的总攻击中，派汗近身的虾们，依次传令各营，去查看谁的旗在先，谁的旗在后，去查看的人回来报告：北面的四旗人破坏在先。于是汗又派人说："北面的人先破城，不来向汗报告，不要先入，先入时治罪。全城破坏以后，各处的人都一齐进入。不那样一齐进入，仅一、二处的人破坏而入，会被城内的敌人杀伤。"又通知围城进攻的兵。北面的人向汗来报告，破城成功；并问："几个人并排登城才可以？"回答："二、三十人并排登城可以。"于是命令："如果那样，一齐入城。"听到汗命令后，攻破城处的人进去了。在北面我军入城时，城内的兵在城内一度混战后，败逃进各家的庭院。当包围攻杀进入各家的兵时，汗先差持小旗的人说不要杀，随后又派人举着汗的黄伞，说："不论兵的长幼，一个也不许杀。"因为汗这样的通知："中箭死的人就死了，逃入庭院的人都饶命。"所以不战而投降了。城主金台石贝勒率他的妻、子们登上他居住的高台的房。我们的兵站在下边说："下来投降，不投降就进攻。"金台石说："在修筑二层坚固的外城战斗中，因力不足而被夺取，在这台上我怎么能敌挡得住呢？在我眼睛看见我妹生的、你汗的儿子四贝勒，与他见面时，我将下来。"站在那台下领兵的额真、诸贝勒、诸大臣说："四

贝勒没来这城，我们的四贝勒（率）选的摆牙喇兵围住东城。汗亲自来攻此城，会见你的外甥，还有什么别的话？若投降就下来。不投降我们就进攻。”城主说：“我站在这个台上和你们作战，能敌几个人，我不战斗。听我妹的儿子四贝勒的一言，便下去。”将此言向汗报告，汗说：“如果那样，去东城带四贝勒来，去会见金台石贝勒。金台石如果下来就好，不下来就进攻。”带四贝勒来了，汗说：“听说你的舅父要听你的话，所以命你来，你去吧！如果下来就好，要不下来，我们的兵可以拆倒那台。”四贝勒去时，舅父说：“我不认识我外甥四贝勒。真假我怎么能知道呢？”四贝勒说：“与你们和好时，派来给你子德尔格勒台吉喂奶的老媪来，就可确认了。”那老媪来看。报告是真的，城主金台石说：“若是我的外甥四贝勒不错，听到你说收养的一善言，舅父我就下来。如果说不收养，要杀我怎么能下去呢？死就死在家中。”四贝勒说：“你这些年来，竭心力，苦国人，修筑坚固的外城，在天生的山上修筑的内城，这二道城被攻破了，仍然还在这台上，想要怎么办呢？你想诱骗敌人取胜，那个好人会照你的想法作战呢？你为什么说在我说一句收养时就下来呢？要我立不能进攻你的誓言吗？我来时，如果你下来，带到父汗那里会见。杀就死，收养就生。讨灭亲戚吗？杀死吃肉吗？饮血吗？为了和好派过使者二、三十次，我们攻打你们不胜才讲和的吗？派的使者，要杀就杀，要扣留就扣留，你今天死期至矣！如果想起你的这样罪恶，父汗也许杀你，如果不念你的罪恶，而念及外甥我也许收养。”这样说了十遍仍然不听。所以四贝勒说：“因为你说如果我来就下来，听你的话我来了。你要下来就赶快下来。我带去会见汗。如果不下来，我就走了。”金台石贝勒说：

“你暂时不要走，与我同样的大人阿尔塔什先去，会见你的父汗。阿尔塔什看汗的脸色，听到汗的话，回来时，我就下去。”送阿尔塔什去会见。汗发怒对阿尔塔什说：“阿尔塔什，你教唆我的妻兄等，怂恿尼堪发兵四十万，不是你是谁呢？想你这样的罪恶本应该杀你。今不计较你的罪恶，去带你的贝勒来，将免除你的死罪，即如此了结此事。”用骰头箭射了两次送回了。随后阿尔塔什在他的贝勒门前下马，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去，拉贝勒的手，带他下去”。随后到他的主人那里，又重新（对四贝勒）说：“听说我们的德尔格勒台吉负伤在他的家中，带他来，会见其子时，贝勒说就下来。”于是次贝勒带德尔格勒台吉来见。德尔格勒台吉对他的父亲说：“我们战斗则力不足，今在这台上怎么办呢？下来吧！杀就死，收养就生。”说了四五遍，父亲仍不下来，因此四贝勒带德尔格勒台吉回去要杀，逮捕捆绑，德尔格勒说：“活了三十六岁，今天是死期吗？不要捆绑就杀吧！”四贝勒把德尔格勒拘留在他的家中，将他的话全部报告给汗。汗说：“子劝父下，不听是父亲的罪恶，父的罪恶应杀父。即然子从父那里离开，不要杀离开的儿子。”于是四贝勒带德尔格勒来，叩头渴见汗。汗爱怜德尔格勒，将自己吃的饭给四贝勒说：“和你的兄德尔格勒一起吃。你要爱护收养你的兄。”知道金台石见贝勒不下来，福晋带着小儿子们，从台上的家跑下来了。随后金台石贝勒手执弓箭，在一起的僚友们又披上甲胄，汗的兵又披绵甲，用斧、镢头破台时，他在他的家点了火。这样放火，认为可能本身要死，故破坏台的兵退还了。他放的火烧完房后，他本人被火烧伤下来了。汗说即使救了不死，成为残疾的人，有何用呢？把金台石用绳绞杀了。东城知道攻破西城，兵已进

入了。布扬古、布尔杭古兄弟都丧失斗志，派人来说："现今我们再战，又能怎么样呢？想要投降"。大贝勒说："最初劝投降，你们不投降。我们来了，还能放你们走吗？在你们当中一人是我妻兄，一人是我的妹夫，所以怜惜你们，想使你们活下去，才叫你们投降的！如果你们作战，就将死在我们微末的应差人的手里。如果投降，你们本人活命。你们真要投降，你们兄弟亲自来，因为是男子怕被杀吗？让你的母亲；我的岳母来，不杀女人"。于是兄弟又派人说："我们将要投降，你立一誓言，让我去到我城、我村居住。"大贝勒发怒说："你们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夺取了一城，就不能攻下你的城，让你仍住在你的城里，而离去吗？你赶快投降，若不投降，夺取了西城，汗就来攻取。进攻你们就得死！"因此东城的布扬古、布尔杭古二贝勒送出他的母亲，大贝勒与岳母福晋行抱见礼，岳母说："你不说一句保证的话，我二子不信，害怕（杀死）。"因此大贝勒用小刀搅烧酒，说："你们投降再杀死就是我的罪恶，可是如果让我这样说，喝了烧酒后，不投降这是你的罪恶。就立刻攻杀你。"说后喝了烧酒。叶赫的布扬古，布尔杭古二贝勒也喝了烧酒。随后兄弟出城来会见了大贝勒。又说去谒见汗，却一言不答，在站的地方不动，大贝勒拉他妻兄布扬古贝勒的马缰走，说："不是男子汉，是女人吗？一次保证后，还为什么这样立着呢？"带去渴见汗时，布扬古贝勒两腿直立不跪，只一腿跪，脱暖帽站着不叩头。汗亲手用金盃给烧酒，直立不跪，一腿横跪，不喝烧酒，仅放近咀边，站着不叩头。汗对大贝勒说："阿哥、送你的妻兄去他的东城。"在那天夜里，汗在心中思念，不念布扬古从前的许多罪恶，要免其杀身之罪，一点也不感谢，这样将仍为仇敌，连跪下叩头都犹豫的

人怎样能收养呢？在第二天早晨用绳绞杀兄布扬古。念及他们的罪恶，罪该万死，又想到儿子大贝勒，给弟布尔杭古贝勒加以恩养，给了妻兄大贝勒。曾经与叶赫的诸贝勒和睦修好，子女互相嫁娶，结两重亲戚。在那基础上更立誓言相处。先后派遣了男女二十余回。要那样和睦相处而派遣的人，或被杀害或被扣留。认为征伐他的的国不能取胜，不能攻取而要讲和才派遣使者来。派二、三十次使者也不和好。将收下聘礼的女子给了蒙古，向尼堪皇帝请求援兵，将女儿给蒙古的察哈尔汗结亲。若念及此时，叶赫的诸贝勒，不论长幼连一个人也不应收养。可是这一点没动摇汗的宽大之心。所以不念叶赫贝勒从前的罪恶，把诸贝勒、诸大臣全都收养，叶赫两城的诸贝勒，不论长幼全部收了。不论叶赫国中的善人、恶人，都一家不动。父子、兄弟不分，亲戚不离，原封不动地带来了。不动女人穿着的衣襟，不夺男子带的弓箭，各家的财物，器具等东西，由各主收拾保存。叶赫的诸贝勒在国中四世相传的为汗的治统，由于金台石贝勒父子，布扬古贝勒的兄弟过于依恃语言不同的尼堪皇帝和蒙古的汗，任意而行，败坏了治统。

第十三卷

天命四年（1619）八月至十二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灭叶赫时，有人带三百牧群去科尔沁，科尔沁明安贝勒的三个儿子相遇，他们夺去分了。听到以后，两次派遣使者去说："我们不是敌人，你为何夺取我们灭的国的牧群，要还回来。"两次派遣使者，也不给。第三次派遣使者去时，还了一百六十牧群，剩下的一百四十牧群不还。从尼堪国东，至东海，从朝鲜国以北，从蒙古国以南的诸申语言的国，在那年都征服了。

○送给蒙古的书信说："你们蒙古人，不要侵入东面叶赫地方。如果你们侵入我们占领的地方，取走那里的粮食，那样做是故意给我们造成没有粮食吃的困苦。我养活那些田粮的主人吃什么呢？直到春天，是运这占领的地方的粮食吃的。哪个善心的诸贝勒，如果考虑到我这个亲戚，共讨尼堪国，就赶你们的肥马来。为给你们兵吃的牲畜赶来。现在我们十人吃一人份的粮食，十匹马吃一匹马的马料。在我们人马没有吃的东西时，你们来的兵、马吃什么呢？等种一年田，收获粮食后，去请你们前来取吧！"

○〔(吸取叶赫二城，带回招降的国人时)〕。出征叶赫以后，蒙古国五部的喀尔喀诸贝勒的使者恩格德尔额驸来到，住在（汗）家里，听到带来了获得的所有叶赫的国人，恩格德

尔额驸率诸贝勒的使者，去迎接汗。在名叫谙巴城的地方谒见了。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到界藩城那一天，汗的众福晋们，在界藩河的南岸迎接，叩头谒见了汗。大贝勒率领诸贝勒叩头谒见福晋们。在那以后，叶赫东城的布尔杭古贝勒，西城的德尔格勒贝勒为首，率众小贝勒们、诸大臣叩头谒见了汗的福晋们，为谒见礼，摆设大宴。

○蒙古国喀尔喀的五部诸贝勒的使者来说："若论宰赛本身过错，汗就将他杀了；因念我们的喀尔喀的五部诸贝勒，免死收养，这在那里有呢？尼堪若逮扑宰赛，肯定杀了他，将人头拿去！他能活当然是好事！对于那个我们没有任何说的。只听汗的意见。"九月初五予以答复，交给喀尔喀五部诸贝勒的使者的信说："我们住在山谷背面为生，对八十万的尼堪、四十万的蒙古，一个小指甲那了样的罪也不犯，你们的这宰赛夺取在以前我儿子去叶赫给聘礼的金台石贝勒的女儿。这是一。袭击我名叫兀扎鲁的村，把人带去了。这是二。我们派遣名叫和托的使者，一点罪也没有无故杀了。这是三。又与尼堪共谋同议，在以前一度对天立誓：'若给我增加赏赐，我将讨伐你的敌国'。还在尼堪的通事面前说：'你们尼堪多给我赏赐，我帮助你们讨伐满洲。天实鉴之'。砍活白牛的腰，从马上用手向天撒那牛的血。这是四。尼堪，朝鲜两国，即使语言不同，头发、衣袖是同样的，那两国象是一国。我们两国的语言不同，但衣服，各种生活习惯皆同，象一国一样。听说想杀那象一国的我国人，把骨头送尼堪，换取尼堪人的金银，这个宰赛和生活习惯非常不同的尼堪国立誓。我曾想怎样才能报这仇。我获得铁岭城的第二天早晨，兵出去以前，宰赛兵来杀我争先出去喂马的百人，夺去马千匹。宰赛在以前使我世世代代愤恨，又来铁岭杀了从衣服、暖帽、头、身体一看就

认出是诸申的人。我出兵报仇时，天将宰赛给了我，捕获了使我世世代代愤恨的宰赛，想要杀掉，但考虑你们喀尔喀的卓礼克图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我便这样拘留了。你们五部的喀尔喀诸贝勒要知道这事的本末。还有你们讨伐尼堪，作为大国的尼堪国会亡了吗？不讨伐别的地方，为什么无故侵犯我堆积的甲，聚集的粮食等等东西呢？知罪为何又犯呢？”把这些话写了书信送去。〔（此书送去以后，未闻如何），〕。听说扎鲁特部的伊尔根来叶赫，抢走粮食，杀居留的人，或是带去。派二千兵随从莽古尔泰贝勒、岳托贝勒、达尔汉虾去，全部带回叶赫余留的人。获悉扎鲁特部的锺嫩、桑噶尔寨二贝勒的伊尔根，又来叶赫地方杀人，抢走粮食。遂加以驱逐，夺取人一百三十名，马四十七匹，牛三百五十头，骆驼一头。将一百人责打后释放，逮捕三十人带来，系上铁锁拘留起来了。

○十月二十二，以喀尔喀的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诸贝勒送来的书信说：“昆都仑庚寅（英明汗），宰赛对你数次犯罪，确实是过错，你汗知道此事。最初说要共议讨伐尼堪国是正确的。征伐要直到山海关，佛、天鉴察不遵守这誓言的人。若要和尼堪和好，我们要商议一致和好。若尼堪多给你财物，给我们的东西少，你们不要。若多给我，给你们东西少，我们不要。如果信守这誓言，被远近的人听到，对我们的名声将是好的。”这样写的书信送来时，听说那使者和蒙古察哈尔汗叫康喀勒、拜瑚的使者一起来了。给二处的使者送去牛二头、烧酒二瓶，迎接来了。察哈尔的使者送来的书信说：“四十万蒙古国的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诸申主昆都仑庚寅（英明）汗平安无恙吗？尼堪国是我们两国共同的仇敌。从（戊）午年到（己）未年，我听到尼堪国被你困扰。这（己）未年的夏季，我曾

亲自去招谕广宁城降服并纳贡。现今你出兵广宁城时，我将阻止你。我二人没有战争，我降服的国被你攻取，我的名声将怎样？如果不听我这话，正如你说的，天鉴我们二人的是非，在以前我们的使者往来时，你的使者去报告说，我轻慢而造成不和睦，使者往来停止了。如果我这话是正确的，你可派遣先前派的使者来”。看了这封书信，诸贝勒、诸大臣大怒，半数人要杀来的使者，还有半数人主张不杀，削其耳鼻送回去。汗说：“你们发怒是正确的，我也愤怒。与来的使者无关，讲恶言是派遣的主的罪恶。这使者暂时不遣回，长期拘留。在遣去时，对他的恶言，我们也以恶言相报”。（使者）住下了。

○与喀尔喀的五部诸贝勒同议两国共处之道的誓词。十一月朔派额克星额、绰瑚尔、雅希禅、库尔禅、希福五大臣送去书信说：“五部喀尔喀诸贝勒、昆都仑庚寅（英明）汗的十部的贝勒，天地眷顾我们两国，同议共处之道，使之和好，我们两国对天立誓。昆都仑庚寅（英明）汗的十部的执政的诸贝勒，喀尔喀五部的执政的诸贝勒，两国共行大道。在己未年十二月，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放上一碗烧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白骨，以忠诚之言对天地立誓。我们两国共议讨伐原来仇敌尼堪国。无论何时，与尼堪国和好，要通知共同议和。如果违背对天地立的誓言，昆都仑庚寅（英明）汗先与尼堪国议和，不和五部的喀尔喀共议，尼堪国想要破坏我们两国的协议，暗地里派人到我们执政的十贝勒那里来离间时，又不如实地通知五部的喀尔喀，天地谴之。我们十部的执政的诸贝勒一定损寿短命。象这血一样出血，象这土一样被土埋葬，象这骨一样暴骨而亡。若尼堪国想与五部的喀尔喀和好，暗地派人离间去时，

若不如实通知我们，喀尔喀的诸贝勒都棱洪巴图鲁、奥巴代青，额森台吉、巴拜台吉，阿硕特金、莽古尔泰、额布格德依皇台吉、乌巴什台吉都棱、古尔布什、岱达尔汉，莽古尔泰代青，毕登图、叶尔登、绰瑚尔、达尔汉巴图鲁、恩格德尔、桑噶尔寨、布塔齐都棱、桑噶尔寨、巴雅尔图、多尔济、内齐汗、魏徵、兀尔哲依图、布尔哈图、额滕、额尔济格，五部喀尔喀执政诸贝勒，将损寿短命，象这血一样出血，象这土一样被埋葬，象这骨一样暴骨而亡。若我们两国信守对天地立的誓言共处，天在眷顾，喝了这烧酒，吃了肉，我们两国执政诸贝勒，将增寿长命。愿子孙百世万年，两国象一国一样，过着太平生活。这大概是天命吧！昆都仑庚寅（英明）汗，五部的诸贝勒，我们两国共议，对天地叩头跪拜立誓。那五部的喀尔喀使者来时，扎鲁特地方三十贝勒，为与宰赛一起被获的巴克、色本二贝勒送来马三十匹，骆驼三头。英明汗说："我们不需要财物、牲畜。认为至死诚信，至死坚定，才是必要的。因为知道了你们忠实的心，所以不收财物，牲畜，仍旧送还。如果说要怎么做才能表明诚意，你们扎鲁特诸贝勒若讨伐尼堪，那就立见诚信了。你们蒙古诸贝勒与语言不同的尼堪国共议讨伐我，对天地立誓，天以为非，使我们俘获你们蒙古诸贝勒。是天命俘获诸贝勒。我在确知你的诚信以前，不能释放。俘获的巴克、色本久留可怜。巴克、色本的儿子各一人来代替留住时，巴克、色本中的一人可先去。去的人回来后，另一人再去。一个替一个去。"说完就送走了。去与蒙古的五部喀尔喀诸贝勒立誓时，送回了和宰赛贝勒一起被俘的儿子克实克图，那时给克实克图换上貂皮里和镶有貂皮边的闪缎倭缎面的皮袄，猞猁狲的皮端罩，暖帽、腰带、靴、布衫、裤、备好鞍辔的

马。送走时，汗说："如果我们两国共议讨尼堪，得到广宁地方，在那时我将考虑宰赛该怎么办？在得到广宁以前，宰赛的两子替换，一人可以去看管在彼处的家、牲畜、国人，一人可以在这里侍候父亲。二子一人去一人来，先后行走。如果一子不去，在彼处的国人恐怕被兄弟欺凌夺去"。说完就送回了。那使者去时，扣留了扎鲁特的诸贝勒派遣来的五人，没让回去。为此送去的书信说："锺嫩、桑噶尔寨你们的国人来伐叶赫地方，抢运粮食，在叶赫的人杀了一半，带去一半。我们的兵知道了，捕获一百三十人，我释放了那一百人，为遵守和睦相处之道，四次派人送信，不听。你们蒙古人又这样地悖道轻我，在开原城集积放的甲，以及其他东西，全都抢去了。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本人艰苦，我兵死战攻破开原、铁岭、叶赫的地方的粮食、人、马、牛等所有的东西，你们蒙古人为何都抢去呢？我攻破城时，你们蒙古人和我一起攻破的吗？那里的田地，你们蒙古人共同耕种了吗？你们蒙古国是养牲畜，吃肉衣皮为生的。我们国是种田吃粮为生的。我们两国不是一国，是语言不同的国家。你们蒙古人这样悖道犯罪的行为，你们诸贝勒知道吗？如果知道就来说知道，如果不知道，怎么惩罚破坏友好之道的人呢？诸贝勒你们要知道。我们曾四次派人送书信，说和睦相处之道，不听。为什么破坏你们蒙古人说的友好之道呢？反对友好之道，爱好敌对之道吗？你们二贝勒的国人抢去的粮千斛，要还一千斛。如果抢去的粮都吃完了，送羊千只，牛百头代替粮千斛。如果这样送来了，我以前释放了一百人，剩下的三十人，也将释放回去。还要把叶赫逃走的人、马、牛全部送回来。你们从叶赫带去的人、马、牛都要查出送来。你们杀了的人都要立牌位。扎鲁特地方的诸贝勒！（立誓：）

‘你们来 我们 这里 的人，马、牛，我们带来的人、马、牛都还回去，替被杀的人立牌位，尽管隐匿一人，马一头、牛一头，如果不还，天地鉴之’。诸贝勒自己立誓时，相信你们，依照旧例结成亲戚而去。如果查出你们带去的人、马、牛未还，杀了的人不立牌位，不信守说过的话，怎么能相信你们，派遣使者呢？”写好书信送去。五部的喀尔喀的诸贝勒，都从各自住的地方集合一处，住十宿共议说：“从叶赫逃来人、马、牛，将全部送还。两国象一国一样地相处。”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名叫孤树的冈干塞忒勒黑处，英明汗送去的书信，一句也不违背地接受了。绰瑚尔、雅希禅、希福、库尔禅他们用手写了誓词，对天地杀白马，黑牛，烧了誓词，立誓。〔（此处重录前项誓词）〕立誓时，扎鲁特地方的锺嫩贝勒，因远处没去。在那立誓时，蒙古人缺乏粮食，几次到开原，铁岭夺取粮食。抢去的人抢去了，被捕的人被捕了。七、八次共夺走牲畜一千余头。

○十二月，扎鲁特国的色本的子昂阿台吉来了。

第十四卷

天命五年（1620）正月至三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庚申年（天命五年，1620）正月初三，去和五部喀尔喀的诸贝勒立誓的使者归来了。第二天早晨，前去逮捕从蒙古的布塔齐贝勒那里逃来的一人，交给了恩格德尔台吉、魏宰桑、巴阳噶众使者。

○同月，扎鲁特地方的卓齐特扣肯的使者来，说："我在知我们国人装了十车叶赫的粮运回去了。作为补偿送来了拴十辆车的牛，今后我再调查，如果还有运粮来的人，还是这样地计车送牛来。还有从叶赫逃去的十人，天暖和后送噶来。现在这样寒冷时，要送来都将冻死。因此之故，没有送给，如果不信我，我可立誓"。因此让他在喀尔喀的洪巴图鲁贝勒的使者魏宰桑，巴林的额布格德依贝勒的使者巴阳噶前面重说一遍，接受带来的牛十头，释放了扣留的劳萨虾，送回。内齐汗的使者来说："我们贝勒去立誓的地方，在众人前【原档残缺】人，〔有叶赫〕二百五十人逃来了，我全都加以扣留。天暖和后都送来'。对你们的使者说了。若以有隐匿而不信，我可立誓。"同样让魏宰桑，巴阳噶听取那使者的话。释放了俘获扣留的察哈尔的名叫乌巴什、海色的二人。

○同月，名叫瓦吉马的哨探额真，去哨探的地方，取下乘马的鞍放马，汗本人知道了，说："你们是哨探，众国人全

都依靠你们哨探。你们哨探的马闲放，发现了敌人时，你怎么牵到那马呢？你若不能知道敌人侵入，你自己将被捕。你自己被敌人逮捕，众国人怎么能知道。杀了名叫瓦吉马的哨探额真。阿尔布哈、萨木哈、图巴、哲尔德四哨探的人一起注意偷袭尼堪，夺获马、驴、剥夺尼堪的衣服，回来时，大约一百尼堪兵举二纛追来了。哨探额真哲尔德为首回头冲进那兵，尼堪兵应战；那二十余哨探射击前进，百人的尼堪兵动摇逃走，杀五人回来，没有向诸贝勒报告这事。他们分获得的衣服，杀食获得的马、驴吃。因为其他的人告发，汗知道了，说："即便杀了一百人的尼堪兵。如果一、二人被捕，我心中愤恨！将辱我名声，没有命令，擅自行动，是一（罪）。偷偷地吃的事，是二罪。这二个罪众执法的人要审理"。审后，判为首去的名叫阿尔布哈的哨探额真为死罪，但论功，免死罪。鞭一百五十。名叫萨木哈、图巴的二哨探额真各鞭一百，降职调换。论哲尔德从后袭杀尼堪的兵功，免罪。论小哨探的功，一功免十鞭，二功免二十鞭，没有功的人，鞭八十。

○正月十七，送给察哈尔汗的复信说："察哈尔汗，在你送来的书信中，写有'四十万的蒙古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送书给水滨三万的诸申主昆都仑庚寅（英明）汗。为什么你以四十万蒙古之众傲视我呢？据我所闻，尼堪攻取大都城时，四十万的蒙古人都被俘，仅有六万逃生。那六万的蒙古人也并不属你的，属于鄂尔多斯一万，十二土默特一万，阿索特、雍谢布一万，这右翼三万与你没（隶属）关系，是按他们的意志自由行动的国人。即左翼三万之众全是你的吗 三万国人也不足，自称四十万，以昔日陈言，鄙视我国人少，仅有三万人，天地不知道吗？（我国）没有像你的国人四十万之众，

也没有像你一样的勇敢。我国人少，我自己是敬谨小心，天地嘉佑。哈达国、辉发国、乌拉国、叶赫国、抚西、清河堡、开原、铁岭八大地方，天地赐给了我。你还说：‘你不能征伐讨我取贡赋的广宁地方。如果你征伐，我将阻止’。你我二人如果敌对，你这样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两人本没有交恶，怎么为了异姓的尼堪国的广宁城，就欺悔天地眷顾的汗。就口出恶言呢？为什么与天抗拒悖理而生呢？我以诚实公正之心行事，天地嘉佑给我幸福、勇力。你们没听到吗？你怎么能阻止我呢！你自己去广宁就获得微薄财物，是怕你大张征伐，拆毁城郭才给的吗？还是以亲戚情谊给你的呢？若以情谊给你，你为什么要接受那点财物呢？你若收取被夺去的大都城的三十万的蒙古国人，你讲这话才是正确的。在我讨伐尼堪国之前，有一次你巴图鲁成吉思汗进攻，骆驼驮的甲胄等物品，全部丢掉，空身逃走了。那以后，还有一次进攻，革根代贝勒的虾被杀于水中，十余人被捕，一无所获空手而回。你自己两次出兵尼堪国，你获得了大量的俘虏呢？毁坏的有名的大城呢？攻破哪处的大军呢？尼堪国何时给你这样多的赏赐呢？我征伐尼堪时，杀其男子，留其妇女、儿童，惧怕我的威力。尼堪不是为诱骗你才给的财物吗？尼堪和朝鲜语言即使不同，衣服、头发同样，两国如同一国一样的相处。我们两国即使语言不同，衣服、头发同样，你们若是真正地有见识的人，就来信说：“汗兄征伐昔日的仇敌尼堪时，承天眷顾，攻破城郭，攻破大军。与天地嘉佑的汗兄同议，讨我们的仇敌尼堪国”。这样的书信是好的。你不向天地祈福，不务大名，贪得财物，为贪得有限之财，欺侮原无纠纷，语言不同国的汗，你激起怨恨，天地不知道吗？”〔（不要写这一样）〕。

○喀尔喀五部诸贝勒立誓时，因为锺嫩贝勒没有能来，没有立誓，才又派遣使者，于二月二十九日，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照众诸贝勒立誓之例之誓。

○巴约特地方的索宁台吉的那一人乘牛逃来，迎去逮捕，给与恩格德尔额驸。

○扎鲁特地方的宰桑扣肯的一人骑马逃来，迎去逮捕，给与巴克贝勒本人。这两个逃人都是立誓以后来的。恐怕违背誓言，所以还给他们。

○二月，释放宰赛的子色特希尔台吉，让他上蟒缎的无扇肩朝衣、布衫、裤、靴、暖帽、腰带，乘汗备有鞍辔的马去了。

○三月朔日，释放色本贝勒，色本贝勒写的誓词是："我们巴克，色本兄弟，原来与汗并无纷争，与有罪的宰赛一起来攻，被汗俘获了。汗父把我色本爱之如子，衣食恩养，释放我色本。若不报答汗父收养之恩，像乌拉的布占泰那样邪恶，天地鉴之，罪折阳寿，短命而死。若不断地向恩养（我）的汗父报恩，天地嘉佑，（本人）寿长，子孙后代安乐。"对天烧了写的誓词。赠给色本蟒缎无扇肩朝衣，猞猁猻的皮端罩、布衫、裤、有雕刻带板的腰带、靴、暖帽、佩有雕刻鞍辔的马，送走了。

○〔三月初三，尼堪万历皇帝死了。（不要写这一段）。初五，（凡是生活艰苦的披甲人，不要去驻防、差遣）。〕初五，命令："在费阿拉的城，驻三千甲。在牛勒门，新栋鄂、呼兰三路驻一千甲。还有二万甲，在初八到甲藩城"。

○初八，申刻，左翼总兵管第一等大臣费英东死了。费英东是天命为英明汗生的大臣。死的那天，象打鼓一样的雷电交加，雨雹并下，停止没多久就死了。大概是天神迎接去

了。英明汗曾经在神祇前立誓，所有亲戚的丧事都不参加。那大臣死时，他说亲自去，诸贝勒、福晋们劝阻说："你是立誓不去参加这样的丧事，如果要去恐有忌讳。"汗说："我知道。如同我自己一样共同生活的诸大臣，已有一、二人开始死去，那么我也不能长久了。"不听劝阻去了，高声大哭到半夜才回家。

〔（初十日卯刻时起行，于午时达到，当时即命人采集石条）〕〔于初十卯时起行，于午时达到德里斡赫，当日即命采集石条〕。(于十五日开始建造温德亨城。并命石匠张三于十六日开始建造扎克丹城。十七日开始建造德里斡赫城。

二十二日，汗的哨探发现了尼堪的哨探，前来报告汗后，汗走近都喀阿拉查看：看见确实有兵前来。因而命令四城的兵，都埋伏在扎克丹山谷。再加侦察，不是大兵，遂命返回各处。委派右翼四旗的兵负责建成扎克丹城。委派左翼四旗的兵负责建成德里斡赫城。二十四日，汗亲率巴雅喇兵回去。二十五日，扎克丹城，德里斡赫城都建造成了。命达尔汉侍卫率兵六十前去建造扎库木城，当日即采集石条，次日开始建造，于第四日建成，返回界藩。）〕

○初十，汗率领八旗的兵，沿尼堪的旧境，在尚间崖、扎克丹、德立斡赫、温德恩四处修筑四城，在六天以内完成了。

在汗院内，有近身使唤的一个名叫钦太的女人，和一个名叫纳扎的女人殴斗，纳扎大骂钦太说："淫妇，与隆库通奸。"钦太对纳扎说："我在何处与隆库通奸呢？通奸给了什么东西呢？正是你与达海巴克什通奸，不是给了二大疋翠兰布吗？汗的小妻代因扎听到此事，在三月二十五向汗报告了。听到此言，汗在众人面前审理，那纳扎曾请福晋，将兰

色的翠兰布二疋给达海是实。汗对福晋说："你给并不可惜。当初禁令说：'所有的福晋不请示汗给其他女人一度布、一块缎子，将被诬为为欺骗丈夫买药。如果给男人时，被诬为已倾心那个男子。如果那样被人诬陷，那诬告者是有理的。不要把任何东西给任何人'。你破坏这项禁令，给达海两疋兰色的翠兰布，你还有什么善良之心呢？拟罪达海和纳扎皆死。汗考虑后，论男女罪皆当死，若杀那男人，象他那样懂汉文通汉语的人就没有了，杀了纳扎，把达海用铁锁栓在木头墩上拘留了。

○代因扎还对汗说："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话要说。"（汗说）"什么话？"（那女子报告说：）"大福晋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吃了。给四贝勒送饭一次，四贝勒收下没有吃。另外大福晋一天就二、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大概有什么共同商议的事吧？大福晋本人有二、三次黑夜出院去。"闻知此事，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莽阿图四大臣去问大贝勒和四贝勒，四贝勒没吃送去的饭是实，大贝勒接收二次送的饭吃了也是实。另外告发的各种事都是实，因此汗说："我曾说过：'我本人死后，想把我的的小儿子们和大福晋给大阿哥优厚收养'。因有此话，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却无故一日二、三次派人去"。诸贝勒、诸大臣汇集在汗家宴会，聚集议事时，大福晋用金饰、东珠打扮己身，眼望大贝勒行走。诸贝勒、诸大臣都得这不对头。要向汗报告，因为惧怕大贝勒、大福晋，没取报告。汗听了这些话，不愿加罪儿子。（汗）说："大福晋偷盗许多缎子、蟒缎、金、银、财物，隐藏了"。拟罪。命："把匿藏财物的器具，皆倒空了检查。"要去界藩山上的家倒空匿藏财物器具，大福晋害怕，

若被汗检查出许多财物时，那么汗认为是大过。于是送往各处各家隐藏。用绸布单包裹的三包财物，送到了达尔汉虾的山上家中。回汗家后，大福晋派去取送到达尔汉虾山上家的财物的人，错误地没到山上的家去取，到（达尔汉）本人住在西面的家去取，达尔汉虾和派去的人一起到汗处说："我自己知道福晋隐藏财物的事，我哪有接受的道理呢？"汗本来不知道大福晋暗地里派人想取回送去隐藏的财物，现知道（大福晋）派的人错误地到达尔汉虾本人住的地方。于是派人去查看山上的家，（大福晋）送财物一事属实，杀了收下的女婢（阿哈），随后又调查。蒙古福晋告发："（大福晋）在阿济格阿哥家中的两个柜里藏了三百疋缎子。大福晋非常担心，恐怕火烧掉，或丢在水中。可惜这缎子"。听到此言，去阿济格阿哥家中检查，查出三百疋缎子带回来了。去大福晋的母亲家检查，查出用暖木面子的大匣子盛的银带回来了。于是大福晋也告发："在蒙古福晋那里有一捧东珠"。派人到蒙古福晋那里去，蒙古福晋告诉说："大福晋交给收藏的。"还听说："大福晋作女齐肩朝衣给总兵官的巴笃礼二妻穿了，还给了一整匹的细织的石青素倭缎。给参将职的莽阿图的妻缎子女齐肩朝衣一件。大福晋不让汗看见，暗地里给村上的人许多财物"。于是汗大怒，通知村上的人说："大福晋给的东西全部交回。"又把大福晋的罪恶，告诉众人："这个福晋奸邪狡猾，诈骗窃盗。凡是人有的邪心俱备。我以金、东珠、装饰你头与身，不能再多了。穿人没见过的好缎子，养活着你，不爱汗夫，蒙蔽我的眼睛，不顾我，去看他人，这不杀怎么行！然念其这罪恶杀掉，象我的心肝一样的三子一女将是怎样的哭呢？，不杀这福晋，欺骗我的罪恶又太大。"汗悲痛地说了这些话。又说："即使杀了

大福晋又怎样呢？，他小儿子们如有病，可以叫她看护、照料。我将不和这福晋在一起生活，离婚。现今任何人也不要接受福晋给的东西。任何人也不要听她的话。违背这指示，无论男女任何人听了大福晋的话时，接受给的东西时，即将杀死。”随后汗和大福晋离婚。监视福晋整理器具，发现隐藏的衣服，全是毫无相干的东西。带叶赫的那那昆福晋，乌云珠阿巴改福晋来，观看隐蔽的东西，告以大福晋的罪行。大福晋做的蟒缎的衾二件，闪缎的褥二件，给这叶赫二福晋各一对。隐藏的衣服，（大福晋）穿的衣服给她，其它的衣服全部没收给（她）女儿。名叫代因扎的小福晋，因为告发的缘故，升到同桌共食，受尊敬的地位。

○要从界藩迁到萨尔浒地方，汗看那个地方，指定诸贝勒的住家的地方。修整各自的住宅的地方完毕后，大贝勒考虑到：他的长子岳托的地方，比自己整修的地方好，于是请问：“他（指大贝勒）住家的地方，比汗整修的地方宽广、美好。请汗住好的。”于是汗去看了，他住的地方真是宽广的的多。说：“在我整修住家的地方，大贝勒去住，大贝勒整修的地方，我去住”。于是说：“汗整修的地方狭小，装饰住房也不够舒畅。汗若在我整修的地方住，希望把其他人整修的宽广美好的地方给我吧！”诸贝勒说：“你想住谁整修的地方呢？说出你想去的地方的名时，我们便去请示汗。”大贝勒说：“诸贝勒，你们不是不知道！指出在你们心中认为好的地方请示吧！”众贝勒便说：“在还没有主人的名字，予备给旁人的地方，去问合适吗？”没去问。大贝勒说：“要重新整修他的儿子岳托整修的地方，去住”。没有和诸贝勒、诸大臣商议，莽古尔泰贝勒对汗说：“大阿哥住宅的地方，由众人去修，派出公差一千人去修。”汗同意莽古尔

泰贝勒的话，说：“派人去干！”率领出公差的一千人，拆除地上砌的不好的石头，重新砌好‘大贝勒又请求：“汗可以住。”汗去看了说：“在我最初修建住宅的地方，大贝勒可以去住，第二次要住的地方，建造我们诸贝勒集会，摆宴的大衙门。在最后修建的地方，我自己住。因此诸贝勒、诸大臣说：“汗如果自己住，再重新修建一下。”又派一千人去修建。修建完了那地后，用绳测量了第三次汗要住的地方，大贝勒不住汗最初修建住宅的地方，让阿敏贝勒请求说：“地方狭小，想住在其他地方。”汗说：“如果说那地方狭小，我住在自己修建的地方。将你修建很好的地方，在那很好的地方给你小子们修饰一下去住。”在汗最初要住的地方修建汗的住宅，将三次修建的地方给大贝勒了。

第十五卷

天命五年（1620）四月至六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四月十七，送给五部喀尔喀诸贝勒的书信说："辽东地方的文武官员，和我共议立誓，上书（尼堪）皇帝。对天杀白马撒血，在边境上立石碑写着：'尼堪与诸申任何人，都不许越过皇帝的边境'，关于皇帝边境的事立了誓。既然立誓，你们又逆天而行，违背誓言，越过边境，你们尼堪兵出境，促成我的七大恨。现今还迷信刘伯温的话。可是那刘伯温是过世的古人。如同奇异的预言一样，刘伯温的话，无论是善是恶，一度预言的早已完结了，你们现今应该改悔的是，逆天而行。仅说停止战争，不讲皇帝为太平之道的善言，改变过去的誓言，写信来谁能相信呢？你们为国祈福，遵从天的法度，存宽宏公正之心行事，天必嘉佑，将你们视为大国。你们抛弃祈福，宽宏公正之心，恃以人多力强，怀鬼蜮之心。那么从前以你们为大（国），现在天将以为小（国），而处于苦难之中，人的身体能作主吗？如果我最初和尼堪交恶，在心中一直想要战争，在表面上却撒谎说好话，天怎能眷顾我呢？父、祖父没有犯一点罪，尼堪干涉边境外的事，无故杀害。父、祖父被杀，我未怀恶言，隐忍父、祖父的事。对天杀白马撒血，在边境上树碑立誓。那样立誓，还杀正当谋生的人，尼堪兵又出边境，促成我的七大恨，所以我

考虑；‘我怎样做，尼堪国都不能放过’。今我敬谨小心，对天焚书诉说我七大恨的事，发动这次战争。这并不是我没有得到吃穿的东西，才发动战争去获得。上天安排，我处生产的财物有，三种貂皮、黑红白三种狐皮、猞猁皮、豹皮、獭皮、虎皮、水獭皮、灰鼠皮、鼬鼠皮、貉皮、鹿皮等毛皮。有棉、丝绵、葛布、盐以及从地出的金、银、铁皆从地出。穿的吃的都有。在寒冷时，人会冻死，在天热时是热不死的。若在天寒时有穿的毛皮、那就行了。我发动这次战争，不是想夺取他人的财物，占领他人的地方。因为怎样谋求正常的生活都不行，所以对天立誓，今我敬谨地发动战争。现在战争停止，说过太平日子，我没有异议。(他们)欺骗你们喀尔喀诸贝勒说，等待皇帝的勒书下达，增加赏赐，在这期间修筑了边境，取消了在以前说加赏的话，也不增加赏赐了。于是喀尔喀愤怒，才和我共议讨伐尼堪国，对天立誓。如果想停止战争，信守和好之道，和睦相处，那么以前要许给你们增加赏赐，尼堪必须向你们承认不给是错误的。我与喀尔喀诸贝勒共议：在原有的旧赏之上增加给与；同时还要消除我的七大恨，要放弃有争议的辽东地方，以辽河为界。我们三国将和睦相处，辽东从海兰到太子河做为边境。如果说对天重新立誓，希望和睦相处，那么为解我七大恨，从辽河这边的辽东地方如何给我呢？我听你们的回答。各国商贾往来是好事。如果说我这话是正确的，就迅速回答，若不同意，就各行其是，谁也停止不了战争。若天以你为是，你可使我退至我们的长白山。若天以我为是，那么我将到你的南京。我面对所有的国，没有犯过指甲那样大的罪过。不观天象，违背天而犯罪的人有成功的事例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的人说那个是长久的事，但终久必定报！尼堪的万

诡言多给财物，将叶赫的布寨、纳林布禄的父清佳努、扬吉努骗至开原城杀了。叶赫布寨、纳林布禄，不讨伐杀父的尼堪国，却无故想杀没有一点罪，应天命而生的人。哈达的蒙格布禄、乌拉的布占泰、辉发的拜音达里、蒙古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孔果尔等九姓联合起来进攻，天以为非。杀了叶赫的布寨，活捉了乌拉的布占泰、蒙古的明安贝勒丢掉穿的裤子，乘无鞍的马逃走了。想要无故攻杀，没有一点罪，应天命而生的人，反倒被杀，被捕，这是痛苦的事。尼堪帮助境外的天以为非的叶赫，并使其相信，依恃我尼堪国大兵多，而我（指后金）是蛆虫，天以此为非，天全部杀了尼堪的四十万兵，杀死领兵的元帅杜疯子、右翼总兵官刘绽、文武大官十余人，小官约千人，毁坏了明的抚西、清河堡、开原、铁岭的城。小城不计其数。在天地间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天地抚育的各种国家，都是靠尼堪给的衣食为生吗？各国都是承天命为生的。谁也不愿打这个仗，都是在不能忍受尼堪的欺凌愤恨时，才开始战争的。朝鲜、蒙古各地的国王考虑：‘若想停止战争，问明是非，指责不对的一方，肯定对的一方’，我将听从你们的话，如不问明是非，看大国的脸色行事，你们还怎么能管呢？还是遵从天意吧！朝鲜王，你不是一个异国吗？弄清尼堪国的是非，如果尼堪是对的，（你）可以管，原是错误的何必管呢？与天以为非的尼堪一起出兵的朝鲜，天予谴责，天杀三万朝鲜兵，活捉领兵的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及小官二十余人。揩敌国的头为生的蒙古国的大主宰赛，对天以为非的尼堪说：‘我出兵援助，要对给我赏赐’。数次对天立誓，天以为非。宰赛率领兵一万人，穿着甲胄前来进攻我方，在战争中承天眷顾，我兵没有负伤的，宰赛兵一万人被杀了。宰赛以为自己如同

山里生的斑虎，如同飞行的猛禽那样行动。可是宰赛本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俘了，活捉了宰赛的三个儿子、两个弟弟、三个女婿、诸将、为首的诸贝勒、诸大人二十余人，兵二百人。依靠天以为非的尼堪国的叶赫，天予谴责。我在辰刻进攻时，已刻以前就攻克了。从前大辽国的皇帝降服了尼堪国的赵徽宗皇帝，蒙古、朝鲜诸国全部降服了。在女直国的地方乌拉河上用网捕鱼，用捕到的鳟鳇摆设宴时，女直国的诸大人全部起舞，即使（皇帝）命令起舞，可是惟独名叫阿骨打的大人不参加，大辽天祚帝对他的名叫萧奉先的大臣说：'这个阿骨打不听从我的命令起舞，今后也不能听我的话，将他定什么罪杀掉呢？'萧奉先劝阻说：'这个过着粗野生活的国人。如果他们不怀恶意，心性正直，随便杀掉恐怕不当。没有一点罪仅以没有起舞为由，怎能杀掉呢？'皇帝取消杀阿骨打的念头，阿骨打知道这件事，畏惧大辽，便修城寨，固守各处，发动战争，天以阿骨打为是，使大辽国降服了。活捉了大辽的天祚帝，送至边远地区，皇帝降称为海滨王。全国的阿骨打讨灭大辽，大辽国名叫张觉的大臣，率领平州城叛归宋朝。因为金皇帝索还，宋朝不给。所以金皇帝讨伐宋国，宋的赵徽宗，赵钦宗父子两皇帝被俘，从汴京城送至长白山的东方的五国城。金皇帝降称赵徽宗为昏（德）公，赵钦宗皇帝降称为（重）昏侯。帮助与天以为非的国，想杀应天命而生的人，这正是讨伐失败的例子！还有（金）景泰帝六年五月，蒙古国主铁木真，到静城叩头纳贡。泰和帝派他的叔父名叫永济的王去接收。永济去到静州城，看见蒙古国送贡来的铁木真，认为生的仪表非凡。铁木真从那里回去后，永济帝对金皇帝说：'铁木真不是永远给我们进贡的人。将是危害我们政权的人，在边境上的事，不如借故定铁木真的罪，杀掉'。金泰和帝说：'杀叩头送

贡的人，周围国的人怎么还能来归顺我呢？’没有采纳（永济）那种意见。铁木真知道此事，他自己不再去，派诸大人去。金泰和帝死后，曾想杀害铁木真的永济即帝位。铁木真听到，便问金国的使者：‘皇帝死了，谁继位做皇帝呢？’使者回答：‘皇帝的叔父大定帝的第七子永济即帝位’。铁木真向南吐唾说：‘你们中原的金国如同在天堂生活，可是永济即帝位，你们便降到人间了。’那以后就不交往了。念其旧恶，加以讨伐。天嘉佑铁木真，蒙古的成吉思汗夺取金皇帝的政权，在成吉思汗以后，忽必烈色辰汗修筑居住的大都城，在妥懽帖木儿汗时，尼堪洪武帝占领了。我听过去说的正是如此。如果放弃有争议的辽东地方【原档残缺】如果抵抗，那不是你独占的地方。看到过去世世代代的事例，在运终结时，象神一样的贤明之国，也将抛弃明智，而变成昏庸愚鲁。不听正人的话，听信奸恶邪伪人的诬言，不行正道，专行不义，而毁坏国家。在天运到来，国家兴盛时，愚笨的人将成为明智的人，坏人成为好人。立国之道就都具备了，说的话都是公正善良的。我考虑尼堪对你不说这些。在喀尔喀的都棱洪巴图鲁、额布格德依皇台吉的心中，却考虑到名誉和道义，与我共同商议讨伐尼堪国。在大国人的心中，惟恐小贝勒们与尼堪和好，故我念及到都棱洪巴图鲁、额布德依皇台吉的颜面，才说此话。”

○五月朔，侵入（明境）掠夺，袭破哨探，获得俘虏一百名。在十八，侵入掠夺，获得俘虏约三百。

○六月初四，汗说：“如果国人有什么意见，要向汗本人诉说，可不用直接向汗诉说。把意见写在书信上，悬挂在门外立着的二根木柱上。看见这书信，就要审理。”在门外立起两根木柱。

○在十二，派兵入抚西路，夺取粮食，奔驰到距沈阳十里的地方，杀明兵约百人，〔（返回时，有一半人获得粮食，一半人没有获得粮食。当日落以后。遂即向后退去。在抚顺城东方高台的野外，又）〕获得俘虏四千人。挖出窖里的粮食带回来了。去扎鲁特地方的达雅台吉那里的使者扈垒带来马八匹，牛四十四头，羊一百只，被扎鲁特的锺嫩、昂阿、珠彻特和肯三贝勒的兵截住，将带来的东西和乘马、衣服、带在身上的撒袋、弓箭，于六月初四全部夺去了。

○在初八，去蒙古五部喀尔喀的使者回来了。向汗报告说："喀尔喀的蒙古诸贝勒都变卦了。尽管两次要求会见奥巴代青，也没有见到。诸贝勒的使者不来，仅有两贝勒的使者来了。都棱洪巴图鲁贝勒说：'我的儿子们、孙子们变心了。我无论怎么，说不能与汗交兵，我的儿子们、孙子们也不听我的话'。"为此，十九送给都棱洪巴图鲁、额布格德依皇台吉、达尔汉巴图鲁的书信说："'五部的诸贝勒，我们两国如同一国，两家如同一家那样共处。共同商议征伐尼堪国。如果和好，将要共同商议和好，百世万年友好相处，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撒血立誓。没到一年、一月，你们的巴哈达尔汉贝勒就破坏了对天立的誓言。听信尼堪离间的话，也不管被俘的宰赛，不顾他的性命。他破坏自己遵行的道，干这坏事。你们五部的诸贝勒怎么看的？'我写在书信上，派遣名叫额克星额、希福的二大臣送去，五部的诸贝勒不谴责为非的巴哈达尔汉，并说禁止使者来往，不让诸贝勒会见我们去的名叫雅克禅，希福的二使者。诸贝勒的使者也不来，断绝使者的往来，你们的使者不来，如果断绝往来，我就不能生存吗？你们以前送的书信写过：'想要讨伐尼堪，一直攻到山海关'。我说：'如果获得广宁城，就释

放宰赛’。你们如果实践说过的话，就释放宰赛。如果撤消说过的话，怎能相信你们，释放宰赛呢？’都棱洪巴图鲁贝勒说：‘我们五部的长幼诸贝勒、众台吉都责备我，我的子孙们都变心了，不听我的话。我本人对汗没有恶意’。我相信你都棱洪巴图鲁是信守道义的，你本人不能说服子弟们，今我想还能相信谁呢？还能派使者吗？决定不派使者了。破坏了信守的道义，谁还怕谁。对诸贝勒愤恨的诸申，与夫不和的女子都可能逃走。去扎鲁特那里的使者骑的乘马七匹，买回的牛十八头，羊九只，都在魏征贝勒的家中被偷走了。还公然轻视盗走买回牲口的事。这怎么能信任使者往来贸易的话呢？没经多久就破坏了对天地立的誓言，珠彻特和肯的国人在二月袭击了叶赫，抢去十五人，十匹马。阿拉巴海的三台吉又一次去袭击抢掠。内齐汗违背在多数会盟的诸贝勒面前说的：还给从叶赫逃去的逃人的话，并不还给。带去逃人，赶走牧群，抢去收割下的埋着的粮食，又偷走使者的乘马，买的牲畜，不仅受到如此侮辱，连你们的使者都不来了，我们的使者怎能相信（你们）前去呢？”写书信送去。在派这个使者的同时，另派一使者去察哈尔。“察哈尔！你曾写信送给我说：‘不许我讨伐广宁城，如果讨伐时，我将阻止你。’因为那句话，我扣留你的五个使者，送去另外的多数使者，派人质问你说的那句话。却扣留我的两使者。有的人说杀了，有的人说还活着，我的使者如果还活着，在七月二十以前来告知。过二十（日），将认为是杀了我的使者。”派一人送书信去。

〔（六月二十二日与宾图与科尔沁的孔果尔贝勒送书信说：宾图的孔果尔，为了娶阿巴海的事。把一个女儿不收聘礼就给人家，再把一个女儿给代青吗？给大贝勒吗？宾图孔果尔你

自己说吧。不但要给我的妹夫代青，也说给异国的大贝勒，那么你们要是给任何人，不收聘礼就给吗？抑或收了聘礼才给呢？难道是都棱达尔汉贝勒撒谎吗？桑河尔寨所要娶的阿达海，你们若是先前已经说过亲，那就听凭你们。为了居住此处的桑阿尔寨，把你们父母疼爱的三个女儿不要聘礼送来。等送到这里后，我们就把小桑阿尔寨送回去。若不给三个女儿，那就仍将他父母所疼爱的两个男孩送来。等两个儿子到这里后，再把桑阿尔寨送回去）。〕

○在六月，派人去东海开始煮盐。

第十六卷

天命五年（1620）七月至九月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七月十一，送给朝鲜的书信说："你逮捕了这里逃走的七人，给了我派去的使者硕隆郭，我们不知道那个逃人逃向你方。若眼见逃往他国，要求送回也不会送回来，把额真不知道的逃人，真心实意地送还，还有比那个更信实的吗？那以后有三人逃亡，知道就逮捕了二人，一人是诸申，给了米、盐送回说：'不要再逃了，逃来也不准进入。将送回。"送回了。有一人说确实是朝鲜人，另一人伪称朝鲜血统，其父母俱在，肯定是诸申人。不因为是诸申而送回来，而是你们送还额真不知道的逃亡人，是应该赞扬你们公正之心的。朝鲜国，你们这个公正之心，象天地一样。天地间尽管那么遥远，因为公正信守法度。所以四季不相违，风雨日月运行，大道永存。你们朝鲜国如果象天地那样信守法度、人心正直，你们的大道将是永久的。因为人不存正直之心，怀有恶意，就象虫蚁一样死掉。尼堪国抛掉正直之心，怀有恶意，干涉境外的事，总要杀害我，天一点也不嘉佑尼堪国。我心如不正直，怀有恶意，天怎能眷顾我呢？我不是没有穿的吃的东西，要获得他人的财物，夺取他人的土地，发动战争的。（尼堪）不公正地行事，破坏友好相处，尽行邪恶，援助境外的叶赫，多次欺凌我，激起愤恨，不能忍耐，才发动

那次战争。我们小国就是不说，你们大国什么事不知道呢？你们有什么事不明白呢？你们派的二大官我已收养，恐怕尼堪国将挟迫你们朝鲜捕杀那二人，所以留住没有送回。在朝鲜八道的国中，什么样的诸王、诸大臣没有呢？送还不送还这样官员们，有什么关系呢？想到朝鲜王的公正之心，将这三个官员、一个通事和七人，共十人全部送回去。关于蒙古国的诸贝勒说，劝我与尼堪和好，我回答说：‘你们查察我们两国的是非，如果以非为非，以是为是，将听你们的话’。四月十七把信送走了。复信还没有送来”。

○七月二十二，听说尼堪万历帝死了，子泰昌继承坐皇帝。不到一个月又死了。随后孙天启坐皇帝。

○七月，去五部的喀尔喀诸贝勒那里的名叫石拉纳的使者，去宰赛那里的名叫硕洛辉的使者带马十一匹，牛六十二头，羊一百只回来时，扎鲁特的锺嫩、昂阿、珠彻特和肯三贝勒的兵截住，在八月二十九把牲畜全部夺去了。去扎特鲁地方的色本贝勒那里的伊沙穆带回来的牛二十八头，羊一百二十只、马一匹、骡一匹，在八月三十日，扎鲁特地方的锺嫩、昂阿、珠彻特和肯三贝勒的兵截住，全部夺去了。

○在八月十八，杀了察哈尔汗的名叫康喀勒拜瑚的大使者共三人。是因为误听察哈尔杀了英明汗派去察哈尔的二人，做为报复才杀这使者。以后那二人自己逃回来了。

○在二十一，出兵尼堪境，围懿路、蒲河二城，（城中）没有兵，俘虏了许多百姓（白身），牛马。全部收容那些俘虏后，哨探来报告：尼堪兵出来，通过我们哨所的地方。英明汗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说：“这尼堪兵蜂拥进入沈阳城门时，乘机冲杀。”乘马，率领八旗兵，向沈阳方向去迎击尼堪兵，在离沈阳城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大队尼堪兵，还有两

个地方停留少数的兵，其余全部后退，于是命左翼一固山额真莽古尔泰贝勒说："你方的（敌）兵少，你去驱逐他们"。莽古尔泰贝勒听到这个话，就率领挑选的摆牙喇的各一百。去驱逐尼堪兵，在沈阳城南渡过浑河，追到沈阳城东方。莽古尔泰贝勒亲自追逐到那样远的地方。那旗的大营的领兵额真总兵官职的额亦都巴图鲁，率领众兵，不紧跟莽古尔泰贝勒追击，在后面缓行。没有渡河就回来了。停在另一处的尼堪兵和右翼四旗的兵各停在山的一侧。右翼的诸贝勒、诸大臣没看见尼堪兵，于是汗派遣了自己身边左翼一旗的兵。那一旗的兵去驱逐尼堪兵，仅精锐骑兵一百追及蜂拥进入沈阳城北门的兵，杀死百人返回了。另一处停止的尼堪兵，自己后退了。英明汗归来时，莽古尔泰贝勒对他的大营的额真额亦那巴图鲁说："你怎么不跟随我呢？"额亦都说："我怎么想到你追逐那么远呢？你追逐那么远的地方，我们的众兵怎么追上呢？"回家以后，汗听到此事，集合众法官审理，汗大怒说："如果说莽古尔泰去不对，你额亦都要追赶。就是将乘的马头骨打破了，也要执住马的偏缰，带回来。你自己以大臣自重不去追逐，那么可以派遣我的兵去。我的儿子带少数兵去，若被众尼堪兵围住受到损失，那个名声将是怎样呢？你带兵是被委任跟随照料我儿子莽古尔泰的大臣，在我面前你身为大臣，使统辖众兵，你大臣就不听我的命令吗？现今把和你一起去的诸大臣都逮捕绑起来。"游击、参将职的诸大臣十余人，全都逮捕绑起来了，额亦都自己绑自己，在审判的大衙门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汗到衙门坐下，绑着的额亦都巴图鲁及诸大臣全都带到汗面后跪下，怨恨地指出种种善恶事例。定罪：全部没收赏给他的诸大臣的东西，削功降职，各鞭三十，法官拟定额亦都巴图鲁死罪，

报告（汗），汗念额亦都功，免死。收回额亦都贝勒的诸申三百男丁，削其功。跟随莽古尔泰贝勒前进的人有功，升其官职，没有官职的人给以官职。在这次战争中，得到的八千俘虏，按职务的大小，功大者多赏，功小者少赏。

○九月初八，进入懿路，蒲河地方夺取尼堪的粮食的兵，尽可能地打粮食【原档残缺】去后，汗的弟巴图鲁贝勒死了。那【原档残缺】出来，准备纸钱，汗亲自去。在九月十九，上坟哀祭。随后离开。〔由此又去苏完地方〕到费英东的墓哭了一次。跪下供了三 烧酒，离开那里。又去拉哈墓地，派诸大臣借烧酒，离去。又去吉木巴逊墓地，供烧酒后返回。那个拉哈、吉木巴逊是在汗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很大的力气，费英东是右翼总头，第一等的大臣。

〔（九月二十日，汗自己由界藩移居萨尔浒地方。）（二十三日，喀尔喀蒙古的卓礼克图洪巴图鲁的八户逃来了。）〕

汗的弟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的长子阿敏台吉【原档残缺】和异母的儿子宰桑古已经同心合力了。这是阿敏台吉的母亲村庄的一个女子对宰桑古的妻子说的话，阿敏台吉听到，就逼问他的妻子，阿敏台吉妻子的母亲辉发的福晋听到此言后，便向汗报告了。汗派执法的诸贝勒审理，审理时，那件事不实。因为是假的，于是把阿敏台吉母亲村的女子和听到那话的宰桑古的妻子全都杀了。此后阿敏台吉不再信任弟弟宰桑古，也不疼爱了。阿敏台吉总记前仇，有一次错误，就不再顾全，关系不断恶化。对弟弟的衣食生活也不充分地公平地照顾，宰赛古向大贝勒和四贝勒各诉说了二、三次。若把弟弟诉说的话向汗报告，外人将以为这是诬告并肩行走的阿敏台吉，所以没有报告。宰桑古害怕兄阿敏台吉，不敢向汗伯父报告

苦处。如果不报告，就不能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宰桑古的妹嫁给了哈达的蒙格布禄贝勒的儿子茂罗欢。兄武尔古岱也不很好抚养他的弟茂罗欢，衣食都不丰足，也愤怨兄长。哈达的蒙格布禄贝勒的辉发妻生的女儿，嫁给了叶赫诸贝勒同宗的名叫松阿礼的人。叶赫亡国后，哈达贝勒的女儿与夫离婚，那个女子和他的兄等一起生活。妻兄宰桑古、茂罗欢二人常在一起诉苦，宰桑古与茂罗欢的姐私通。随后名叫叟根的人娶了茂罗欢的另一个姐，（哈达贝勒的女儿）去他的家，与大贝勒的儿子硕托私通，又与自己的姐夫叟根私通。九月初三，那个女子告诉前夫松阿礼说："宰桑古、硕托、茂罗欢夫妻们带我从界藩移到萨尔浒后，就逃到尼堪去，你也去吧！"松阿礼对妻子说："如果诸贝勒那样逃走，我也想去"。回家告诉他的兄苏纲。苏纲在夜里去告发时，汗睡了，报告给大贝勒。大贝勒在第二天一早向汗报告。汗听到此言，仔细考虑认为没有一点关系。十三日，汗带茂罗欢的兄武尔古岱来，再一次询问先前听到的情况时，武尔古岱回答说："我也不相信我弟茂罗欢夫妻。他们全不考虑家里的生活，夫妻自己的人口中，只知道浪费财物，大吃大喝。仅夫妻本身备作貂皮衣服各三、四件。妻作金的耳环、颈圈、手镯、脚镯。还在宰桑古家里昼夜喝烧酒、杀牲畜设宴。我不能保证弟不被引诱，我不能约束他的心，以后弟怀有什么恶意时，不要以我是兄，与弟连坐"。因此，想再问问宰桑古，看他有什么话。去找宰桑古不在家，说是和茂罗欢一起到牧群的地方去了。这样又命带硕托来，报告硕托也不在家，说是到拖克索上去了。因此，汗在心中思虑："三人都不在家，如果去同一方向，那不是要一起逃走吗？"召集诸贝勒、诸大臣说了，诸贝勒、诸大臣说："派人到（他们三

人）去的地方追查，派兵披甲到各路去。此后，大贝勒对汗说："我惟恐告发硕托的罪行而隐瞒了。他考虑自己罪行，因为他的罪重大，可能怀这样恶念。我行（聘礼）的女子，他的【原档残缺】和他的妻子一起带走。又汤古岱，侯勒库去他的家里换缎子，他的妻子被夫见到。恐怕（汗）听到这个罪，大概就这样互相商议。"汗说："硕托生性庸懦！果真犯了那样的罪，也是那女子们使他深陷罪恶之中。"随后，在夜间宰桑古、硕托、茂罗欢回到各自家中，逐问："说你们逃跑是真的吗？"宰桑古、硕托回答说："没有，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呢？"茂罗欢夫妻说："是真的。"【原档残缺】〔（那女子）〕，叟根说是真的。逮捕宰桑古、硕托二人监禁在高墙的房中居住。杀了茂罗欢夫妻、叟根夫妻，还杀了三个男人。随后大贝勒向汗跪下五、六次请求说："我生的儿子因为厌恶我逃走。那么汗使给我专主的僚友、国人，在我这里怎样生活呢？若子是我非，我将离开汗父让（我）掌管的政权。若听继母之言，不给我儿子僚友、国人，家的阿哈、牛马的牧群不使专有，不充足地给衣食，我将杀我妻。若（他们）。儿子是恶逆，就把儿子交给我，我将杀掉。"汗不那样，我不养活不听，尽管反复请求三四次，也不听；阿敏台吉也象大贝勒那样五、六次跪下请求说："我们兄弟想在众人前审理。我非就辱我，弟宰桑古若非，就把弟交付于我，我杀了。"汗不听。

○九月二十日，汗亲自从界藩地方迁到萨尔浒说："宰桑古他之所以有怨言，恐怕是怨恨二兄，惟恐我知道才恼怒而出怨言吧！今还能有逃走之理吗？从高墙的房子放出来，如果宰桑古愿意与他兄阿敏台吉在一起生活，可以随他的意。如果不与阿敏贝勒一起，可以随他的意和其他的兄一起居住在

同一旗。硕托如和他的父在一起，那是可以的。如不和他父亲一起，和祖父我在一起也可以。把这话告诉宰桑古和硕托，这【原档残缺】思虑，明天把你们考虑去的地方暗地告诉我。”那样派后，院内的福晋们对汗说：“将那二子和兄，和父在一起的事，你要多加考虑后，再合在一起”。因这话，汗问：“你们听到什么话了吗？”福晋们说【原稿残缺】〔“【原档残缺】恐怕报告。总之你多加询问考虑【原档残缺】用诸申字书写了，拿来我看。”如此说了【原档残缺】将济尔哈朗所有的二牛录诸申宰桑古【原稿残缺】往后走，我犯了什么罪吗？”“没有什么罪【原档残缺】。如此说了。又对大贝勒【原档残缺】把给硕托的诸申，给什么人？【原档残缺】都把名子说了报上来。还有我的两个侯勒库，硕托【原档残缺】日；先去了。再硕托，叟根【原档残缺】但是只要他们在”。如此报告后，汗问：“谁知道他们，何人对你【原档残缺】时”。大贝勒报告说：“名叫哈儿住的人知道，将与回去的叟根一起处死【原档残缺】”。报告后，汗说：“你也是后母生的，你为什么不想你的出身。听信你妻子的话，已经成人的儿子们，那能再加困扰！对于向你报告的哈儿住，想是向别人打听了再来报告的。再者，有给你经过选择很好的诸申，令你管辖，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给你一样的，将好的诸申给岳托、硕托呢？因为你不能管教你的妻子，对成人的儿子们，只把坏的诸申【原档残缺】把好的诸申，都给你所娶的妻生养的小儿子管辖，是吗？”如此说后【原档残缺】大臣们都不说话，莽古尔泰贝勒说：“父亲说的话对极了【原档残缺】少，弟弟们、儿子们、国家的大臣们，我们原档残缺”。〕